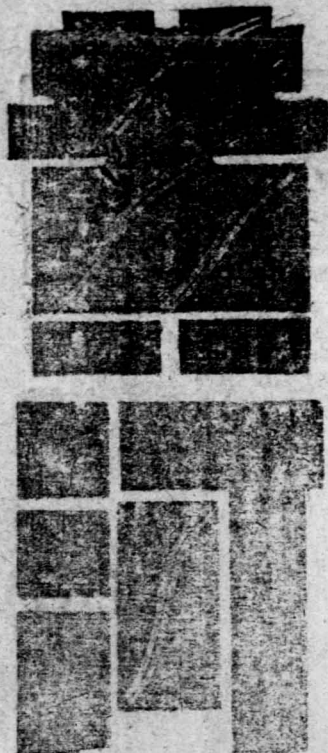


396

一五五。十期。新青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南京 CHINA  
· 行編社版出化文國中 ·



# 新年號目錄

迎接我們的勝利年.....冰 登 (八八七)

我的希望 (集體寫作).....白 巖等 (八八八)

一年來的西安文藝.....齊 霜 (八九六)

一年來的中原文藝界.....謝東平 (八九八)

一年來的洛陽文藝.....李 渠 (九〇〇)

一年來的重慶文藝.....沙 雁 (九〇二)

一年來的成都文壇.....牧 丁 (九〇四)

一年來的西安美術界.....張克倫 (九〇五)

姊妹.....南 芷 (九〇七)

年關.....李春舫 (九一三)

毋親的心.....楊德標譯 (九二〇)

論形象.....姚雪垠 (九二二)

我們怎樣打破目前文藝界的苦悶.....葉鼎洛 (九二四)

寫給青年作家的稿.....冷 波 (九三一)

梅子姑娘.....冰 登 (九二七)

迎接新的歲月.....東 明 (九三七)

賣菜李.....老 向 (九三八)

我願作顆炸彈.....孫陽光 (九二六)

保俶塔.....李林國 (九四〇)

參觀畫展以後.....路 丁 (九四一)

我這生活的一斷片.....田中照子 (九四二)

黃河信箱.....鄭曉韓譯 (九四二)

編後.....編者

封面.....凡 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一月十五日出版

主編者 謝 冰 瑩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印刷社 戰幹印刷社

總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分社 瀋州寶家廟七號

門市部 西安西大街一三七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定價表			
全訂	半訂	零售	辦法
年定	年定	一冊	購
十二冊	六冊	元	冊數
一元	元六角	元	價目
		在內	郵費

# 迎接我們的勝利年

冰壁

在這三十一年開始的第一天，首先讓我們希望着雲天，請以至高至上的熱情，向我們賢明的領袖致敬，向一切在前方浴血苦戰的將士致敬，向一切在後方努力生產建設的同胞致敬，然後我們再緊緊地捲起手來，愉快而勇敢地唱一曲「今年我們的勝利年！」

我們的內心是多麼感到痛快呵！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六日，猖狂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居然燃起了太平洋的戰火，使我們的民族自衛戰爭擴大成被迫民族反國際帝國主義的戰爭，使整個的世界劃成了兩個戰線，一個是不顧公道，不顧人道，毀滅文明，屠殺民族的侵略集團，一個是為正義而戰，正義，人權，為人類自由平等社會實現的反侵略戰線，我們眼有前帝國主義者的末日將到了，他們正在做垂死的掙扎，雖然在目前他們神氣，大砲，軍艦，毒氣……要毀滅我們不少的生命財產，但這算得什麼呢？我們偉大的中國已經在戰鬥中生長了五年了！

不過，無可諱言的，去年一年來，在軍事方面我們會遇到不少的損失，敵人會搶佔了我們的中條山，偷渡過我們的黃河，使我們萬千的將士做了壯烈的犧牲，使我們萬千的同胞陷於流離失所。但這只有更加深每個愛國志士的仇恨，只有更替我們撒播一些復仇的種子！而且湘北大捷，鄒州攻圍戰以及各戰場的大小勝利，已使敵大受於勞命，大快人心了。

至於文化方面，這一年來却太使人失望了！由於物價的高漲，生活無法維持，使許多作家離開了自己的崗位而專從事糊口的工作。一年來在文藝方面的生產量比往年降低了許多，中華文藝抗敵協會的會刊抗戰文藝，本來是月刊，後來却因脫期而變成了季刊；七月文學月報，文藝陣地相繼停刊以後，只有中國文藝社出版的文藝月刊，因為經費充足而能按期出版，不過為了交通的關係，在西北也很難見到，這就陪都的文藝界來說，更可知道去年的文藝界是如何地陷於苦悶的狀態中。

隨着戰事的變化，那些逃居香港過着舒舒服日子作家也陷在砲火之中了。我以為他們既幸，也為一切文藝工作者慶幸。時代的確太偉大了，民族給我們的教訓實在太重要了！全中國，全世界都燃起了戰爭的烽火，作家們除了和武裝戰士們一樣捲緊他們的武器——筆桿來與敵人搏鬥外，他還有什麼路可走呢？

只有一點是值得我們高興的，一年來不論是在前方工作，或者在後方求學的青年，他們都提高了欣賞文藝，研究文藝的興趣，他們都在勤學，大膽地描寫。這些熱情澎湃的青年，將來都是由這大時代中所培植出來的文藝戰士。他們有的是作家，有的是詩人，有的是畫家，音樂家和戲劇家，他們的勇敢與成功，將來都將老作家之上。我希望他們把生活更充實起來，更虛心地學習，把握着現實，腳踏實地地參加各種戰鬥或生產的工作，負起描寫現實的抗戰，以及發揚光大我國文化的責任來！

太平洋的戰爭爆發之後，使全世界沒有一寸安靜土，每個愛好和平的藝術家，都被戰爭的火藥味籠罩着。他們的生活越來越艱苦，責任越來越重大，他們是絕對不能逃避現實的，只有更英勇地捲起風塵來迎接這偉大的時代，深入到戰鬥和生產部門中去攝取寶貴的題材，用最懇切，最熱烈，最英勇的筆觸，寫出無數部我中華民族在苦難中成長，在抗戰中復興的偉大史詩來！

朋友，讓我們緊緊地手挽着手，用熱血和生命來爭取抗戰的勝利，來迎接我們的勝利年！

# 我的希望

(以來稿收到先後爲序)

## 白 賦

在荒涼的西北文藝出版界，兩年以來，「黃河」成爲這沙漠中的唯一的綠洲，在千萬人環堵凝眸之下，這一綠洲「就顯得更加美麗了。可是「黃河」的新年號以「我的希望」一文，我有些驚促了！

作爲一個飢渴的愛好文藝者，要熱情的寫出自己明朝的希望：「文學的豐收年」；「偉大作品的成功年」；「民間文學的開放年」；「等而下之，甚至於瑣屑到「稿費的增加趕上了寫作者生活資料的上漲年」。然而客觀歷史是最勇敢的揭發者，這每字脫是意想得到的失望。不無自欺的嫌疑。

但是，魚，總希望得游，鳥，總希望得飛，小而至於一個鸚鵡，要是沒有了希望，就等於說是它沒有了生命。而祝文藝工作者的任務：不啻是一面鏡子——反映現實；而尤在於是一柄斧頭——改造現實！於是，我們就需借用魯迅先生的幾句名言：「希望無所謂有，無所謂無，正和地上的路一樣，地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 謝國馨

有人說，希望是痛苦的根源，希望愈多，痛苦愈大，我意殊不謂然。希望爲吾人生力的表徵，爲人生努力的鵝的，所謂冒險，探索，革命，奮鬥，還不是希望在那裏鼓舞；所謂「有志竟成」，「一見賢思齊」，

還不是希望在那裏促進。人類的希望無窮，人類的進化乃無止境，所以吾人當新年的開始也應當有一番新希望。

我的希望是甚麼呢？簡單地說：

甲、在國際上，我希望：

一、正義戰勝強權，軸心崩潰，民主凱旋。

乙、在國內，我希望：

一、精誠團結，增強抗建力量。

二、驅逐倭寇，收復一切失地。

三、年成大有，領袖健康。

丙、在出版界，我希望：

一、諸貝爾獎金致送中國作家之手。

二、有幾部偉大的著作出版，其中一部曰「勝利後新中國之展望」。

丁、我個人的希望是：

一、能於春間退風爲妻君八旬祝壽，秋間奉侍老父漫遊金陵及故鄉。

二、完成「民族正氣詩文選」，並修正「人生哲學」稿者。

## 三

## 姚珞

人到新年，都有一番新的希望，在往年，因人心不同，希望各異，

然而在今天，我敢說：全中國的同胞，除了漢奸叛道及企圖發國難財的奸商外，却只有一個希望，這希望就是：

「實行全國總反攻，爭取最後勝利的實現」。

這是我的希望，也是全中國每一個同胞的希望。

中國已經抗戰到第五個新年；四年又六個月的苦戰，中國軍民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和最大犧牲。每一個中國人，都迫切地希望着在這漫天烽火中早日擊潰日本帝國主義，求得民族的自由獨立。

由於主觀的艱苦奮鬥和客觀的國際形勢，已經決定了中國的勝利，並且決定了最後勝利的實現，將必然在全世界大混戰的一九四二年，因為這一年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混亂最黑暗最悲慘的一年，是光明與黑暗，正義與對惡，民主與法西斯最後決戰的一年。歷史的命運已經註定：光明，正義，民主，必然勝利，中國是在光明正義和民主的一面的，中國也必然勝利！

現在全球六大洲，亞洲，歐洲，非洲，海洋洲以及美洲，都已捲入戰爭的漩渦中，無一片淨土。中國的生死仇敵——日本帝國主義，已對英鄂英美宣戰，自投於A B C D民主陣線的大包圍中，四面受敵，這是她的末日到了，也是我們最後勝利的一日到了。這一日，我們期待已久，如今，它終於腳步而來了！全中國的同胞，該是血何地興奮，鼓舞和慶幸。

這是千載一時的良機，中國應即把握它，而配合民主國家的戰略力量，用最大努力，相繼實行全國總反攻，爭取最後勝利的實現。所以從今天起，全國軍民都應把所有一切力量，不論是物質的，或是精神的，都集中於軍事總反攻，一切都應為配合總反攻而準備，而努力。

這就是我在這新年裏的希望，我敢說，也是全中國每一個同胞的希望。

其次，對於黃河，我也有如下的希望：

只要是一個又愛愛好者或是稍為留心文藝活動的人，莫不感到西北

的文藝荒。文藝刊物有如鳳毛麟角，文藝作家也寥寥可數，而無數的青年文藝愛好者只好仰望于重慶桂林等地外來的文藝食糧了，因而「文藝月刊」，「七月」，「野草」，「自由中國」及「文藝生活」等純文藝刊物，一到西安就銷售一空，而本布出版的「黃河月刊」也銷行到一萬餘份。西北文藝出版的缺乏和需要的急迫，由此可見。

在西北，純文藝刊物，似乎僅僅只有「黃河」一誌，因此，我們對於這惟一的純文藝刊物，不能不視為珍寶，而予以熱烈的愛護與期望。一「黃河」自出版以來，由於銷路的逐漸增加，就可看出牠是在不斷地進步，可以看出牠是如何地在為廣大的讀者所熱愛。然而不可諱言的，由於物質的困難，「黃河」並不會十全的滿足讀者的期望，而表現出一點缺點，如不能按期出版，紙張的雜亂，印刷的欠清晰等，都是美中不足。當此新年，一切更新，「黃河」一定已有一個偉大的革新的計劃，如何充實內容及美觀形式，編者早已成竹在胸，無待贅言。這裏，我願以一個文藝愛好者及「黃河」的忠實讀者的資格，付于這西北的唯一的一「黃河」——「黃河」以一個懇切的希望。

除了希望「黃河」本身更加充實，更加健壯，更加美觀以外，我希望牠以其餘力經常舉辦文藝活動，把西北廣大的青年文藝愛好者，已成名及未成名的文藝作者組織而團結起來，以「黃河」為活動的中心，經常保持密切的聯繫，予青年文藝愛好者及有志于文藝工作者以有力的領導和指示。

活動的方式，如舉辦「文藝青年茶話會」，「詩歌晚會」，「文藝座談會」，「文藝講習會」，「寫作競賽」地方文藝通訊網的組織等等，凡屬文藝部門，都可以活動起來。

我期待着，不久的將來，在西北，至少在西安，在「黃河」及其同輩的領導之下，將展開一蓬勃熱烈的文藝活動。

#### 四

#### 樂典

美日談判，尚未決裂，暴日突然在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向英美本

軍事根據地的夏威夷中途島，關島，菲律賓，馬來亞，新加坡，香港等地，實施戰略的奇襲，打對英英宣戰，這是如何的狂妄而冒險的行動啊！我希望A、B、C、D、四個國家，對這行同海盜或獵狗似的暴日，「再勿優容姑息，而要下一個最大的決心，把握時機，協同一致，傾注全力，包圍痛擊，務必滅此朝食而後已！我相信勝利的到臨，必在今年冬季以前。

我國抗戰業已四年有半，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全國軍民，艱苦奮鬥，百折不撓，堅貞彌勵，固已盡其最大的努力，但暴日野心未死，虎狼仍張，復膽敢與我英美法蘇邦宣戰，自陷於四面包圍，走頭無路的絕徑，此實我膺盛運，恢復河山，千載一時的良機，我深望我全國同胞：「各竭其能，各盡其責，不辭一切艱苦，不惜任何犧牲，絕對掃除禍安自私之心理，共作最後之奮鬥。」我全國將士：「更應沉着堅忍，英勇奮發，以收獲九一八以來血肉所造成之戰果，而勿貽九仞一簣之說。

臨陣在期待，黃河在怒吼，努力吧！全國同胞。奮鬥吧！全國將士。看啊！凱旋們的基礎，已經在紫金山下，總理陵前，隱隱的聳立了，我們翹望，我們流瀾，抗建的成功，總在今年！

### 五， 路 丁

新年到了，每個人都會有他一點新的希望在這新的時日的開始，現在，就把這藏在自已心裏的一點希望寫出來。

那一當然是希望把這世界和平的侵略國家趕向死亡的末途，軍備是希望被踐踏在德義日鐵蹄下的弱小民族甦醒了。更希望世界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恢復了自由。讓勝利和小的光芒照耀在被戰爭所苦難的土地上。

對自己的希望呢？我不取有什麼大的奢想，不過，從心底裏找個手

有灌向自己要求的呼聲，這呼聲也許會給我帶來一點要求的希望：每天必須看五十頁書，每天必須有兩小時的寫作練習，此外，每天更必須編自己所負的責任在腦中完成。卅一年希望是自己的學習年，工作年。最後，我還希望能見到那移居在孤島上的母親一面，因為她太想念她五年沒有見面的女兒了。

### 六 鍾甫

抗戰已經四年半了，最後勝利一定在今年，以往抗戰的戰績有目共睹無庸再說，獲得勝利之後，將怎樣建設新中國，換句話說，建國大事將來究由誰負責？實在是我們所應注意的。

誰都說青年是中國主人翁，也就說將來建設新中國的大責任，要放在青年的兩肩。他們既負有這樣大的責任，應該如何細心學習做人的規矩與作事的方法？方使勝任愉快。在這裏我不揣冒昧地提供一點意見。

我永遠承認青年人的潛勢力是大的。青年人的學習能力是無限的。只要有導師循循善誘，我相信他們會在很短時間內被造就成爲學行兼優的完全人。以這些人爲下級幹部，何患建國不成？

我更相信凡是以教育爲終身事業的都是良師。教書匠更是良師。我是一個中學國文教員，而且已經教了八年書。此後以至於永遠我自信是不會改行我同時還有所有的中學教員，都立志作終身的教書匠。

這個人八年教書的經驗，深深感覺得中學生最大的毛病是注意力太差。上班時教員自己爲講得天花亂墜，頑石可以點頭。而學生嗎充耳不聞，心中却在胡思亂想。這然不是所有學生都這樣，而大多數學生却是這樣的。考試時成績本壞就是一個證明。這不但是中學生的毛病，而且是中學生的危機。所以我希望中學生要努力學習，刻苦奮鬥，一個有用的青年，才能負起建國大業來。

對這世界，我希望地球能够旋轉得快一點兒，把世界人類當中的輻骨頭都擰出去，像流星似地擰得不知去向。希特勒經過兩年多的戰爭，體重更加減輕了，這一擰，他的肢體在天空中會弄得四分五裂，經過地球面上空氣層的磨擦，直飛到宇宙間的以太中，大概連骨頭都化成灰燼了。假使全世界用全力來對付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倭鬼天皇以及他們的爪牙，恐怕他們日後的結局還不及當初拿破崙的收場哩。我希望全世界的人在這種偉大的時代裏，藉這羣人的倒行逆施來改進人類今後的文明。

對中國，我希望天天收復天地，天天出一號外。春天裏到北平去看了春；夏天裏到北戴河去避暑；秋天裏送韓國光復軍回國，一直送到寒裏；冬天裏乘機用機到恆春，看中央機器廠的工人在百勝歌聲沉在海底下的殘骸。在全中國祇看見一面日本太陽旗，那是陳列在南京商花台歷史博物館裏的。

西北，我希望到處都是大烟園，在居沿海附近的牧場裏，用花草種成了青天白日的國徽，從西安架火車經過西寧，拉薩到平東，去歡迎中國的遠征軍凱旋回國。更希望聽到延安的老百姓說，「這才是三民主義的國家，我們忍了好幾年的欺騙。」

對黃河月刊，我希望他能够自製裝訂印刷，一離開印刷機便是一本一本道林紙的厚厚的一「黃河」。機器是西北機器廠的出品，道林紙是酒泉造的，每天有幾千筒用火車運到西安，再分配到沿海一帶。「黃河」的內容都是國內名作家採輯的，老走九期出版，從來沒有脫期的事，脫期成了笑話，那有那樣的事情。冰壘的「自傳中卷」每期刊都可以讀到，她不再上報山了。她有時候帶了已經會走路的小膀子到邊陲上去找材料，路了也並不覺得怎樣忙，因為一切都方便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嚴要打雷電，幾千里外的冰。也就什麼都解決了。黃河該書每月出版一種，每種印十萬冊高嫌不夠，林語堂寫信來，主張該書有譯成各國文字的必要，冰壘藏上了一份眼鏡，遇到朋友就說，「我並不是學伊籟

的乖，抗戰期間，每天晚上點土牆看稿子，寫文章，把我的眼睛弄壞了。沒有辦法，沒有辦法！」

八

劉劍

以下就是我希望：

(一)「黃河」能從今年起，把整個內容進一步的做到純文藝性。我這個希望，附帶了以下的具體建議：(甲)每期必登一篇乃至兩篇文藝理論的譯著，着眼於三民主義新文化運動的。藝理論開掘。(乙)創作上篇每期也應保持一篇，譯文以側重現世紀方面的較好。(丙)系統文藝書目介紹與述評。

(二)以「黃河」為中心的定期作者，最好能負起更偉大的責任，這就是說：親身去參加偉大的黃河戰鬥，天寶段工程，同甘共苦，關海東段在炮火中的員，戰鬥，韓鄂落一帶的民衆動員工作，把這些偉大的幕景，能够反映在文字上，以寫實的風格，去刻劃中華民族生死戰鬥的卓絕場面，作為一部偉大無比英勇史詩的內容。

新年說話應該吉利，我希望「黃河」編者與讀者文運亨通。

九

冷波

國際形勢的急轉直下，抗戰已達到了明朗的階段，由於這種形勢，無疑地：國內的軍事政治動盪，必然要走向一條更積極的路，而這條路確是在我們抗戰一開始就已經預計到的，那麼我們一般文化工作者，又應該怎樣預備來接受這嶄新的時代所付予我們的偉大任務呢？

回顧既往，數年來也不能說文化工作是毫無進展，可惜是進展的太過緩了，步步蹣跚是這隨着時代，號召來「支持」這一任務，但是却始終沒能「負起」這一任務——以它嶄新而活潑的姿態來掀起捷進的狂瀾，來作個時代的前趨。

你能說文化工作的同志們未曾努力麼？不，她們是已經盡心致力於

他們的業務了，這，祇是從活潑在各個角落的同志們的工作成績，便是以說明了。這中間却好像是缺乏着某種更積極更加倍的力量。而這力量是產生的，一部份是需要同志們共同的努力，一部份是需要政府加力培植。因為由「羣」才能產生「力」，而這種「力」是超乎個別的，幾乎散體的；那麼在這三十一年開始，我希望我們的文壇能注意到下面的幾個提案：

一 將野生的種子收過來；戰爭的抗戰，我們知道有很多強有力的新生的文化戰士，自由地生長在各個戰場上，她們雖則有更高的天才和精力，但是却時常被拒之於文壇之外，作一棵野生的種子，我們應該把牠收運來而增添今後文化工作的新生的力量。

二 將沙漠變成整園；直到現在，無疑地；文化團體與文化團體間的聯繫，工作者與工作者間的聯繫，甚至於出版界與作家之間的聯繫，始終還不夠密切，雖然在這方面最近大家也曾數度努力過，可是還沒能達到結為「整體」的目的。也許這就是文化界以前沒能有更雄壯而偉大的力量產生的原因之一。

三 培植這一支肥壯的鮮花讓牠結成堅實的果實；文化的動盪是隨波逐流地；政府雖曾一再提醒人們對於文化工作的重要性，而花費了很多的金錢來培植牠，可是仍不免有些人拿牠當作一朵肥美的鮮花——做為某些場合的裝飾品。這種謬誤的眼光，很影響於文化工作的開展。今後一方面工作同志應該以更嚴肅的工作態度來轉移這種眼光，一方面而需要政府當局端監督導的責任，最好能直接給予以培植與鼓勵，使牠能迅速而變成一樹抗建中的堅實的果實。

以上的幾個問題，也許在這偉大的三十一年度裏不是一個太大的奢願，然而那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由更壯大的一羣——而產生更壯大的「力」，來負起它神聖而艱巨的責任。

### 戴 涯

在調訓班的學程「滿了一半的時候我們又懷着一個新的希望，」這

個希望並不是用來裝飾我們頭面的一朵花，而是摘來充飢的甜美的果實。這一年來，似乎西北的劇運又沉寂了，凡從事於劇運工作的朋友們，雖然在瑣瑣無須乎檢討，但我仍願我們共同的担負這個沉寂的過錯；一方面我深知那些主觀與客觀的困難，但另一方面我更深信我們應將二者的困難變成可笑的或是不值一笑的故事。事情被困難停滯了，有如個人被野狗吞吃了，朋友們當希望來叩環的時候，我們要熱誠地迎接，並且也愉快地跟隨它奔跑，是希望！或是事實，這是我們的決定。

第二次更大規模的大公演將要舉行了，大西北的馮過公河即行裝備了，我沉默着，但究竟還不是個啞子，我叫喊了，誰說他是個狂人，我笑了，因為，我預感我們的劇運將隨着國家的勝利而勝利！民族有新使命運，我們有新的希望，更多的事情，將記載在這一九四二年。

### 十一

朱永邦

「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到了新年，草木亦有欣欣向榮之意，人非木石，誰能沒有希望，希望，希望，大家都祈希望。

我希望手握傳國三寶，身佩號令三軍帥印的昭和皇帝，不去秦泰也。不要再受母后節子的逼迫，至於流落，皇弟秩父的潛傲，使之寢饋不安。我這希望昭和皇帝的威風將軍，不再逼宮，「五一五」「二二六」之後，不再發生「XXXX」。最好能華騰大，「狂吠瘋狗」，在太平洋戰爭中，一齊切腹，皇朝萬世一系，不但昭和可保江山，即當代子孫亦將均享太平之樂。

我希望希特勒是一個蓋世英雄，舉世破敵成功，拿破崙征俄之前年，正有事於英，彼於除夕之夜，登陸布魯塞爾，英倫三島，倏歷在目，不勝感明，希特勒去年亦有事於英，除夕之夜，亦登陸布魯塞爾，學像了，次年六月二十二日拿破崙發動攻俄，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也發動攻蘇，更除了，可惜他的手還沒沒有抄在胸前，額上幾根毛髮，未歸理清，又未戴英雄帽，有點美中不足，拿破崙最後休養愛爾巴島，江山



俄國、人物已非，希特勒當亦欣然羨之。英雄同是一般偉大，愛國巴爾尺在望，希特勒其速歸來。

我希望美國道格拉斯B十九號飛機，不祇造成一架，即祇一架，亦應於最短期間到東京沼津，東京自地震以後，沒有烈火，人民的血多沖了，值此春寒乍暖，道格拉斯B十九號最好贈送他百個火頭（東京大地震時僅九十幾個火頭，據說有百個火頭即可全廢）夫溫溫他們涼了的熱血。

最後我希望我們偉大的中華民國在今年驅蝦夷於東海，取故國上版圖，凡我皇帝後裔，圍築於紫金山麓，飲馬於鴨綠江邊，重嘗南京板鴨，痛飲關外高粱，此亦人人之願也。

## 十二

### 漢軌

今年是真正的勝利年，人盜喜事精神爽，今年希望特別多，我不能而且不願把腦子裏一切的帶幻想性的希望全都寫出來，只選幾件切近事實的報道與我河讀者。我所希望的也許就是大家所希望的，也許是大家已說過的，好在希望相同無傷大雅。

我第一個希望是蘇聯在最近期內能對日宣戰。因為在目前只有蘇聯在遠東的空軍才能毫不費力地給沙俄以致命的打擊，而加速其崩潰。第二個希望是我們發動全面反攻，雖不讓將倭寇全部殲滅，但已獲得重要勝利而接近最後勝利之階段。第三個希望是黃河的銷路由壹萬二千份增至兩萬份。第四個希望是我個人預計要讀的書能夠為數讀完。而且有些書能有時間細讀。

## 十三

### 李朴園

多少年來，逐漸淪為次殖民地中華大國，經過在我們賢明領袖領導之下的五年英勇艱苦的抗戰，把世界孟賊之一的日本帝國隔在東亞的泥潭，結成了ABC D鞏固的為正義戰的陣線，冠冕堂皇地向舊世界

一等強國的白日異戰，不特中華民國的最後勝利就在眼前，三民主義所懸香祝禱的世界和平亦當不遠，這，不單是我們一人一國一民族的希望，也將是全世界全人類的希望罷！然而，軍希望是不行的，我們得把這個希望變成事實！爲了這個事實，我個人還有三點希望：第一，要把中國的自由平等同世界的和平大同變成事實，希望已經變成東亞唯一支柱的中華民族，不要存一點一滴的侍得心，我們沒得一心一德遵照領袖的訓示，準備爲這事實付更大的代價，作更大的犧牲；第二，根據過去事實的證明，總理手訂的三民主義，以及領袖三民主義手訂的抗戰建國綱領不特是我們中華民國戰勝頑敵的寶典，其精神，實足爲全世界的模楷，希望四萬萬五千萬中華民族的任何一人，愈發堅信我們的主義，愈發服從我們的領袖，不再有一點一涸紛歧離離的思想，不再受任何人的煽惑；第三，中華民族，從此不再是次殖民地的牛馬，我們已經恢復了與全世界任何一個民族平等的地位，全世界任何人種將再對我們存一絲侮蔑之感，希望我們的同胞有此自覺，我們足够來做世界的主人，我們要做世界的主人，我們要把我們寶貴的民族精神宏揚世界，使中華民族的光芒，燭照到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 十四

### 葉鼎洛

我的希望，可以說是很簡單的，只希望我們中國趕緊擊敗日本，得勝利的光榮，示正義於世界，那時候，讓我在青天白日之下，過真正的人間的生活。

出生在前清末年，到現在有四十年了。這四十年中可以說沒有過過一天好日子，窮，愁，不說，學什麼，什麼都丟掉；幹什麼，什麼都幹不成，有人說這是命苦，但實在是帝國主義的賞賜！

四十年的生活好像在我心上結成了痂，紅，腫，納悶，我只希望早點潰爛，敷上藥，結巴，重新好。現在潰爛了，中國和日本宣了戰，這好像對瘡口開了刀，讓我們咬緊牙根，忍着痛，放出濃血，就輕輕了。

在小學的時候，就知道中國是弱國，希望祖國一天會強起來，現在中國開始強起來了。然而我們的強，不是日本德國式所謂無理的強，我們中國要能自立世界，實東亞之文明於世界，那時候，才是真正強的時分，我希望那時能趕快來臨！

十五

方應潮

沈雲先生：

懶得很，接著你的兩三封信，不僅沒有如期交稿，連覆信的功夫也沒有，真是對不起。至於忙的是些什麼？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總意識到的是愈忙愈覺得時間短，愈覺得時間短，愈忙。本來時間是無止境的，而忙亦無止境的，在四年多艱苦抗戰的今天，在太平洋大戰爆發的今天，我希望每一個中國人都要加倍勤快。我們要為抗戰勝利忙，我們要為正義戰勝強盜忙！

西北——這荒涼的荒野，自從黃河開世以後，文藝的領域內，傾然送出了燦爛的火花，她燃起艱苦的寒風噴出熊熊的火焰，放出萬丈的光輝，直對着萬里的長空！我希冀大家！我也在內，願與我同胞地熱誠地幫助她，使她發揮她更偉大的作用。

十六

伊犁里克

今年是勝利年，每個人的心理，都於自己，國家，共至於全世界，都抱有無限的希望！

第一，我希望我自己在今年：能够多讀幾本有益的書，寫幾篇有研究性的文章，多交些有為的青年朋友，並在事業的成就上，得到相當而滿意的開展。

第二，我希望我們國家在今年：打擊倭寇，由小勝而大勝，由多次的大勝而經勝，將倭寇驅逐出國境以外，恢復了我們一九一八以前的地位，即士並趁著勝利的開始，實行憲政，從事新中國的建設。

第三，我希望全世界在今年，民中國家將侵略者擊潰，在歐洲根本剷除了侵略的魔王德意兩帝國主義，在歐洲根本消滅了有一獨霸亞洲一和「想併吞全世界」的倭寇，奠定了世界永久的和平，永保人類的正義。

十七

凡朋

「在最高和最善的希望裏，我勇敢直前無所懼。」在我心坎上刻劃着的是馬卜生說的這句話。

「我們製作絲織圖案者，是否只是求得美化了摩登女子的新裝就算足盡了我們的社會任務？然則，將要在什麼時候才能把我們的心血，擴大起來爭戰。點對全民族社會有意義有價值的貢獻呢？」——三年來我終於帶著這顆希望的心，從上海到寧波，從海濱到遼瀋的西北，很欣幸地達到了我的希望。

希望只是每個人理想的一方面，各人有各人的希望，拾荒者的希望在垃圾箱裏，國積者的希望在鈔票堆裏，懶漢的希望在錢袋裏，懶漢的希望在錢袋裏，懶漢的希望在錢袋裏……這都所謂是希望，轉念說「這道世道真美一點，好一點吧，因為你曾生在其中。」要麼說「這世界真美一點，好一點吧，因為你曾生在其中。」要麼說「這世界真美一點，好一點吧，因為你曾生在其中。」

現在不管「你願不願生活，或在每個人面前的是二條道路，你必須選擇其一去走，或是做一個新生祖國的創造者，或是做一個祖國維護者。」此外路只身幻想，不是希望。

有了希望始有努力，無論生活，工作，學習，都要把至善的希望作最高的指導。

十八

森森

我希冀自己這樣，同時也希望別人這樣。

說起來，實在太懶惰，我已經快一年沒有拿筆桿了。有好多次想提

試管，被燒杯，和度度月子放下來，寫一點不優美的「生後文學」，但也是因為那碗碗太欠了，腦子裏這些靈腦子一類的東西，一點兒文思也引不起來。這是命運是不幸呢？還是自己也不幸呢？

想到我的希望，第一是希望我們能够在今年回到濟南去，不，不僅到濟南，我們希望能够辭掉這自行車的職——應當了一年的自行車夫，跑了近萬里的路程——靜靜地觀戰本有價值的費，安心地研究一點有關國防生產建設的化學用品出來，作為迎接勝利年的禮物。

其次，我希望——黃河——能够使它自己利——一般人所期望的把「生產文力」從運道立起來，在抗戰完結之後的建國時期更能發揮它蘊藏着的勢力。

## 十九

記得小的時候，在元旦那天母親教我寫字，老是一句「始」是「元旦」發聲，大吉大利！八個字，今天是一九四二年的元旦，看了許多朋友寫的希望，自己心裏不免也有點癢癢地想要步他們的後塵，但是我寫出什麼「吉利」的話來呢！

當然囉，我也和全國熱愛祖國的問題一樣，今年的第一個也是最大的希望，是收復失地，還我河山，同時不但只消滅日本帝國主義者，而且要聯合全世界的被壓迫民族，消滅全世界的侵略者，使一九四二年，成為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年。

至於我國人則希望能辭出黃河的編務，從廚房和孩子的東邊下得到釋放，使我有機會回到前線去，做一個黃河的哨兵，把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那我們文壇的筆寫給愛好文藝的讀者們看，因此我希望我的好友曉之能够替我負起擔負勝子的責任來，我還希望把三部已經寫了一年的稿子完成。

最後，我希望今年的漢奸能够反省，奸商自動地降低物價；我辛辛苦苦用鹽汁換來的幾圓錢，能够便宜地買到麵粉，買到三塊錢一包的信箋，買洋燭，至於電燈，我是不敢奢望有的，因為有也等於無。

自從由前方回來，腦海裏時時印着那些犯區難民的印象，他們吃觀

## 冰 鑿

香粉，紅蓮花，附膚皮，草履，黃瘦的臉，苦悶的表情……這都是敵人的賜與，他們日夜都在想候着日本會開，日夜地都在盼望我們打勝仗，政府能救濟他們水火之年。

## 二十一

我自己是個愛好文藝的青年，我很希望在西安能有一種文藝團體成立。牠不僅團結了所有在西安的文化工作者，集中力量，配合着軍事政治向侵略者作總的反攻，更要舉辦些哺育下一代文化工作者的工作。如為文藝青年批改善作啦，指導寫作啦，舉行有關文藝上各種問題的講演啦等等。

我總這說說不是一件十分難辦的事。因為在西安現有葉鼎洛，李朴園，謝冰瑛諸先生，她（他）們都是文壇上素負聲望的作家，尤其能得到一般青年的信仰。祇要她（他）們出面為這種組織努力號召，我想總不會是什麼太困難的事。

## 二十二

誰推定謝冰瑛先生為籌備人，我當時很為興奮。誰知一紙「櫻桃齋」不見人下來，到現在仍然讓我懷着一顆希望的心在等待着呢！

老同先生才講「文章下海」，這是誰都應該知道的。不是嗎？阿正傳是一部偉大的作品，鄉村裏讀字的義友們誰知道呢？那不過是少數人知道而已。但一提起鄭城及時雨來公明，或西馬軍刀出五關的，雲裏他們却津津有味，記着無窮的敬意。這就说明了，進步的進步了，進步的仍然在進步。最大的原因也就是「文章下海」。

## 左成信

後人稱為文化落伍的陳四，當然不用說，文藝刊物僅有一個「黃河」。

# 一年來的西北文藝

齊 辯

要寫點關於一年來的西北文藝界，這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固然是怪自己未曾去詳細地蒐集這一年中的出版情形，同時呈現在西北的一年來的出版界本身，也正混亂得相當的沒有頭緒。

有的時候，像雨後春筍般地出湧了很多新的刊物，但是曇花一現，有的又似乎隱匿而去，能够繼續生存的，而往往也是弄得好幾個月才出現一次。

這似乎成爲每一個刊物所必遭受的命運，——說臨，雖然也有不~的正在拚命搶救，但如願的實屬最少數。

文藝空氣的沉悶，在西安的確是真的，一年中，沒有聽過有甚麼有關文藝的座談的集會，也沒有聽過甚麼集會的組織，甚至留放在西安的幾個作家，也未曾有過什麼聯絡，記得，僅僅在本年二月間黃河月刊開過一次週年茶話會，算是召集了一部分負責西安文化責任的人於一堂，可惜與會一時，決議的文協西安分會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就永沒有下文了。死沉沉的一直到現在。所以今天報章在這裏的，也只能就個人所知，把一年來出版在刊物上的文藝情形寫一點，當然，還未免太簡單了。

這作爲西北文化中心的西安，一年來呈現在文藝方面的，以需要而論，確實感到太缺乏了。幾百萬愛評文藝的青年，他們苦悶着皮肉有精神食糧的供給。

講到西安的文藝，自然，立刻會叫人想到在西北的大沙漠上，一株已生長了將近兩週歲的文藝生命——黃河月刊。我決不是爲了今天要在黃河上發表這篇文章故意地來爲它吹噓一下，假若西北連這一個純文藝的刊物都沒有，恐怕文藝在西北更荒蕪得可憐了。黃河，這爲千萬個青年所愛好的伴侶，雖然可以說它是大沙漠裏的一株美麗的戰士，但有時代的浪潮裏，它也不愧爲一個堅強的戰士。所以我們不但希望它能夠更爲擴大地深入到每一個角落，同時我們也希望在內容方面，在更新的一年開始，能夠更充實起來，使它成爲大西北所有文藝青年的保衛，變爲文藝水準的增進者，這時代所賦給它的使命，我們誠懇地希望它能够更堅強地振興起來。

在這一一年中，一黃河一對於社會的貢獻不能不承認是相當地大的。除了出詩歌特輯，戲劇專號而外，還出了一個日本反戰同志專號，這是在全國出版界所僅見的現象，我希望今年該刊更能出幾個專號——如生產文學專號，小說專號，

譯文專號，散文專號等，以滿足讀者們的要求。除黃河而外，我們不能不提許多詩畫的刊物裏面，雖有文藝園地的點綴，雖然這裏面刊載的並不多，但是它們却也爲文藝在西安注了不少的血脈，在許多青年的心裏裏，種下了生命的種子。

以西安在三十年後內出現過的刊物計算起來，總有四十之多。不過壽命保持到現在的只有二十幾種。下面，我僅能以自己所知道的，將這二十幾種不同的刊物裏面佔有文藝篇幅文藝精華的幾種來加以介紹，也許還有不詳的或者遺漏的地方，那就請讀者原諒了。

西北文化月刊——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這一個每期佔有十一版篇幅的月刊，同時，文藝創作的篇幅，也是多於其他任何的刊物之上，差不多每冊都載有散文小說詩歌在八九頁以上，並且在第六期還出了一次文藝專號，所以在文藝荒涼的西北，它最能算是一塊很大的文藝園地。給西北的文藝青年一種較爲寬廣的滋養。

文化專報——這是剛出了四期的一個新的刊物，較新的陣容似乎很有朝氣，雖然它不兼含性質，但每期都載有指導青年寫作的方法及關於文藝理論的輯錄，就是文藝創作也比較精粗而富有

學生生活——這雖是一個半月刊，但從去年創刊到現在，也許是經濟的困難吧，只出到十一期，這裏面大半都是指導中學生學習的，無異的，它也成了中學生習作的園地。

力行月刊——這是七分政主辦的，雖偏重於政治經濟問題的探討，但也時常刊載一些文藝作品，最近還有謝冰瑩先生的「在日本牢獄中」的通訊。

西北角——從前好像是半月刊，現在已改為月刊了。這裏面也經常的刊載些小說散文一類的作品。不久會發表謝冰瑩先生的「幕戲劇」一類的作品。

江河月刊——這裏面常載有短篇創作，各地的報道，以及對於某一地區的暴亂等等。不過篇幅都不多。

新生月刊——剛出了三期，有些戰地的通訊及各處短篇幅的報告文字。

西北研究及西北建設等——它們比較歷史長久些，不過為了篇幅不多，刊載文藝方面的作品也不甚多，但多少都點綴了一點，也顯得不太單調了。

戰時婦女——這西北僅有的一個婦女刊物，似乎已好久沒有問世了，不過最近聽說又將形復刊，這是一個好消息，因為這裏面也有過不少文藝習作刊載在上面，我們希望它能再站立起來，冀西北的婦女們寫作的園地，並肩負起領導的責任。

光復月刊——這是韓國光復軍軍部在這裏主辦的，為了經濟的困難，現在才出至五期，這裏面多半都是韓國的愛國青年所寫作，為他們爭取自由而怒吼。

韓國青年——這是韓國義勇隊主辦的，曾出過三期，裏面常刊載許多文電和戰地通訊，但現在，又有很久不見地出版了，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能夠看到牠。

我新知道的，都寫在上面了。雖然這些是非常常碎，但由此也可以給呈現在歷史的文藝一個簡單的輪廓，為了印刷紙張的困難，有時許多刊物都不免要脫期，不過它們的確是不斷地在與環境奮鬥，並漸漸地使它滋長起來。

另外如王曲與戰幹，雖只是限於銷行在自己的同學之間，但中間亦有不少很真實的戰地與後方報道，雖說流利的生活描述，幾萬散佈在各處的青年，成了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與聯絡的中樞。

可惜的是幾個會著過文藝篇幅的刊物，現在都停刊了，像輿論半月刊，陝西青年，還有曾經以另一姿態出現的點滴文藝月刊也似乎只出了三期便壽終正寢，總之，在文藝陣線上，這些不能說不是一點小小的損失。

記得春天會為幾個愛好新詩的青年所率著，苦倍育成長的匆匆詩刊，也很久不見蹤跡了，它也許是受了經濟的壓迫在緊息着，我希望它能在

是好者的手中再重新地滋養起來。不能為我們忽略的，還有西北文化日報及新與創辦似青年日漸上卷週的文藝副刊，這上面雖然表現得不甚活躍但亦吸引了不少青年人的愛好。最後，讓我們來檢閱一下西安一年來的文藝

發表吧！確實，出得太少了。聯助一時的，當謝冰瑩先生的「梅子姑婆」，但是幾月以來，現在想再買一本已買不到了，這正表示西北青年對於文藝書籍的需要是多麼迫切！除去大東書局又出了一本「冰瑩抗戰文選集」一冊外，那只有正興出版社在本年出了兩本專以描寫某一地區的集體創作及最近剛出版不久的一夜一張一劇本一戲。再沒有別的了，也許有的還沒有被我發現。

最積極的，是西安的紙張與印刷，印出來的刊物，其連的程度當可列于全國的冠軍，西北便若不遲疑從紙張與印刷改良起，整個出版界的前途實在太令人悲觀了，真那能同其他幾種猛進的出版界相比擬呢？

總之，三十年是已經過去了，回顧這一年中的西安文藝，固然沒有開出怎樣鮮艷的花來，結出怎樣豐滿的果實，但同過去一比，我們不能否認西安的文藝正在走向一條繁榮的路，我想，只要耕耘者肯流出血汗，物質雖然缺乏，困難，人們也會以毅力來克服它的！

新的一年開始了，我希望這代表西北的西安文藝，也隨着新的日子展開新的陣容，放出豐滿的光芒來！

# 一年來的中原文藝界

東平

首先，要向讀者們報告的，就是一年來中原文藝界，依然是沉靜和荒蕪。（我記得在「黃河」的副刊號，曾寫過一篇，中原文藝界），報告這中間文藝界的如河沉靜如荒蕪。）但這裏，作者特別要說明一下，這三十年的年來，中原的文藝界，所以沒有栽培出怎樣鮮豔的花朵，或某種香艷的果實，大都是受了戰爭的影響。因為幾年的紛爭，於過去的一年當中，在這中華民族的搖籃的中原，曾作度度的蠢動，掙扎，譬如當我們兩頭踏進抗戰的第五個年頭不久，（一月杪二月初）寇寇會發動豫南之戰，五月，又發動豫北及中條山戰役，七月，寇寇渡河犯我冀中重鎮——鄭州。十一月豫南會戰，這一連串的戰役中，雖然，寇寇均被我擊退或重創，但每次戰爭，對整個中原的波動，都很大，因此，在這中戰事數百里的原野上，各種事業和計劃，無不受影響，而中原的文藝，關於新的提議和新的建設，自然亦受到莫大的打擊了。

然而，中原的文藝界，不是因此就停止了奮鬥，或在這一年來，根本沒有什麼進展呢？那是不然，事實上，中原文藝界，可以說是在中原創辦一個文藝戰士，一年來，都在盡他們應盡的責任，雖然，他們無法維持一個純文藝定期刊物的存在，或者另栽培出一個固定的廣大的文藝園地來，但他們的作品，却分別的打入各新聞紙的高幅，及一般綜合性雜誌的高幅。

中原的歌詠手，她們仍高昂的吼唱着。

中原的戲劇團，他們都不斷地在各戰場流轉，而雲裏，影影象，也不斷地在洛陽展覽出他們的佳作。

實際的情況，到底是怎樣呢？

第一，洛陽各報的副刊文藝，一年來，已經較過去活躍得多了，一年前，在洛陽的報紙，除陣中日報外，幾乎說不到副刊，大家所出的文字，除新聞以外，就是廣告，而除廣告以外，仍然是那些新聞，真是：

報館四五家，

各出一大張，

內容與編排，

彼此無兩樣。

比較近來，就大不相同了，河洛與行都兩報都增了副刊，例如河洛日報的烽火，洛陽，復旦，兒童週刊等，「行都」的中原文藝，四等等，都登載些文藝作品，雖然在技巧方面，有些作品

，還並不十分成熟，但它們却真都是青年作家的產物，而且有好幾個副刊，是洛陽各中學校的學生們所支持的。

陣中日報的固定副刊，仍然是一軍人魂——但一年來已新闢了幾個園地，如由在鄭州的作家李舜英等所支持的「中州文藝」，明德中學所支持的「明德」等。

於是，在洛陽的另外兩個報紙，民國日報與民報，雖然沒有副刊，却正保持了偏重電訊與與閉的特有的風格了。

第二，在中原出版的各種定期刊物，這一年來，或者說一二年來，已完全另闢了一個場面了，原來的青年正論半月刊，北戰線文藝半月刊，學術月報，河南政治月刊，抗建月刊以及鄭州出版的「通訊」等等，現在都因為經費，材料，人事，戰事影響等等問題，而一一停刊了，目前在洛陽支持場面的只有一個「北戰線」半月刊，「第一地工合」月刊，「國民教育指導」月刊，這三

個刊物，都是三十年的年來所創辦的，此外，在豫皖邊界的某黨政分會最近亦創辦了一個半月刊，名「長城」，河南省文化運動委員會所創辦的「中原文化」月刊，要到三十一年元旦才正

式發刊，因此，在目前的中原，設「雜誌展」一類文藝作品，也僅只以上所說的三四種刊物。

這三四種刊物中，國民教育指導半月刊，是專指河南省國民教育的刊物，所以文藝作品的刊出很少，長城半月刊是隨着戰地各項問題的探討的刊物，所以文藝作品的刊出也不多。而「戰地工合」月刊呢？雖然它的編者很多，每期最後一頁都是附着「藝文版」，但它是一個對像專為「工合」的刊物，於是，現在比較普通而能刊出多量的文藝作品的刊物，就只有「北戰場」了。

「北戰場」月刊，它如果不是為某一個問題而專寫轉轉的話，那末它每期通常可以刊出三四篇關於文藝的作品，並且它在三卷三期曾出了一個有關於北戰場戲劇問題的專號，四卷一二期台刊又出了一個純文藝的特輯，其中有郭沫若、陳伯奇、應雲衛、熊佛子、陽翰笙等關於今後「抗戰藝術」的新任務的集體演講紀錄，力夫等的小說，冰筆等的遊記，隨感，穆木天等的詩歌等等。

第三，我們來說一說中原的戲劇，音樂與美術的活動吧，三十年的年來，戲劇運動，一般的說，已步入了低潮，自然中原的戲劇運動亦不例外，在目前，此間（指中原）除了幾個政府直接領導與主辦的劇團以外，社會的，業餘的劇團，已經找不到了。這自然有種種的原因。例如經費問題，人才問題等等，誰可以告慰於讀者的那僅有的幾個劇團，他們都能克盡責任，現在

中原的劇團，計有軍委政治部部的藝工隊，戰區政治部的兒童劇團，第八軍的連軍劇團等，他們的總部隊工作，有的流動工作，在每次戰役以後，總是聯合或分別趕赴前方勞軍，以及慰問民衆。

關於音樂，洛陽會組有一個合唱團，合唱團的份子，大都是各校的學生，他們也常常聯合音樂會與歌詠的團體及個人，舉行音樂會，歌詠會等。

在美術方面，這一年來，是比較從前活躍得多了，藝術家們，他們在中原的主腦——洛陽會有好幾次展覽會，最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五月，戰區政治部的畫展，十二月五日至八日，杜志瀾與重慶兩人聯合舉行的畫展，這兩次展覽，觀者非常多，估計都超過兩萬以上，真是萬人空巷。現在，河南省文藝會又在籌備三十一年元旦的畫展，想必那時又有一番熱鬧。

第四，要附帶的說到中原的幾個文藝工作者了。一年來，中原的文藝工作者，流動率是很大的，他們大半是受着戰事的影響，譬如在春間，沈從昆明到洛陽來，李輝夫從重慶到鄭州。目前，轉載在中原的文藝工作者計有歐克家，碧野，李誕，姚雪垠，李輝夫，桂滄聲等，他們大部都在食碗空虛，擔任着某黨某分會文化工作委員會的某部分職務，我猜他們也許會在最近，除長

城半月刊以外，另出一個純文藝的刊物。在洛陽的文藝工作者，前些時，他們雖在物資極度困難下，曾出了幾次文藝單頁，後次的發行成績都還好，因此，他們也正籌劃出一個純文藝刊物，畢竟中原這兩個擬議中的未來文藝刊物，是不難能誕生和啼大，那就要看大家努力的程度了。

總之，三十年的年來，中原文藝界，雖僅有一個文藝戰士，沒有放棄奮鬥，但事實上，還依然是那副蕭條。

### 文壇點滴

- △歐克家，碧野，田海等近在某集團軍主辦之「三一出版社」工作，擬於最近出版大地文藝及文學雜誌一種。
- △王沙野在成都為開明書店編戰時文藝半月刊，已出至第二期，內容豐富，聞銷路甚佳云。
- △掖郡青年文藝作家希金等，創辦一個作月刊，定一月十五日出版。
- △白薇前患猩紅熱，現已全愈，住南溫泉休養，不久將有長篇小說本刊發表。
- △此次香港遭敵寇蹂躪，作家如茅盾等均行跡不明，且風聞「七月」編者有附遠說，確否待證。

# 一年來的洛陽文藝界

李渠

## 一 今日洛陽

洛陽，這個古老的城池，在過去曾被多少文人墨客塗抹得那樣奇麗鮮麗，有多少委婉動聽的故事，今日還殘留在人們的記憶裏。

雖然，敵機的濫炸，會把她的週身刻下浩劫的傷疤，敵艦的炮聲，還在激盪着生活在洛陽的人羣；而眷愛祖國的熱忱與仇恨燃起的憤慨，更喚起了每個人人生與光輝的期望和堅定的戰鬥意志。這，它不僅不能抹去洛陽的一切榮譽，反使洛陽在持久抗戰的艱苦生活中戰取那偉大的勇敢的氣息，而鍛鍊成爲北線的一個堅實堡壘，和反攻的參謀部。

所以，這裏沒有恐懼，那是由仇恨燒起的生的活力；沒有頹唐，那是由生的願望所鼓舞起來的工作熱忱；沒有苟安因循，那已被黃河的浪濤捲去，她今日活像海燕一樣，飛奔在暴風雨裏，在暴風雨中學習，在暴風雨中成長，在暴風雨中壯大起來。

## 二 活躍的洛陽文藝界

文藝工作者是時代的戰士，是時代的舵手，他（她）不但有表現教育的任務，同時還肩负着領導的責任，記得高爾基論文藝的任務也曾這樣說過：「文藝的職責，在於幫助人類去明瞭他們

自己，增加他們對於自己的信仰而發展他們對於真理的渴慕。」

洛陽文藝界是如何地像引擎一樣牽導着洛陽走上新生活的道路？她以什麼樣的姿態，逐漸地來完成了這神聖的使命？……那便是本文應報告的主體。

不過，爲使遠在千里之外的人，能够深切地瞭解洛陽文藝界的內容，實有將洛陽文藝界的任務提調作一說明的必要——因爲這才是籌設機構，配備陣容的大前提，和計劃工作，開展工作的根據。

洛陽文藝界今日的任务，不外四個：

- 一、健全文藝界的領導機構；
- 二、培养和青年文藝幹部；
- 三、文藝的社會軍事抗戰；
- 四、文化食糧的供應。

因爲洛陽不僅是黃河內線的哨崗，她隨時有同奸僞們在文藝上作運籌帷幄的必要與準備，同時，因爲這裏是敵場——地處不宜，也會嚇退了許多貪戀安逸的作家們。而貪戀安逸的作家的撤退，并不能減輕了洛陽文藝界肩頭的千斤重担，反而更替着這裏的文藝工作者，在還裏應迅速確定新的機動方式，來達成自己的使命。

第一，先說領導機構：洛陽文藝界的組織，

在過去是極形鬆散的，像私人組織的「文藝週談」，「文化界座談會」，新聞界主持的一社外寫作團」，公家領導的「文藝分會」……名目之多，可謂極矣。然其中負責人都是忙人兼職，在興來清閒的時候，固然可以暢談激奮——從天上談到天下，從身邊談到四方，從今日談到往昔……

但是，誰一旦碰到了「公務纏身，不克前往」，久之，便什麼事都被「謝絕」了。後來，到了本年風暖花開的季節，愈李處到了洛陽，王少坪，陳流金，孫力夫，沙河，沙茫，李錫英，段念斌，史夫，張了且，陳雨門，于廣成，王文耕，李楚，劉如水，李逸生，謝東平……等，也都在洛陽附近工作，其時，大家便想把熱愛文藝的工作者，請到一起談一談，或者組織一個「第一戰區文藝作者協會」，以準備的統一的步武來從事文藝拓荒的工作，或者建立一個純一的聯繫方式同機構，來發揮文藝的進攻效能。不巧的很，偶就在這個時候，中條山戰事轉急了，敵人又在狂吠着渡河，每個人也不能不回到自己的防地，來從事分內的事務的處理，是個顧家，大家也只好想一想，私人談一談而暫擱置下去了。

最後還是青年團河南支團部爲了使「河南青年一月刊」變爲廣大羣衆的園地，和培養文藝青



華的學校，才召集了在洛陽附近工作的卅餘位文藝工作者，組織了「河南青年作者協會」。它一面注重反動的領導，一面注重文藝青年幹部的訓練，自本年七月成立，半年於茲，不但它擁有二百多個青年會員，而且還聘請了許多文藝界的先進，擔任該會訓練委員，經常訓練着這批的青年幹部。在每個月開始的時候，他們就把所有的會員團聚在一起，研討文壇上新生的問題，和審視每個會員的疑難，最後舉行了晚會才個個散去。

洛陽地區，作家星散，想編一像樣的綜合性的半月刊，都感覺稿子棘手，出版純文藝刊物，更屬困難。因為她——又說刊物不會替人買，更不會騙人，她只是說大要談的話。這樣一來，想依之一「養費騰躍」的人，自覺妄想，而她一「看半語的落籍，又容易傷住那些忙忙碌碌，添增許多的麻煩，這就形成了「文藝刊物」的缺乏，唯洛陽有本年出版者，概述在下面：

一、**中州文藝**：李輝英編，已出六期，在目前來講，還比較是像樣的文藝刊物，不過，該刊篇幅太小，銷字太多，這是使人感覺遺憾的，其中刊載有老舍，陳運濶，高蘭，臧克家……諸人的作品，內容尚充實。

二、「**青年文藝**」，「**烽火**」：這是河南青年作者協會編的，內容重在文學理論之倡導與青年陣作之刊載，現「**烽火**」已出二十七期，「**青年文藝**」已出兩期。

三、「**北戰場**」的特輯，「**北戰場**」在洛陽

比較起來差不多是一個最有錢的刊物，編費每月的經費是四千元，因之，該刊在質上來講，也比較值得稱道。它在本年度共刊兩期特輯——「**戲劇專號**」，「**文藝特輯**」，內刊有郭沫若，謝冰瑩，段念茲，陳流金，沙坪，沙河，力夫諸人的作品，較為精誠，但又聽說該刊將於今年年底停刊，這是很可惜的。

四、「**河南青年**」的特輯：該刊原由王文耕編，後轉交更夫編。它本是一個綜合性的刊物，後來它為着答覆讀者的願望，也曾刊了兩期「**文藝特輯**」，先後刊載了沙坪，臧克家，更夫……諸人的作品，也給這裏一般文藝青年愛讀着。

其他如「**陣中日報**」的「**軍人魂**」（先後由碧野，毛蘭，沙坪等編）「**行都報**」的「**中原文藝**」（力夫編）沙河編的「**陣中支藝**」也都是今年洛陽文藝界的花朵。

### 三、洛陽文藝界的檢討與瞻望

由以上梗概的敘述，和洛陽文藝界表現的事實，我們便不難觀察出她的極多來。

甲，在優點方面講：這裏在兩點是值得提出的：即精誠團結，刻苦奮鬥。我會聽說有幾個刊物全是靠幾個主持人的「一死薪水」來支持她的臨時的，然而她們還在努力的幹着。

乙，在缺點方面，這個是比較多的，約條例五項如左：  
一、文藝活動不豐，更不深入：如文藝活動

，僅次領導人和學校青年作支柱，而忘記社會各級層的文藝愛好者，其他如文藝界集會的缺乏，聯絡的不夥，和文藝工作者服務，遊藝運動的解略，都是該給予糾正和改進的。

二、刊物編排不需求，錯字亦太多：只是靠了印刷工廠的校對處理，有幾個刊物，簡直是弄成了一本流水賬。

三、出刊不定期：脫期，延期，合刊是這真慣有的作法，到現在這有人時常在「**遼海泡製**」。

四、缺乏文藝領導的系統理論和建設性的批判文字。

五、沒有形成和建立文藝的權威重心。若按其形成的原因，詳細說來，自然話長，而人才的缺乏和不集中，印刷價格無窮的飛漲，以及稿費的過分低微，都是最主要的因素。

不過，最近聽說，沙河等將主編一純文藝的「**文學週報**」，來從事文學理論的領導及一切精製作品之刊載，青年作者協會，亦將於春節率領該會男女會員若干，攜帶履歷作品，親赴前線的豫西，在豫西抗戰的將士，河南文化運動會也將籌備出版「**中原文化**」月刊及其他文藝刊物……種種於新年之後，洛陽的文藝界，或將伴隨着風雨反侵略戰鬥的擴大勝利，和新年的降臨，而展開一個更新的場面——他們將以新的姿態，有效的作風，來推動抗戰文藝，生產文藝運動的進展，來樹着全世界關心的人。

# 一年來的重慶文藝

沙雁

勞毅寄清。

這一番道破的眞言，是首先我要請站在「中央文壇」以外的朋友們特別注意的。因為這并非誰有意把文責推給你們，實在說來，一九四一年來的重慶文藝給予了你們一些什麼？這問題究竟是你們比較會知道得最或是最難得最眞切的。我這樣說如果還嫌不清楚的話，我願意站在「重慶文藝」一年來的一個讀者的立場，把我個人的一點私見，僅僅局限於個人，並不代表一個黨派，一個宗派，或者一位文藝（？）的領袖之管見報告。雖然說，有些人常因了爭取這一份官報報告，而致傷傷心碎碎，畢竟這還是作爲盟主，領袖與代表們的事。

在一九四一年到來的時候，重慶文藝界會有不少一些集會，雖然這微無關文藝，祇是聯絡感情。然而，作家相見，所談者，亦無非創作與創作批評一類的話，這意思雖屬研究，實際却大都逃如何發展今後的創作領域，如何建立并加深有力的文藝批評，諸問題都是並論的。

由於一些關於文藝的「會」的新聞，給讀者帶去了不少的希望，這希望對於讀者們好比一盞燈，愛光明的人們，所以無時不在引領相望；新望重慶文藝給予他們一點滿足，那怕只是一點。但是它這一點是什麼呢？我曾經在最近聽過一位愛好文藝的統計學家，用了他統計的方法，對於重慶文藝作了這樣一個統計：

「期刊能比較按期出版的兩種，仍有刊名久已不見出版者四種，詩劇兩種，純文藝期刊兩種，如是而已。」

當時，我初聽過去，覺得語近拋苦。然而細細想來，事實如此，卻又無話可說。非統計學家也真是一位有心人，他也真是一位最能愛重文藝的人，所以，我當時也頗新感激。

## 二

文藝戰綫停了，文學月報也無疾而終，陣中文藝因爲無法維持，便暫告休刊了，文藝陣地遷往香港，七月隨了文藝陣地也雨下了，留在重慶的，可不只落了兩種。這兩種是文藝月刊，抗戰文藝。前者雖是有充足的官費的。然而一年來，也只出了四五期。至於抗戰文藝，這是大家知道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會刊，由於該刊的津貼太少，經費拮据，實在可說是一個先天不足的產物。它的後天「開歇病」早就成爲命定了的。所以落下來定期純文藝刊物，就寧不可舉了。

然而，一九四一年的重慶文藝，就真無一舉可逃嗎？不。如：

專以「無名作家」的作品爲稿件中心來源，並以「文藝青年」爲讀者對象而創刊的「文藝青年」，便是一九四一年重慶文藝界有力的表現之一，它一創刊，就給它改收了千百讀者，不管這刊物本身如何，它用了文壇久已提出而未實現的「攝放青年作家」這一口號，它首先免了現「，這實在是一大羣一大羣真實的文藝青年所深誦的，因而，就這一件事所啓示我們的是：口號已不足說招了，誰能給青年有分量的東西，誰能交給他們誠懇的心，他們才會跟着誰走。否則，欺騙顯是喜劇，而該不是悲劇了。

在這裏，對該刊我只予報告，恕不加批評。

這一年中，應大書特書的還有一件已成對照的事，是文藝獎勵會管理委員會的成立與長洪深先生的因經濟壓迫而自殺的事。前者個人曾深受政府作家們的呼籲而設立獎金，萬幸於其間。後者不幸而於獎金成立之後，竟以自殺。這件事，曾震動了重慶與國內外，且尤為遺憾者，是長孔不入的蔣人，竟然拿了這件事作為他們侵略宣傳的資料（？）我們從這件事上雖然深有感傷，當然無足重輕。唯這事所給予我們的教訓，我們却絕對不能等閒視之，尤其其作為管理的當局諸先生們，應特別注意，今後，否則把政府一片好意，就完全一筆勾消了！

### 三

對於一九四一年重慶文藝界的一些現象的一瞥——「會」——「座」——「我」——「說」——「話」——「更」——「其」——「後」——「有」——「了」。可是有一個例外，就是對於郭沫若先生的逝世二十五週年紀念。這件事，雖然只是文藝界的事，但是由沫若先生在文化方面成就的天，其所影響自然就廣，因而，他不僅在文壇上，給予了一個空前的刺激，即便在一般社會上，也都予以極大的稱許。這，是郭先生應得的報酬。同時呢，與其說這是郭先生；勿寧說這是人們更有所要求他，因而，予以精神的鼓舞。把這點反映在青年身上，自然就非為一般的應功頌德。相反的有力的反映了青年的向上，前進，努力和不斷追求真理的熱誠！

在大家熱烈慶祝的陣頭上，我沉默的接受了郭先生的話：「我今後決不辜負大家的鼓勵！」——「精神」。

在今天讓我在這裏用感謝的心情，記下它。

一九四一年的重慶文藝，一般的說，是比較寂寞的。雖然一九四一年重慶可歌可泣的悲壯的抗日現象是不斷的演讀着，如大隱避空息慘案；旬日的變勞狂炸下的火與血，好雨層層下，一都人民的流離失所；積食囤積所造成的路綫……諸如此例，錄不勝錄。而我們的在文藝上會反映了什麼？

小說，詩歌，劇戲，音樂，彫刻……即便這些作家都在不斷的勞

力並且用盡了方法作環境上的突圍：力求創作的領域的擴大。可是，在面目的，怕因太重了吧！所以大家所選的錄如下：

(一) 在重慶未走的，都一就輕一掠一方面去了。

(二) 走的，他們走向西北的有，到有港去的也有，而且為數極多，當筆者執筆時為止，據說，戲園工作者鳳子女士已不幸被敵放去，玉登金山也有失蹤說，胡風有殉難說，同時茅盾先生的下落不明。另如虹以筆，蕭紅，端木紅良，戴望舒，朱之的他們的安身，都實在令人關心。走筆至此，我不禁替他們默禱：「大家安全脫險！至那平安！」——希望他們的歸來，重懸山岷的綠障！

### 四

記得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發起題旨上會說：

「……新的形勢，要求我們更千百倍的努力！到一九四一年除夕之前止，不僅抗戰的形勢，將進入一新的形勢，同時整個的世界亦已進入了一個非常新的形勢之下。所以我們目前即使為了文藝的本身，亦非加倍努力，怕應付這一新形勢也很不易吧！」

四年之前的話：在一切文化部門的對比上，文藝的基本陣營，不可諱言的是顯得寂寞了一點，可是，四年後的今天重慶的文藝陣營，可以說，作為抗戰文藝戰線司令部的重慶基本陣營，是否已因了幾個座談會，而竟顯出了它的不寂寞呢？說來，還復令人痛心的。因為那寂寞怕已更加深化了！

因此，我們從今天起希望能真打破了這一基本陣營「的大寂寞，真進而為了一桿衝圍，粉碎殘敵，爭取勝利」。(文協發起旨趣)「我們仍應一把分散的一各個戰友的力量，團結起來，像前線將士用他們的槍一樣，用我們的筆，來發動民眾！」(文協發起旨趣)

在現前世界的這一新的形勢下，只有發動民眾，真正的發掘民衆的民衆起來，才足以配合嶄新的形勢，打倒日本，摧毀侵略者的魔障！

# 一年來成都文壇

## 牧丁

九〇四

我來把成都文壇上的一些現象及零碎的事件報告在下面：當然有的地方會有些詳細不同的，這是由於材料零碎而不易收集的緣故。因為這裏是報導的文字，故不涉及批評。

先從雜誌方面說起：第一就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的會刊「筆陣」，可惜因物質條件的關係，一年來祇出了一期，另一期在印刷中，由鄧步天負責編輯，定價還算廉價。

其次是牧丁編的詩刊「詩星」，是個小型的刊物，已出至二期。時期要算它支持得較久。這刊物是由海星詩社全體社員負責，因此似則重在成都出了海星詩叢書四本，為牧丁的。海星詩

叢書一「新葉集」，姚紫生的一出發（在衡陽印刷）；二「舊葉集」，姚紫生的一出發（在衡陽印刷）；三「新葉集」，姚紫生的一出發（在衡陽印刷）；四「舊葉集」，姚紫生的一出發（在衡陽印刷）。

自己的個體「夏天的「馬和槍」，影響的「黃河」的激流」，雷石榆的「在戰鬥中歌唱」，牧丁的「被雨集」等詩集。

成都另外有些年青人組織了兩個文藝集團，一個是「探戈」社，一個是「祖國文藝」社，「探戈」會從我的手裏贏了大部分稿子，如彭痕，雷石榆，李路他們的……為了它，我頗得罪了一些朋友，大家因都受了騙，那所謂「探戈」的「戈」也就「探」不動了。「祖國文藝」是很有青年氣的氣概，是何維克編的，因了種種問題，

據六月間就停刊了，這刊物有些文字是發作的，很敷衍，且校對的不甚負責因而錯字很多。

「西語文藝」是中央軍校俄國政治教官及省黨部的幾個個人合組的。社長是斯因，憶清是編輯，計到二卷五期似乎就停刊了。印出了一套叢書，有斯因的長詩「伊爾布因」，短詩集「祖國的吼聲」，短篇小說集「斯因與其夫人休琴合著的「中國夫人」三書。

此外「散文白話」，似祇見了一期，作者是常任俠，牧丁，白堤，黃沙文，盧劍波，菲洛等人，印刷的還算樸實。

很有些遺少的派調兒的有個「燕風社」出的「燕風」，從這刊物名字看起來就有些「宇宙風」，「西北風」……等一類的味兒，名字雖大同小異，但內容並沒有他們的雋永，也由于歐陽子人的學力，年齡，閱歷所不同的緣故，「燕風」裏的作者都是些年青人，多幼稚，憂鬱，草率十分之八為模仿何其芳輩夢錄的文字。印刷的很精緻之在桂林印刷，在成都發行。這刊物的生活

是成都社會的某一方面反映，這部份人的生活要改變些才好，這是我站在讀者的立場上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要求他們把少爺的大套脫下來，勇敢走向積極的光明大道，不要再麻醉自己。

我現在再說兩個最新出的刊物。一個是沙坪壩的專重創作的「戰時文藝」，一個是沙坪壩的完全翻譯的「金沙」，出版時間同是十一月

。「戰時文藝」創刊號裏的作者為葉紹鈞，陳本壘，洪深，李劫人，沙坪，戴克家，牧丁，高詠等人，在成都文壇上出現是第一次有這樣陣容堅強的刊物。「金沙」第一期是介紹海運專號，譯者有一木，駱馬，方既白，光夫等人，內容不但是完全翻譯，並且多是理論文字，這是一個特點，也是一個缺點，所謂特點，是他們幹的稿神值得我們敬佩，缺點是銷路似乎有些不暢，據編者對我說，以致對外國文學的創作，擬多介紹，這將為讀者所歡迎是不成問題的。

其次再說到報紙副刊，經常有副刊的是新中國日報，中央日報，華西日報。新中國日報副刊「動力」是每日刊，編者為左舜臣，龐小航，許散文，有時連刊點古詩，中央日報副刊是不定期的，有時似乎被廣告排擠了稿子，編者為羅冰森，時常有周煦良的譯詩，高洪深的小說，寫稿有王余杞，走向等人，華西日報副刊「華西」，多從翻譯調老生常談的雜刊，轉文常引卷老的文章以自飾，往往多誤解。

這一年來成都文壇就是這麼個樣子。近來似又有新開的氣象，文藝協會開各種晚會，研討「詩與音樂」，「戲曲」，「繪畫」，「通俗讀物」等問題。「戰時文藝」據說也可按期的出。

我希望這活潑是新的開始，牠將向穩實的露上前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成都大中學

# 丁巳年春的女界美術界

張克倫

我們相信美術工作隨着抗戰的進行，已經得到了光明的發展。西安的美術工作在過去的一年中有許多良好的成績，它在充實了戰鬥的力，正踏了我們的理論，加強了我們的技術，擴大了我們的戰地，鞏固了新藝術的基礎，這些重要的成績，發實在我國文化建設上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三十年美術工作的第一個倡導者是新民中學在元旦那天舉行的一詩畫展覽會，這是周克繼先生主持的，地點在青年會，作品中有詩歌，漫畫，木刻，國畫，素描等約四百餘件，詩歌大都是影以在桂林寄來的，畫，主要的是陳帆中的幾十幅布畫，他不但在設色上有獨特的見解，而且用筆也極精細週到，其次是周克繼沙清泉等的幾幅國畫，才初和新民中學學生的素描，漫畫，都是成功而難得的精品，自元旦起至三日止，展覽會頗為踴躍。到了元月十七日西北美術界有鑒於此項工作的重要，就由王瑛，王香萍，李鳳棠，張振宗，黃志誠，葉鼎洛等着手組織一西北美術作家協會，在三中由青年團支部會開了兩次籌備會，後因人事移動，終不幸而流產了。

其次便是二月一日那展覽了西北，甚至於全

黃 陶 序 齊

二〇一〇

九〇五

國的一個盛大的「西京徵募河防將士急募品藝術展覽大會」。作品分十三區假林展出，自二月一日至三日觀衆不下數萬人，其中最珍貴的是林主席及于院長等在百忙中寄來的許多古今國粹，書畫古玩及戰利品等共計約五千餘件，極價出售，每件由拾元至千元不等，最傑出者如書法如戴安幸，唐六如，康何爲，夜橋，鄧石如，于院長，杭席洋，周伯敏，曹日爲等的屏條，橫幅，繪畫如黃居采的一觀音像一夏圭的一江山無盡圖一，李公麟的一八百羅漢圖一，趙子昂的一歸隱圖一，唐寅的一飲馬圖一，董其昌的一澹湘白雲圖一，戴文節的一秋興八景一，王冕的一桃塢春晴圖一，惲壽平的一牡丹一，王辰的一掛頁一，劉海粟的一松鷹一，齊白石的「墨蟹」，張大千的山水，李丁龍的巨幅油畫「成吉思漢遠征圖」及花鳥，鄭震軍的菊石等等真所謂珠璣滿目，美不勝收，特該會結束後，將售價拾餘萬元悉數呈交辦公廳贈予任作爲前方將士購藥之用，這實在是值得我們慶幸的事情。

不久，便是鐘樓上「領袖肖像及壁畫的繪製由李鳳棠及韓劍琴二先生担任，歷一月之久方竣事，工程相當浩大，尤以李鳳棠的「加緊生產」

一幅，高約兩丈價約兩丈，爲適應大眾理解與領袖中心意識起見，純取寫實風景畫之畫法，其中對地，與抱大發之農夫，意示如播種與收穫，其構圖乃取自都市之郊，是完全反映現實的一幅作品，因爲在一切落後的中國非以寫實主義不能使教育不普及之民衆易於瞭解則晉談大衆化之論調，至其技巧筆墨設色均異常精妙絕倫，實西安空前未有的一幅傑作。

在此期間告着而起的便是四月八日丁龍先生與其夫人曼章女士的第三屆仇麗畫展，將作品二百餘件在青年會展覽，其中最成功的如李丁龍的一橫江行跡圖一，一東戰場，一「難民」，一可憐的孩子，一「夜襲」一「獸軍的暴行」等幅，傅慶軍的琴聲「正氣歌」，「後方生產」，「四行倉庫」，「蘆花橋」等幅，丁龍先生的那幅「江行跡圖」爲紙本淡墨山水，縱約尺餘，橫約五文餘，是完全描繪他在江西一帶的生活情形，其餘多有劉海粟等名人的題字頗得一致好評，那次據他們的報告將來從華北各省到華南各省流亡展覽，這個希望如能一一實現，的確是一件偉大的事業。

到四月中旬，「中國抗戰美術出國展覽會」

編寫生感一沈逸千，黃翠屏，彭華士等一行數人  
 擬此，本市美術界為聯歡起見，特由李鳳棠，王  
 慶，周克勤，德源和，及齊人等先生發起於四月  
 二十五日將作品千餘件假青年會開擴大美術展覽  
 會，情況甚為熱烈，佳作有魏生感的一黃河萬里  
 圖，「一雙燕」，「大國夢」，衛立燭及會萬  
 鍾兩軍像，「一河兩曲」，「一小號兵」，及張  
 阿爾多斯前總統上納蒙古的長白海風情等周慶麟的  
 「一船民一對一老漢」，李鳳棠的「長安街車」連  
 寫等，三日以來可說在西北是開現實寫生畫展  
 會的先聲。

不久便由李鳳棠先生給實縣政府及瀋陽某  
 軍所繪製之巨幅 領袖像及戰畫，尤其瀋陽之戰  
 畫，長約七八丈， 約四五丈，表現尤為偉大。  
 同時青年團所製之及今營亦在瀋陽成立，其中美  
 術工作亦有良可的成績，由張鶴，李鳳棠二先生  
 主持其約一月而完畢。此外陝西省黨部的一藝術  
 宣傳隊，也組織成立。美術宣傳隊定由韓鶴亭先  
 生負責，惜他不久有了調動，於是工作也隨之受  
 影響了。  
 丁先生自八月一日到此地，他在此地，東起瀋陽，  
 洛陽，鄭州，中牟，尉氏，太康，扶溝，西華等  
 地而至周口，獲得寫生作品甚多，如「奇厄戰地  
 寫生圖」高約一尺餘橫約十四尺餘，直將黃水氾  
 濫及我軍民抗戰情形繪成慘狀現於目前，據  
 說他出發時路費的零錢乃共夫人彭華女士所金

鑄寶坊鑄的，所率在洛陽與鄭州又開了兩次畫  
 展獲得一萬餘元并抽出一批捐給政府作為抗戰維  
 艱之用，他為國犧牲的精神堪嘉佩，至九月十  
 日重返西安該可謂是滿載而歸了。

九月初旬，陝西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成立  
 藝術工作由李鳳棠先生籌劃，半月內，整  
 整與標語之繪畫，均有良好成績，此後就是雙  
 十節新民主學界兒童團先生主持的第二次畫展了，  
 這次是在民權館舉行，參加的人，物有為眾，羣華  
 馬達，沙清泉，秦威，劉順波等人的木刻較多，  
 而一版兩面，都以為沙清泉的題材非常新穎  
 此外「青年勞動黨」方面由趙晉翔先生的領導  
 也製了不少的佳作，惜以篇幅所限不能多為介紹

在「一民權復興會」那天，「青年反侵略運  
 動大會」宣佈通過為加強工作收舉總見特由范秋  
 英編，李鳳棠等先生繪製 勸委員，羅斯福  
 邱吉爾，威廉斯等畫像描寫高懸各處以示威  
 主國家之圖和精神，效力甚為宏大。接在十二  
 月二十九日了編與畫家的抗戰畫展青年會也開  
 幕了，這次分寫生，國畫，油畫及書法四部，約  
 三百廿餘幅者為期兩週，自二十九日起至五月二  
 日止。預備對計，這家徵求他們不但是訓練者，  
 而且也是最成功者。

注意的就在「新中國文化出版社」的魏大維編  
 尤以謝冰登先生主編的黃河，崔道言劉爾爾先生  
 主編的思潮，樂典黃要滿先生主編的軍學月刊等  
 最為顯著。其封面之繪畫，持面之裝璜在危重時  
 琴和樂器三先生的設計之下修改現出很大的成  
 畫冊的一部巨著就是謝冰登先生編的畫卷工  
 取材極為豐富正確，辦法也極為成熟，實集現代  
 中外宣傳畫的大成，出版以來頗受讀者的歡迎，  
 現在已印到第五集。以後還應繼續出版。並且  
 作者對於美術字及各種統計圖表，也正在蒐集中  
 到了相當程度對於這種專業也要出版，想將來  
 一定并有很大貢獻的。第二個畫冊是王慶麟與  
 鍾二先生主辦的工合畫刊了。內面文圖均美，情只  
 出刊到第四期就停版了。此外還有王雪萍先生編  
 的畫手畫刊及青年團的大國壁報都是很好的作品  
 最後一件偉大的工作就是范里先生與張翰  
 制圖等所製的木刻與圖表，范先生不但是美術  
 界的先進，同時又是一位戲劇界的工作者，這已  
 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了，前次在韓鶴亭為陝西廣  
 兒童宣傳院籌導的「鬼舞」及「小山羊」等歌劇  
 他中所表現的十分精美，他是中央戲院國術團編  
 導的台協功副主任許其製出不少的傑作。

以上所述是一年來美術界的大概。其一個  
 當然免不了，不過只這些已經可以表現出黃  
 術界一年來過渡的狀態，以美術界工作同志們的  
 努力，想前來的開展與光明一定是不可限量的。

# 姊姊

# 南芷

說句良心話，姊姊的兩個上門牙如果不突出，鼻梁上後來沒有一塊像核桃似的疤痕，在舊式婦女裏，她應該足夠得上美豔的吧？

姊姊給我最深的印象，是她出嫁的那次，記得很清楚，那時我才八歲，姊姊比我大整整十歲，在我的故鄉，十八歲的姑娘出嫁，是最適當的時期。姊姊的個子很高，臉長的方不圓，皮膚特別白而細嫩，或美的是她的眼睛，睫毛生的很长，很濃密，因為生長在舊式的社會，加之她生來就有剛媚的性情，所以她的眼睛老是不敢正視人，過着有什麼值得高興的事，她也不敢放肆大笑，有時偏過臉去，有時用袖子遮着嘴，在她的風流裏，還深深印着：一行莫亂步，笑莫露齒，的四字女經教訓。

姊姊的個性最愛清潔，夏天穿的白衫，從來不許牠有一點黑斑的東西存在，有時一隻蒼蠅撒了一點黑屎在上面，她也要對着陽光用米粒把牠洗個乾乾淨淨才罷手。

「誰保養愛潔淨，她的衣服一直到洗爛為止，還是潔白潔白的。」直母常常當着別人的體貼話。

出嫁的那一天，姊姊上身穿着深綠色的花緞裙，下身穿着一條繡花的大紅綢裙；頭上戴着的鳳冠，和肩上披着的霞披，都是她的婆家送來的。這兩樣東西，在那個那箇小村子里，還是第一次見到，來着新娘子上轎的人，都為這兩樣東西看得迷醉了。

「這樣美膩的新娘，配着這樣漂亮的花緞，簡直比月裏嫦娥還美呀！」

這是六祖母稱讚姊姊的話。

真止的月裏嫦娥，誰也沒有看到，但是在牙粉盒子上面的嫦娥，是很多人看見過的。

那時因為自己年齡還小的原故，不懂得一個女人為什麼一定要出嫁，我恨母親不該把一個這麼美麗的姊姊由人家用花轎子硬搶了去，當時她哭着上轎，他們用鎖鎖上轎門，由四個陌生男人抬着走的時候，我的小手拉着母親的鬍子傷心地哭得連穿鞋的人都紅了淚了。

「好乖，不要哭，姊姊過三天就會回來的，她到婆家享福去了，你不要念着姊姊吧。」

母親流着淚，淚流地從人叢中把我拖了回來。

「姊姊真的是去享福嗎？」我這麼反覆問着母親。

姊姊出嫁上的疤痕，是出嫁後的第二年才有的。據說她列在鼻樑的正中突然長了一個像綠豆子那麼大的小瘡，因為在地下請不到醫生，慢慢地由一顆變成兩顆，由兩顆變成無數顆。姊姊的沒有辦法，老是對鏡子流淚，她害怕得白天不敢見人，那個時候婆家說姊姊生的是毒瘡，不許姊姊和姊姊同居，不許任何人和姊姊交談，姊姊從此在婆家成了個孤獨的可憐虫了。

是姊姊回家的一個月以後。

鼻樑上的瘡越爛越寬了，請了好幾個中醫來，都是束手無策，我整天看見姊姊被關在那間小屋子里用一種什麼藥在蒸氣，她有時咳嗽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但很少聽得她嘆氣喘氣的。媽媽之後，老是用一些黑色的藥漿塗在上面，白天，她是照例不到外面房子裏來坐的，偶露出來一下，只要一聽到堂屋裏有腳步聲響，便立刻躲到她那間小房子裏去了。

「誰一個做了賊的人，見不了人，也見不了天日，我真是生不如死呵！」

可憐的姊姊，竟發出這麼絕望的呼聲來了！母親也很替姊姊操心，爲了這幾個面子上的

病，非速治好是不行的。如果在城市，經西醫推察，我相信不出半月十天，一定可以完全醫好，然而偏遇鄉下中醫用土法子診治，已歷一年多，還沒有好。最後，細齒算是斃掉了，但姊姊與靈的臉上，避空添上了一塊長方形的像桃核似的疤痕。

從此姊夫、姊媳與姊姊的家裏更難說姊姊，愧恨莫測了。

二

說起來，有難相償呢？問是一個父母所生的兒子，居然也有愛與惡之分，姊夫有三兄弟，他是第二個，因為小的時候太调皮，不聽母親的話，所以他母親非常討厭他。後來長大了，姊夫知道母親對自己的感情沒有對哥哥弟弟的好，於是他也恨起母親來，漸漸一氣，自然避過她如也討厭了。加之姊姊生來不會說話，行動舉止也不活潑，她更不會像她的母親和弟媳一般用巧言巧語，來哄弄她的婆婆，也不曾每天早晚跑去替公公婆婆請安，或者煮一碗粥讓公公婆婆吃去替公公婆，最困難的是她不會替公公婆婆擦鞋。（可憐姊姊到那屋裏去，連湯勺都拿不出來，她都沒有見過）自然，這便一個媳婦，怎會使婆婆歡喜呢？

還有一個原因，姊姊的婆家是三甲梁家數一數二的財主，光只債快收的，先生一就有十多個，十五歲的孩子，還有勤嫻的差跟看掃院，

引他玩，喂他吃飯，每個少爺小姐，都有二三個男女用人和丫頭侍候，他們的房子裝紅樓夢裏所描寫的大說那裏寬敞，曲折；庭院，書房，客廳臥室，佈置得富麗堂皇，眩耀奪目。當我第一次去看姊姊，轎子抬進那深遠的院子，到處開滿了玫瑰和牡丹，我以為是走進了皇宮，看到地上光亮潔淨的有花紋的大理石，我連路都不敢走了，生怕自己的腳鞋，踏污了人家的地板。

「姊姊，你以後上廁所，不要到左邊那們漆了金花的馬桶上去，右邊那間沒有油漆的廁所，是我們用的。」

姊姊抱着她初生十天的兒子這麼很小聲地對我說。

「怎麼？廁所還有幾種的嗎？我看見你的嫂子她們都進那邊廁所去，為什麼我不能去呢？」

「妹妹，你不知道，這裏是我當做了頭老媽子，做有侍的，她們都討厭我，嫌我骯髒，說我有傳染病，不許我和她們同桌吃飯，也不許我和她們天一個廁所。」

「難道她們拉出來的屎是香噴噴的嗎？她們的屁股是生在嘴上的嗎？」

姊姊哭了，三年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她這麼痛哭地笑過，但她立刻又揚起手來，她要我說話小聲，免得給玉春那丫頭聽到了，會去告訴婆婆的。

「姊姊，是誰對你說我不應回上左邊的廁所？」

「那不是玉春說的，她說太太已經知道這板上這新換過一次，妹妹，你不要生氣，爲了弟弟，你忍受一點吧！」

「姊姊，我不能忍受！同是一個人，爲什麼要有不平等的待遇？你是她的媳婦，爲什麼連上廁所的權利都沒有呢？照去吧，姊姊，永遠不要再來這裏了！」

「唉！妹妹，你說得好像，嫁雞隨雞，嫁犬隨犬，我既然嫁到了梁家，還怎麼能不在這裏呢？」

「難道她們對你這樣的侮辱，你也無言忍受？」

我氣得幾乎要跑到院子裏咆哮起來。

「不能忍受也得忍受，有什麼法子呢？」

從那時起，我雖然深深地了解她，可憐姐姐，但同時也恨起她，爲什麼？她太懦弱，太低能，太無用！一條哈狗當他無故踢他的時候也會發出低聲，發出怒吼來咬你一口；一隻小綿羊在牠被羊群的時候，牠也會發出最響的叫聲，做一二次垂死的掙扎，一個爲萬物之靈的人，應該什麼都不怕，什麼困難都能克服，什麼痛苦都能解除，爲什麼姐姐任人壓迫，任人輕視，任人侮辱而沒有絲毫反抗的力量呢？」

「姐姐，我明天非回去不可了，在你這裏住一天，我要多受一天罪，何苦呢？」

「不過，你多在這裏一天，我也精神多愉快。」



「天，爲了姐姐，你還是忍受一下吧！」

「又是忍受，又是忍受！我真不願聽這兩個字了，姐姐，我勸你等到孩子滿月之後趕快回我們的家，若不要在這裏受氣了！」

「真的，第三天，我居然回到自己的家來了。我把姑姑在這家所受的痛苦——這姐夫都不和姊姊同席吃飯，連了頭老媽子都要欺負她，要等別人吃完了飯，將剩下的菜開給姊姊吃……我把在那邊十天之內所看到的一切對待姊姊不平等的情況通通告訴母親，母親也氣的熱淚盈流。」

「唉！可憐你的姊姊，這些話從來沒有對我說過，聽她已經忍受兩三年了。孩子，你知道她們爲什麼要這樣虐待你的姊姊嗎？」

「不是姐姐的嫁妝太不闊氣了，她婆婆嫁女的時候，光是鴨絨被都有二十床，一切木器用具都是從上海南京買來的，不假釋下做的那麼土裏土氣，給姊姊陪嫁的三十六堵木器，十八套銅器，我們還以爲很豐富了，然而在他們的眼裏看來，好比叫化子辦女，媽，爲什麼姊姊一定要給那麼一個混蛋的人家？」

「你父親和姊姊的父親在草趕考的時候就訂了婚的，誰知道她們是這麼勢利眼，只重衣冠不重人，唉！只怪她的命苦，如果你姊姊夫居長或者居幼都不會這樣受苦的，主要的原因還是她的家裏不喜歡你姊姊呀！」

「有什麼法子解除姊姊的痛苦嗎？」  
「等到她的兒子長大，她就可享福了。」

「是真的嗎？」  
在我小小的心靈中，開始種下了替姐姐感到悲哀，絕望的嫩苗了。

#### 四

姐姐生下的第一個孩子，我如今記不起他的名字，活到一歲半就死去了，那是個特別可愛的孩子，長的又美觀又聰明，只是有一樣叫人討厭的就是他總把白天當做黑夜，晚上哭到天明，非要姐姐站起來拖着他在屋子裏來回地走，他決不停止哭聲。有一次，是在寒冷的冬天，我一連三晚失眠，眼看著姐姐拖着那雙小脚，一手抱住孩子，一手扶着箱子在走來走去，她的嘴裏輕輕地哼着催眠曲，但孩子的兩眼，却睜得大大的。突然，姐姐唱着唱着，就放聲大哭起來，這是孩子也莫名其妙地跟着她哭，我連忙爬起來，衣也來不及穿，就把孩子接過來抱在我的懷裏，姊姊的身子往床上一倒哭得更傷心了。

「我前世一定是個劊子手，不知道殺了多少人，到今生，國王註定我來受苦，爲什麼遇到那麼一個惡毒妾，賦給那麼一個沒有感情的丈夫，滿以爲生了兒子可以給我一點快樂，那知道他是這麼洩氣，天天晚上折磨我，殺死他，我下不了毒手，留着他在活不下去了，妹妹，你趕快推他，讓我上吊吧！」

聽到這裏，我駭的全身打戰，連忙大聲叫喊

把母親吵醒來，孩子哭的更厲害了，姐姐怕換着親的罵又從我手裏把孩子接了過去。

「半夜三更，嘩嘩嘩嘩的把我叫起來幹什麼？真是少見多怪，孩子哭，是一件多麼平常的事，也值得大驚小怪嗎？你要自己養了孩子，才知道做娘的辛苦，想想我吧，連那個死去的男孩，一共生你們兄妹六個，那孩子小的時候還不是和你的一樣嗎？常常帶着腳，白天老睡覺，晚上非要你起來把燈點得大大的陪着她玩不可，孩子兩夜，你能管誰呢？只怨你自己爲什麼要個女人。」

換過母親一頓罵，連我都不敢出聲了。

「媽，替姐姐僱個奶媽吧，她實在太苦了！」

我想乘機勸動母親，也許會發生一點効力。「快不要丟人了，帶一個孩子就要個奶媽，那些爹十個八個的怎麼辦？我帶你們姊妹五個的時候，還要做洗洗衣，到田裏去割草喂豬，還要挖土，洗衣服，縫補，常常是背土背一個，還要抱一個，手裏舉一個，你祖母還天天找我嘔吐，一會兒說我沒有把飯煮好，她不高興吃；一會兒又說卸衣服上的計謀，我縫的太稀，可憐我那時的生活簡直連牛馬不如，牛馬到了晚上還有休息的時候，我沒你們睡了，還要紡紗，搓麻，做針線到天明，何況你現在不用掃地做飯，帶一個孩子還好意思想僱奶媽嗎？」



個孩子回到了梁家。米粮一天一天的漲價，連女兒也鬧着要上學去。於是學費，制服費書費，又是一筆額外開支。眼看生活一天一天的不能維持，她只好把每餐該吃兩碗飯的減為一碗，把自己的衣服改給孩子穿，從來沒有經過憂困生活的她，開始嘗到飢寒交迫的滋味了。

「妹妹，我本來不願你姊夫到外面去找事的，因為他在家裏能夠幫我很多忙，而且好像一家人團聚在一塊無論是吃飯喝粥，都有意義，但爲了家裏的境况一天比一天壞，他再不去想辦法，全家都要餓死了，他出去，至少家裏要省一個人的飯呀！」

說着，姐姐的眼淚，也隨着流下來了。

「妹妹，你和三弟每次回來都要給我一些錢，到底是骨肉至親才這樣關心！你更是特別掛念我，替我買襪子，買毛巾，替孩子們買布料，下次你回家時，千萬把穿破了的襪子和衣服都帶給我，我的腳小，剪去一節還是雙好襪子，可以當做新的穿。破衣服給我做鞋面正好，妹妹，你千萬不要忘記，也千萬不要笑我這個窮姊姊呀！」

我的頭低到胸前去了，很久拾不起來，姐姐也知道我在隨着她流淚，於是她哭得更傷心。

誰知道這一次竟成了我和她最後的永訣呢！

### 六

是一九三三年的夏天，我和姊夫在漢口日租

界過到了。三哥已替他在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部找了一個上尉書記的位置，但還沒有發薪，我那時是楊濟時先生所組織的湘雅戰地救護隊的醫導，同時五戰區長官部的秘書職務還沒有辭卸，正在候船到瀋水去，我和姊夫住的地方僅相隔一層樓，所以一天要見好幾次面，他已經說下了長衫換上草綠色的高軍裝，腰身很挺，一看便知道他是从舊衣攤上買來的，他的臉上再不緊鎖着兩道愁眉，現出苦悶的象徵了。

「我們已經一年半沒有見面了，你知道我的家庭起了一種多大的變化呢？」姊夫也像我們一樣坐在地板上，佩圍在我裙襖子，素芳洗着小手帕，只有我姊姊是空着兩手談天。

「不知道，姊姊和卅期們都好吧？」

「唉！快不要提到孩子了！大的整天吵着要從軍，他已經受了媳婦，快生兒子了，你說那果他離開了家，誰來負擔他妻子的生活呢？爲了這他整天和你姐姐吵架。可憐你姐姐這幾年來已爲家務累得患了很厲害的肺病，加之第二個兒子又失蹤了，至今不知下落，自從家到現在，十年多了，從不見有紙隻字寄回。」

「怎麼？失蹤了？」

「失蹤了！完全和你們媳婦的第二個兒子一樣，在一個深夜裏出走，一句話也沒有留，就那麼黑心拋開他的父母兄弟走了！」

平時從不看見他流淚的姐夫，今天却忍不住兩眼濕濕地忙從褲袋裏抽出一塊和顏色相仿的手

手帕出來擦着鼻子。

「不要難過，每個人常常會感傷而動的，他一定投軍去了，在抗戰期間，賢良的父母都應該勸誘他的兒女們從軍，你爲什麼還感到悲哀呢？」

我硬着心腸這麼勸慰他，其實我自己心裏也感到萬分難過。

「如果他在軍隊裏自然很好，我只怕他已經不在人間了，否則，他是個很富感情的孩子，爲什麼不來信呢？難道你不知道他母親是怎樣地想念他嗎？」

「唉！孩子們那裏會知道許多，梁經桐不是一個個子嗎？他出外五年毫無音信，一直到當了團附才回到家來打一轉，官兵將來說不定要當了師長才回來哩。」

我只能這樣安慰他。再也找不出別的話了。

「不論，話又說回來了，他是在抗戰期間之後失蹤的，當然是參加到抗戰的隊伍裏去了，個使犧牲也是有的代價的，光榮的。不過那孩子裏面，還是小的有志氣，有思想，重情義，能幹實幹苦幹，大孩子將來是隨波逐流，着數嗎？他跟着人家屁股後頭轉，就賣膏藥的人，一定沒有什麼出息，加之他的身體很弱，將來也不會長命的，唉！我們這一輩真是完了！」

姐夫這一段充滿了悲哀失望的話，使佩佩和素芳聽了，也接到裏面起來，她們都發出傷心的嘆息，我呢，像冬天坐在雪地裏一般，全身戰慄。

到冰冷。姊姊那副從不發半語，只默默地流淚，一個人在小房子裏流淚了，抱個嬰兒在懷裏，替我不要上左邊廁所的情形，像電影似的一幕幕在我的眼前演放。的確，……去大可憐了，她正如我親所說：

「你姐姐怎麼老實得這麼可憐，這一捆樹葉掉下來，也生怕打了她的臉袋。」

雖然她有忍受一切痛苦的本能，有會繡花做針線，有縫紉機，但在那大時代中，有什麼用處呢？姊姊那一雙細瘦的三寸金蓮，雖然從來也銀錢得能多從三甲走到我的家來回二十四里，當中還有一層山崗，假如果遇到空襲，……這能來得及逃過嗎？

「我很痛苦，幾十年來想盡自己一點棉繡之力，半個國家的願望，如今可以達到目的了。我希望有機會參加前線的工作，不能痛快地生，不能痛快地死也是好的，只是我死之後，你姐忽然，姐大的眼淚像雨條小瀑布似的滾在衣上，他連忙忙起身身如飛地跑回樓上去了。我知道這時的情緒一定希望望倒在自己的床上痛快地哭一場！」

「唉！姑姑，你們都是祖父的兒女，為什麼獨有姑姑的命運這麼悲苦呢？」

「她是個犧牲者的犧牲者，自己又那麼懦弱，她可憐，真沒法子，也許等到抗戰勝利之後，她的生活會好一點吧。」

我提起事來，開始給姊姊寫信，却又被一個朋友來訪而耽誤了。

「一個月的沒。在確水的你當地，姊夫來找我了。你臉頰不紅，我的事還沒有正式發表，一

天吃兩頓寬裕飯，實在太痛苦！抗戰期間，不該有一個吃閒飯的人存在，再等幾天如果還不會表，我非回去不可了！」

「姊夫一開口就這麼發牢騷。不要像小孩子一樣脾氣，你的個性難道還沒有被社會的釘子磨練過嗎？回去，這還得帶塊錢給姐姐呀！」

「這話不必為我操心，我帶路討吃，也可苦，回到家不至於因為我沒有帶錢回家而不高興的。我回去，可以叫專務出來從軍，兩個兒子，我都把他們送到前線去，這樣，總可以對得起國家吧？」

說完，他微笑了，從口袋裏掏出一部他的詩集來給我，是最近寫的，有舊詩也有新詩，還送給我一把銅的圓鏡，上面鍍着一個圓一兩個字，這把鏡子直鎖在我的箱子上，隨着我跑了兩年，還把前個月前那奶媽偷去了，她，夢知道這這是一個死人遺下的惟一紀念品呵！

七

誰知真姊夫是這麼早就離開了人世？其我要到姊姊那封被淚浸透了字跡的信時，我誤以為姊夫是真的達到了他的目的，死在前方。後來細看來，才知道他是回到家裏才死的，他的身體本來很弱，又加之多愁善感，心裏老念著妻子兒女，而軍隊中的生活是異常艱苦的，尤其在廣濟黃梅，毒水等地相繼失陷以後，他們日夜奔波，怎能不病呢？

「幸而他死在家裏，能夠和姐姐做最後的訣別，幾根枯骨不致被拋在荒山裏給野犬嚼吃，他應該含笑於九泉吧。」

在匯錢給姐姐的信中，我寫著這樣的句子安慰她：「願無雙筆，禍不單行，難知不幸的人

老，老過着不幸的事，姐姐在今年的春天，又因血過度而與世長辭了！當我打開那封信，而開始，便看見：「朝何不幸，父親入棺不久，而慈母竟又捨爾而去……」這慘的句子時，我的頭突然昏了，絕不相信手裏拿著的信是真的，我的身子也支持不住，便連忙倒在椅子上，停了很久，才慢慢醒來。

「事情實在太巧了，姨母匯錢的信送到時，正是母親臨終前的幾分鐘。我把這一句一句地唸給她聽，她靜靜了一下眼睛說：『到底是我妹妹愛我，你們要永遠記住她，我是看不見她的了！』」

說完就緊閉着眼睛，燕無留地永遠就離開了這苦惱的人間……以下的句子，因為淚眼模糊，再也看不清楚了。

「晚上，在三樓那邊坐到深夜，姊姊和姐姐的死，為她個人着想，倒比死比活好，不應該太為她傷心。但她可憐的遭遇，實在太令人難過了！想到此後該去，再也見不到姐姐的容貌了，只能一吊兩座孤墳的心使隱隱作痛。唉！多麼渺茫的人生呵！」

八

我還能說什麼呢？正如姊夫在漢口說的話：「一家就這麼完了！」

「一年四多前打不出清溪的下落，直到今年夏天才突然接到建科來信說他弟弟在貴州關陽某軍醫院服務，病得很厲害，要，和三個哥趕快回國了！天呵，他難道也隨著他的父母永別了這苦惱的人間嗎？」

「如果清溪真的死了，你們夫婦母子可以在黃泉之下團圓，過著融融洩洩的生活，姐姐，你願一切滿足了吧？……」

三十年冬月十三日脫稿

# 年關

李春舫

時間雖已迫近舊曆年關，氣氛卻依然是那樣的暖和平靜，十幾天前雖降過初雪，但早已溶化無遺了。那白皚皚的雪野和積雪滿員的山嶺，早已恢復了原來狀態，大地是靜穆的。

正午當頂的陽光，仍然，那樣的熾烈。今年的氣氛委實有點反常，人們彷彿走爲了這反常的氣候而喘息，而煩躁，每個人那嚴肅的緊張着臉，都各自振動着自己心理的算盤珠子，三下五去二的旋轉着……這的發現收支對照的賬簿，就不自覺地詳大了眼睛怔住了。支出項裏的數目字像一個雷，在人們的心裏炸開了。雖然那是不可避免的一擊，卻沒有一個不感受威脅的。

一般公務員，自由職業者，爲這一入不敷出的生活早就擠出了最大的力量苦地掙扎着；然而物價飛漲不減，年關一天一天的迫近，眼前就橫着一道艱險的難關，不能不使他們望而生畏了。

一年關對於我們簡直就成難關了，可是無論如何總得闖過去呵！。說這話的人是一個三十歲開外的男人，個高大魁梧，並不怎樣的難看。他說話就從沙發椅上立起來。在屋子裏踱方步。又開始撥動了自己心裏的算盤珠子，在大商店的一百二十元，米行的百元，是年裏一定得還清的；再加上自己那用公款買來的二百，也是刻不容緩的籌補上去，這就足夠出關了，還有女人孩子添製的衣物，還有……至少至少還得三兩百元，纔能敷衍過去呵，支出方面是如此，至於收入方面呢，他在心裏略一盤算就憤懣起來了。

「總之，是入不敷出一，他煩燥的沉吟着。這年頭真是大有大難，小有小難，沒有不難的！他其實還自信從沒有爲生活這難作過難，自從離開學校門從沒有失過業，他在事業上雖沒有多大發展，但也沒有什麼過不去的。然而在今天可就不同了，半世紀來空前的浩劫，所直接給予他的影響並不算得太嚴重。但這就影響畢竟一天比一天更顯著，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深了，首先使他感到的星生活的担子一天比一天重起來，這幾年內，他的夫人這般弄璋之喜，固然加了他的負擔，可是家鄉淪陷，產業淪陷，却不能不使他時時有後顧之憂了。

一年不如一年了。在這一年內，物質驚人的飛漲着，而他的收入卻沒有跟着漲起來。一般物價比一年前漲了四五倍，特殊物品甚至漲了十倍以上，他在那個機關裏即便能一帆風順的這一級再一級，然而終於不會加上四五倍以上的薪俸的。無法開源又無法節流，這一入不敷出的現象是事所必至了。他也曾努力設法節流，限制一切無謂的消耗。他自己除抽煙捲以外，沒有什麼嗜好。他做事的長處，是能以身作则，能夠苦耐勞，在家務事上，他居於一家之主的地位，更應該成爲一家節流的榜樣。他開始抽最廉價的煙，甚至用水煙代替煙捲。同時還避着一切無謂的應酬，限制一切不必要的支出……他在一切日常瑣事上開始顯現着吝嗇起來。

他的夫人却感到老大的不滿，不止是感到不滿，簡直是感到失望了。她覺得丈夫的這一「轉變」是無用，是沒有出息，這無能的表现……；敏感的黃麗麗也早感到夫人的不滿了。他企圖用一套節約儲蓄的大道理來說服她，他不懂煩瑣地反復申述着他的見解，因爲家庭淪陷損失了一切財產，他們的後顧之憂正多，不僅需要節約，而且更需變通籌畫，核

子們大了需要教育費，萬一報局起了變化或是差事歇了……那該怎麼辦？他的夫人聽着這些話是一頭的不舒服，她不耐煩地尖叫着：

「耀祖：你說完了沒有？叫人家聽到了真會笑掉大牙！」

黃耀祖雖然一怔，他完全意識到他的免已，他的說服工作是失敗了。

他也很瞭解他夫人的意思，雖然他認為那是一個很大誤解，但沒有勇氣再說下去，他的夫人說道就扭着腰肢走開了。

「夫人，真是沒道理可講！」他暗自心理嘆息着。

他很瞭解這位縣長小姪女愛講脾氣的，可是最近她常跟他提到某些「新貴」時，那種口吻，和那種眼波，不能不使他感到刺激，很顯然地，她是有意在嘲笑他的丈夫，不，也許那是一種最有效的策勵，黃耀祖想到這裏還諷刺他的夫人，對於那些新貴，却有着說不出的厭惡，他們憑什麼會一帆風順地爬上去，憑本領，憑資格，他黃耀祖是不服氣的。他自信他是實質是求事的一直在苦幹着，然而一直就坐着冷板凳，沒有什麼大的發展，他覺得這覺得不公平。憑本領，憑資格，他自信絕不低於那些「新貴」們。然而那些「新貴」們却走在他的前面，比他是高高在上。

黃耀祖對於他的夫人毫無怨艾，他覺得做妻子的對丈夫應該有所期望，有所策勵，他做丈夫的小應該使妻子對他失望。他為了這常常感覺放心了。她開始反省自己為什麼趕不上那些「新貴」？他反復誦讀着全部會文正公家書，他覺得他平時待人涉物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辦事認真不苟且，尊敬上司的意旨，恪守紀律，服從命令。他黃耀祖總可以稱得起模範的公務員。他想到這裏不由得沮喪起來了！他開始想這社會的不公平。他覺得自己真好像滿腹經綸，只可惜沒有機會施展。這自然是莫大的苦惱，而這種苦惱竟感得不到他自己妻子的同情，使他的苦惱更加深了。

他這年青，正是有為的時候，目前不過是境遇不良，他應該振作起來，尤其是不應該使他的夫人對他失望。蘊藏在心底的層層暗雲就又漸

漸消散了，頭腦也光明和希望滿火焰，他又滿懷興奮地吻他的夫人說明了他的抱負，他絕不能老坐着這樣冷板凳，一直就是這樣沒有大成就，有苦悶，而刻毒的影射着那些「新貴」們，他自信無論憑資格憑本領，他都可以比得過那些「新貴」們。然而，他的夫人聽到這裏只是很淡漠的笑了笑，雖然那談話依舊是柔媚的，可是很有點散漫的意思，他有點受不了，彷彿懷裏受着一層侮辱似的，深深地損毀着他的自尊心，他的臉色忽然變了，熱刺刺地發燙。

畢竟他們是多年的夫妻，他很難深澈地瞭解他這位夫人，他從爸爸的縣長爸爸學來了很深的事故，他在社會學校裏讀書，便體會出這現代都市生活的真偽，鋼骨水泥的建築呵，電氣化的裝飾呵，最時新的陳設，最摩登的服飾，使人迷眩。都市之夜呵，她覺得一個人活着就是為了這些事物的存在。沒有它們的存在，人活得就沒有意思了。她對於丈夫是相當的忠實，可是她必須討還她應得的代價，她那位縣長爸爸還留給她的「三從四德」，却被她輕輕地丟棄了。

黃耀祖很知道在這次空前大變動中，他的夫人是受着意外的委屈了。雖然他是出於時勢使然，他自己究竟不能辭其咎，而那些「新貴」們不是一個榜樣麼？

他為什麼竟連原來的生活水準都維持不了？他想到這裏，又是納悶，又是說不出的忌恨。

窗外掀起了一陣北風，勁厲地呼嘯着。他依然在來回的踱着，忽地一陣彈笑，腦子有點痠痛，隨即又倒在沙發上坐下了，讓手在茶几上拿過那本裝束的會文正公家書來。

「耀祖，你看我這衣料怎樣？可是你明天無論如何得給人家錢呀！」

他的夫人扭着柔軟的腰肢走過來了，是剛從街市回來的，似乎還不住地喘着氣。

雖然刮了一夜的北風，第二天依然現出了淨藍的晴空。黃羅也很早就起來了，這是他的生活習慣，他的夫人却睡得很甜，他想到地盥洗以後，就跑到書房裏把要帶的文件裝到皮包裏，準備帶到機關裏去用，女人也隨手端了一杯綠茶，他從茶几的煙筒裏抽出一支煙點着，用力地吸一口，樓梯始鳴茶，兩個大的孩子已經起來了，吵着要吃點心。女用人在廚房裏忙着手準備早餐，忽地兩個孩子不知爲什麼哭叫起來，乳娘恐怕驚醒了女主人，嬌羞的說好幾聲地哄着，勸解着。

「不要吵醒了媽媽，那要學乖些，哥哥大些就該讓着弟弟一點，你看誰家少爺愛你們呵……」

然而沒有用，這兩位小弟兄更執拗地爭吵着，哭叫着，誰也不讓誰，乳娘感到窘迫了。在平日黃羅對於孩子們的吵鬧從不過問的，此時他卻感到異常的厭惡，因爲他近幾天的心情沒有片刻能靜下去，他正想着今天要做的要去找的人，孩子們的哭叫聲攪亂了他的思緒，他走到書房門口發着聲向外面叫着：

「媽媽，快把他們帶出去玩！」

黃羅認真地回到原來的位子上坐了，他用力地吸着煙，他努力地在腦子裏搜索着那剛發生的事和人。擺在他眼前的事是年關將近，舊債無法清還，新的開支又急，然而他無論怎樣必得維持信用，維持原來的生活水準，他不能失去了信用，更不能失去了體面，尤其是不能失去了夫人對他的期望。因之，他不願在夫人面前露出半點窘態，他要表示一切有辦法，他敢向夫人對他保證那些「新貨」們。然而眼前的確是橫着一道難關，一道無法逃避的難關，他的力量早已感到枯竭了，不得不想出些什麼新的辦法，他有一個腦筋變成又是同他在這裏經商，他曾經在有些事情上帶過他的忙，而且這位親戚將來他其他的地方正多着呢，他想

向他貸三五百塊錢也不成問題，只要他這一方面能強硬開頭。

雖然這是一條走得通的路，黃羅由於又惱怒不安起來了，他覺得跟商人打交道是沒有便宜可佔的，萬一張開嘴頭到拒絕，對於他的體面是大大有損的，忽然他又感到以他現在的地位沒有什麼值得對方可以借重的，他的自信心忽地縮減到極微極微的地步，他彷彿是完全失望了。

他很快的用過了早餐，正好準備出去，他的夫人也起來了，她看見羅羅就要出去，趕忙從臥房裏出來了。

「羅羅，你前天給我的那一百塊錢已經充了，快年下了，我們有什麼也沒有準備……」

夫人的話顯然含有埋怨的意思，他只有迎着笑臉連說：

「有辦法，有辦法，急什麼，我這些天真是忙死了，回頭就由我來辦吧。」

夫人又柔媚地笑了。

「那個用不濟，你只要拿錢來就成，還有我昨天撕的衣料是要重家的，我允許今明兩天給他錢，你今天就跟他結算一下吧。」

「好的，我有辦法。」

他臉部就又把包挾在腋下，生怕夫人還有其他的什麼新的要求提出來，他不敢用眼睛去看她，只用他敏銳的聽覺等候着她種種要出口的話，然而她的話說到這裏意外地打住了，他就很快的走出了大門。他快步的走着，目的地並非他每日必去的辦公地點，而是他那位親戚開張的商店，他目前的只有這條路了，在這年頭，誰沒有週轉不靈的時候呢？朋友有通融之義，何況他們是親戚是同鄉，更何況他會幫過他們多少忙，他的自信力恢復了，他的脚步頓然也有力了，皮鞋聲響亮地在馬路上起落着。

他從空曠的新馬路走進了熱鬧的舊市，市面比平日更要繁榮一些，各行各業，各家商店，舖子裏，都擁擠着來來去去的顧客，黃羅大大膽大

走進了大新商店的門，這向修房裏走去。正在划着算盤的大新老劉仁甫，忽然停住了，黃麗祖的尤願大新商店，豈不儘止一次，然而總算不這之舉。

「請坐，請坐，你老弟怎麼今天肯捨隔到這裏，好極了，我老弟去看看你的，老是抽不出空來。」

劉仁甫像往日一樣的和氣，有禮貌，對於黃麗祖依然待之以上賓，殷勤的招待着。黃麗祖的自信心壯大起來了，他畢竟要比那些商人多些什麼的，他確有值得那些商人崇拜的地方。

「不吝氣，你這幾天要忙些吧？」

「沒有什麼。」

黃麗祖圍爐坐下了，劉仁甫親自斟了一杯茶遞過來，隨即打開一盤爐也來到爐邊陪客，坐下了，黃麗祖剛接過一枝烟點着，一個事從樓樓的牛大孩子，端着幾碟點心過來了，劉仁甫連忙讓着：

「你老弟何必不來，囑，請嘗嘗本店自製的點心吧。」

「仁甫，你這太客氣了。」

黃麗祖只抓了一碟瓜子，他對於這過分的客氣，又覺得不舒服起來，他開始吃瓜子，却不知道怎樣說出他所要說的話，他原來打算很痛快地說說他今天的來意，倒顯得自己真大方一些，如果是請了一個大酒再來點酒，就顯得有點尷尬了。然而一到這裏他又猶豫不決了，劉仁甫却好像遇見了一位久不見面的老朋友一樣，首先是一套不相干的寒暄，接續由這附近開闢到市面的商情，他的談話從沒有今天這樣健旺，光亮亮的頭頂在發亮，精明機警的眼光不時向對方旋轉着，注視着。

「這年頭，生意難做，物價拚命的往上漲，資本小了就沒有大出息，要談到生意難做，什麼生意都能賺錢，這是一句良心話，就怕你沒有資本，做生意就是將本求利，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怕你成本高過稅重，我們總得賺幾個，是不是？」

劉仁甫說到這裏就哈哈大笑了，黃麗祖只跟着點點頭。

「這一年過去了，不講，等到來年開春，我來約二三知己這做一，專門辦立金，藥品以及一切日用品，並希望你老弟也參加一份。」

「我麼？恐怕不大方便，因為我是公幹人員！」

「那有什麼呢？你老弟真太拘謹了，要是你不能出名，那姓出名字不是一樣麼？」

劉仁甫說着又哈哈大笑起來，黃麗祖也跟着笑起來了。一些不相干的話說着說着，黃仁甫的話像連珠砲似的，滔滔不絕，他成天說說着他來年的遠大宏圖，而黃麗祖却有窘迫不愈待的燃眉之急，他聽着這位主人的話早就感到煩膩了：

「只要腳步站得穩，只管幹，沒有什麼，我劉仁甫一不取仇債，二不走私資款，我怕什麼呢？是不走？可是錢我是要贏的。朗情話做生意就爲了求利，可是呢？」

黃麗祖連連點頭，表示贊同他的意見，可是並沒有說話，他看了看手錶，已經是十點一刻了，劉仁甫連忙叫道：

「怎麼，你還想走麼？無論如何要在這裏吃午飯。」

黃麗祖這麼一來，却真的站起來了。

「不成，不成，你老弟是輕易不容易過來的。」

「那用不着了，改天再來。」

「不成，你老弟還是——」

劉仁甫趕緊一把拉黃麗祖不肯鬆，黃麗祖只得又坐下去了。劉仁甫又從煙筒裏抽出一支煙遞過來。

「抽一支，我們正談得來勁，嚶嚶！」

黃麗祖用力抽了一口煙，他想起這機會說明他的來意，成不成就算

了。

「仁甫，我很羨慕你們的事業，可惜我現在的處境已不如往年了。」



「那裏，那裏，你老弟真太——」  
「不，我現在年關近逼，就頗有點過轉不靈」。

「是麼？」劉仁甫彷彿是驚異，又彷彿是關心。

「是的，我今天來想請老兄幫點忙，週轉一點款子」。

「那不成問題」，劉仁甫眉毛略蹙了一蹙，問道：

「要多大數目呢？」

「五百塊錢够了」。

「那還有問題麼，不過你老弟要是早兩天，那是絲毫沒有問題的，不過今天不成，你老弟的事還不就跟我自己的事一樣，你只等兩天，我一定派人送到府上」。

「那就謝謝你了」。

「那裏話，你幫我的忙太多了，這點小事我們怎麼能不勞呢。」

劉仁甫的話是誠懇的，沒有絲毫的推辭。

黃耀祖在大新商店吃過午飯就告辭出來了，他並不立刻回家。到了

他作事的機關裏，跟會計說好說歹，算是私人通融到手一百塊錢，還，

他儘量避過一口氣來，然而這一百塊錢到手，只够還榮豐的新債，那些

舊債依然掛着，只有等待着劉仁甫的援兵，不過他總算通融了他夫人的

要求，把榮豐的新債納清了。

「官人天相，世上沒有過不去的事」。他暗暗地自語着，他不僅這

樣寬慰着自己，而且他相信：「什事都靠機遇，只要有好的機遇，

……」他想到這裏，精神顯然又振奮起來，他的關節大鼻子上閃着紅

光了。

天色已經黑暗下來了，黃耀祖快步的走着，當他走到自家的門前，

兩扇大門已經緊緊的關閉着，可是並沒有上門，他輕輕用手推開進去後

又關起來了。

黃耀祖走進二道門，各個房間裏都閃出明亮的燈光。他環視客房

走進他自己的臥房，却沒有看見夫人和孩子，房裏是死一樣的寂靜無聲

，連兩個用人也不知那裏去了，黃耀祖把皮包照例放在牀頭，又走進

客房依然沒有見到一個人，依然是寂然無聲。

「怎麼耗出去了嗎？」他忿忿的自語着。故意加重着他的脚步声，

他老不高興地發着：「這個家真成個家麼？」他對他的夫人也感到

深深的不滿了，他想他在外面就御作戰一樣奔忙着，戰鬥着，還不是爲

了家麼？他的夫人却不能體會到他的辛勤，他雖然不希望她對他有什麼

實際的幫助但一個女人家也有她自己本分應做的事。譬如料理家務，教

養子女……他開始感覺到他的夫人簡直是一個不守本分的女人了，家務

不理，子女不教，這還不就是不能守本分麼？而且最使他不滿意的，就

是她新近很結識了一些新貴們的眷屬，他想到這裏，更燃起了他的憤

之感，他甚至懷疑到她會有什麼不名譽的事發生，他簡直片刻不能靜

，滿腔忿怒將要發作。

燒鍋的張嫂小心翼翼地端着火爐走進來了，他很發解主人的脾氣，

每次當太太沒有在家時，總會有一次發作的，她暗暗地覺得可笑到這

一個大好人只會背着太太的面發脾氣，等到太太一回來就說什麼都沒有

了。她正低着頭在引火，果然黃耀祖發問了。

「張嫂，你知道太太往那裏去了嗎？」他的聲音是溫和的，絲毫沒

有動怒，雖然臉孔仍舊是那樣的嚴肅着。

「到王公館去了」。

「怎麼又是到王公館去了？」黃耀祖忽又焦躁地叫着。

「是的，王太太派人來接的，王太太因為悶不過，一定帶太太去跟

她打牌解悶」。

張嫂說到這裏看了看主人的臉色，她料到他將要臉色俱厲的動起

怒來，痛快地板作一下，但今天却有點例外，黃耀祖雖然又非常溫和的

問道：

「全都去了嗎？」

「是的，太太領着兩位少爺，奶媽抱着小姐一起去的。」

黃耀祖連連點頭，沒有說話，他那時火熱的目光緊盯着張嫂的面龐，張嫂雪白臉皮上雖然起了一陣緋紅，卻沒有迴避，只是會意的微笑了一下，跟着就微有意挑動的，頻頻轉動着圓潤的眼波，全屋是死一樣的沉寂着，黃耀祖就在做梦，他的體溫激增，渾身都熱燙燙的，他完全失了常態，他覺得張嫂滿身洋溢着青春的健康，風靡……

「這屋裏沒有人吧？」黃耀祖強硬得通紅，聲音顯然也有點發抖。

「我確知道不是這屋裏的人罷？」張嫂說着竟撲嗤笑出聲了，黃耀祖的臉更紅得厲害，他又極力設法鎮定，掩飾，裝着後半時一樣，也許是他的這套觀念在作祟，要不就是他另有顧慮，使他這時又猶豫起來，對方像感到失望的快快而去，走出門時，却又回過頭來誘惑地一笑，黃耀祖狂可的狂跳起來，追到門前顫聲的說：

「你回來吧！」

「你這個人真好玩呢。」對方說着又咯咯地笑了，連頭也不掉轉的走去了。

黃耀祖真的像作了一個惡夢，沮喪的騎隊在沙發上。

驕驕一響，他們的前門被推開了，他清清楚楚地聽到他夫人的一聲尖叫：

「好冷呀！」

她拖着瘦小的女孩在睡袍裏鑽出來，又交給奶媽抱着了，兩個大孩子也從另一個睡袍裏鑽出來，歡喜的喧嚷着，黃太太從皮包裏拿出幾張鈔票交給一個轎夫說：

「你們先歇了，這，拿去買食糧吧！」

黃太太打發走了王公爺的轎夫，就帶着孩子們走進來了，黃耀祖正在用力的擦臉，彷彿有很難重的心事，他的夫人卻沒有注意到。一直

走進了臥房，黃耀祖的犯罪心理被觸動了，他的心怦怦地跳着，臉又腫的刺刺的像火燒的一樣紅起來。

「耀祖，你早就回來了麼？」黃太太在臥房裏問着。

「也纔到家呀，他急壞的着着。」

「張嫂的賬結清了吧？」

「嗯，他點頭。」

黃太太洗過臉也出來了，就在面對着壁面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了。

「王太太真不錯，耀祖，她竟她可以幫幫你的忙。」

「什麼？她可以幫我的忙，得了吧？」黃耀祖固執地搖着頭，頗不以爲然，而且他似感受到一種侮辱似的立起身來，進臥室裏去了，他做著夫人對於他的固執同樣感到不滿，她爲了要使丈夫轉轉她的意見，不得不婉詞勸解，她知道他有時固執起來却真像牛一樣。

「耀祖，人家話沒有說完，你就跑了，你聽我講完好麼？」

她說她也跟着走進臥房了，嬌憨的顯怪道：

「你看你，真有點像小孩子似的。」

「你快說吧？」黃耀祖笑了。

「耀祖，你太老實了，你看有很多不如你的人，都抖起來了，他們什麼都不及你。」

「是麼？你也這樣感覺？」黃耀祖苦笑了一笑。

「現在，年關逼近，我知道你有些兜不轉，所以我不穩不查各面縮減，這種日子我是從來沒有過慣的。」

黃耀祖連忙插嘴道：

「不用說了，我有辦法，我再過兩天就有五百塊的進項。」

「那有什麼用，那不還是臨時的，你總說有辦法，有辦法，我們要

有一個永久的辦法才是呀，王太太說的好，像我們老死在省城裏坐冷板凳

裏，再過十年，八年，還是沒有辦法，耀祖，還是設法謀一個好辦法吧

吧。

黃耀祖連忙搖頭說：

「不成，不成，這年頭官還老人幹的？第一，你得帶軍事，第二怎麼會有完縣縣關到你頭上的？到淪陷區當縣長太危險，不是敵人！就是……」

「王太太，你確有把握幫我們的忙，她說的是好缺，自然不會是淪陷區或什麼區了，隨，我們就託王太太替你進行一下吧，反正不成就沒有關係，這就是騎着驢子投馬呵！」

「哪」，黃耀祖沒有表示，他的夫人却認爲他是默認了。她開始預計着怎樣展開她的工作，她覺得這個時機太有利了，更趁着漸漸年，將有許多有利的機會可以使她開展她的工作。她興奮的表示着，黃耀祖第一步該怎麼的吃住王太太，她還說着，第二步怎樣藉着她新結識的那些新貴們，要他從旁吹噓，她覺得她與比富貴的丈夫有辦法多了，她感覺非常做慢起來，她對於丈夫的快活，煩悶，因執早，不滿的，現在她簡直地看不起他了，於是她覺得以她這樣的品說才華配了這樣的一個丈夫，真是大大的委屈了。

平，他們都沒有句話，各人都在沉思着，黃耀祖却做了一串子的夢。淪陷區縣長的危險性，深感棘手，各種複雜關係，難以應付的地方環境，他覺得那是絕對幹不了的，把希希市的主太太和那些妖法的女性，連他的夫人也在內，組成了一個毒蛇陣，向各處兩翼蔓延着氣息，另一個誘惑的健康的肉體，那白嫩的花皮色，明媚的眼淚，誘惑的微笑……他迷惘了，忽地劉仁甫那精明透頂的油漆面譜又吸住了他，他的那漸漸漸漸地來了，他想起目前那難關，兩日後劉仁甫的投兵趕不到或走了折扣，他不是還有別的路子？舊債無法拖延，新的開支驟漲，他想到這裏腦子就又有點漲痛了。

他的夫人忽地想起了一樁重大事情走到他跟前問道：

「隨，你說的那五百塊錢，明天可能先取一百來呢？」

「那怎麼能呢？」

「那糟透了」。

「你有什麼急用嗎？」

「自然那，事既然由我來進行，我總得用幾個錢的，譬如過年大家那準備送禮的，我們不送成什麼禮面？何況你又……」

黃耀祖只是點頭，沒有表示什麼意見，然而在他心裏又好像有一顆小的炸彈炸開了。

他夫人跟緊追上一句：

「隨，你明天無論如何先弄二百之二百還不知够不够呢？」

「哪」，黃耀祖含糊地應着。

跨過了今天之夜裏，除夕只有三天了，黃耀祖煩燥的又開始撥動着他的心裏的算盤珠子。

「張，快些預備吧」，黃太太少聲的喊叫着。

黃耀祖的思緒被紛擾了，他合着眼企圖把思緒再整理一下。然而那誘惑的健康的肉體，那明眼的眼淚，白嫩的花皮色，誘惑的微笑，使他野獸似的狂跳起來。他夫人驚愕的尖叫了一聲：

「你瘋了嗎？」

完

### 文壇點滴

▲葉聖陶先生才編一編文雜誌，由清遠圖書館發行，創刊號

關於一月底出版云

▲老舍近寫一歌劇，預計今春可以完成。

▲王仲廉近在成都開明書店擔任編輯，近作有關於太平洋長詩一首，將在本刊發表。

▲謝東平主編之北報尚有停刊說。（但希望此項消息不確）

▲青年作家王曼洛近爲華北書局編一綜合刊物，並擬於最近出版文藝專號云。



# 母親的心

奧格涅夫著  
楊德標譯

這件事是發生在去年，一個冬天的早晨，  
遞來了一封信以後。

「她這陌生得很」，克拉夫森說拆開了信封  
讀，母親顯得很驚異。

「敬愛的伊麗莎，彼得洛夫，」女兒朗聲  
地讀着，「你的兒子愛國的志士史杜加洛夫。米  
哈依爾。伊凡諾維奇得到偉大的任命，保守神聖  
的邊境防線，他已接受了這個任命……」

母親的心跳動得安靜了些。

「……是一個優秀的學生」，女兒繼續讀  
着：「史杜加洛夫已教習了戰鬥的技術和戰時的  
紀律，他將成爲一個健全的軍隊指揮官，我熱情  
地鼓勵你，把他養成了一個祖國的熱愛者，在事  
業的表冊上，我還希望有他今後的成績，上  
……」

感激和對於兒子的歡喜的心情一同發展開來  
，母親輕聲地喃喃着：

「我親生的米哈依爾！」

一個平凡的冬天變成了史杜加洛夫家庭的記  
念日，晚上坐在燈下向遠處的地方寫信。

「你寫！兒女，」母親說：「寫給他，我親  
……」

愛的指揮官，若年的我得到了你的來信，心裏感  
到無限的快樂。」

「鐵匠史杜加洛夫。伊凡諾維奇這活潑的話，  
他的如何以自己的兒子自誇呢！」

「他們三個在我這兒，都像選擇來的一樣，  
和好地相處，而且都是黨的青年團員，除了大兒  
子以外，我還給國家的軍隊準備好兩個兒子，彼  
得在秋天可以應徵了，而夫拉奇米爾二年以後也  
可以應徵了。」

那時候夜已經很深了，所有的人都睡着了，  
而母親還坐在窗口坐着，雪的山頂在月光下發出  
耀人的銀色光輝，雲片兒在上面慢慢地移動，母  
親呢，她在想……：「孩子生下來好像並十分明白  
，夫拉奇米爾在第九班讀書，是一個滑翔機手，  
又獲得了摩托腳踏車手的證書，說起來——很够  
用的了。彼得是一個運動員，他已成年了，這已  
算是功業成功，並且也有了相當地位。

但說起來加倍的扶助他們呢！只有政府和黨  
家的記律，她想起，當她送米哈依爾到軍隊裏去  
離別時擁抱着母親狂吻的一刹那。

……從這個可憐的晚上起，經過了一年半  
……」

的時間，母親守着自己的諾言，他把第二個兒子  
送到軍隊裏去服役了，他被派到南部工作在黑海  
的沿岸。第三個兒子夫拉奇米爾則進入空軍學校  
，她和兒子們都離別了，家裏頓時顯得清閑起來  
，什麼掉心的事都減少了，日子變得長地，在  
她得到孩子的消息以前，她沒有過過快樂的  
日子。

這個日子她無論何時都是忘不了的——保衛  
祖國戰爭的第一天。

「我到前線去！」母親堅決地對女兒說。  
「你年紀大了，媽媽！」女兒肯定地答復：  
「難道我們年輕的人還不够嗎？你到那兒去能幹  
什麼呢？」

「隨便什麼，看護傷兵，煮調菜蒸湯，洗衣  
服，隨便什麼都行。」

她把她的手指兒擰到眉上，但到門檻前她又  
站住了……五十四年了，那裏就是他的前線，她  
動得那麼厲害，那麼熱烈地，好久好久動不住  
……」

晚上，當人們都睡覺的時候，她人實地地  
……

……

……

來了，她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對那些卑鄙的敵人表示她心中的忿怒和憎恨。

克拉克琪急急忙忙地在衣箱裡翻出了一會，後來她在鏡子前面整理頭髮，穿好衣服就向外裏出去了。

「你到那兒去？」母親驚異地問。

天已經很晚了，晚上的寒氣從開着的窗子透進來。

「我嗎？到軍事委員會去！」女兒憤張地回答。

「幹什麼？」

「媽媽！」女兒的聲音聽得有些斷斷續續了。  
「媽……媽！我是女黨員，我年紀輕……我當看護去。」

母女倆面對面地站着，好久好久沒有話說，她們的思想和感覺，遠遠地走到了祖國的西部，那裏在一團團子彈的聲音震雷一般地怒吼着，天空中昇起了紅星的旗幟。

日子向戰爭中過去，母親替士兵縫衣服，爲的是也強對前線有些幫助，她以母親的溫暖的心供給到簡單而不顯赫的工作上，她做了好些細衣和襪子，當她知道了預防建築的重要，就儘她可能的購買債券，當房東太太們決定動募金屬品的時候，她也和她們一塊兒走遍了醫院和住宅，穿過了草原和曠地，而回家以後便把自己的銅像具全都擺在一邊。

「整個，那邊還有用哩！」她堅決地說。

八月已走進了臨院，菓木園中的蘋果樹的枝頭上結滿了果實，沉重地倒下來快碰到地面，早晨在市場上成熟的西瓜和甜瓜像山樣地堆積着，有些地方的楊樹已發黃了，山風緊纏着飄落的樹葉向溝渠中散去。

有一次母親知道了切莫根姑的鐵路工人的太太們收買了很多的羊毛，並且把他打成了品質優良的手套和襪子送到前方去，於是她問鄰居們建議照切莫根姑女人們的方法去做。

對前線和自己孩子們的關心，母親一分鐘也忘不了。

上士米哈依爾。史杜加洛夫在信裏告訴他母親沒有接到弟弟的信。

「我上了一個報告」他在信裏寫着：「請求調我到前方去，也許他們能答允我的請求。」

下士彼得。史杜加洛夫叫自己家裏儘妙大的力量來幫助軍隊這是有見地的，「就是要使希特拉的走狗們不能加害於我們的工作。」

「我所服務的部隊」，他信上說：「正不斷地把希特拉的空军從空中打下來，沒有一顆子彈不在那敵人的飛機旁飛過，我們對祖國所執行的義務很頑強。」

空军軍官學校學員夫拉奇米爾史杜加洛夫告訴他自己畢業的成績，當他完成了第一次單獨飛行時候起有一天寫了一封非常興奮的信給他的母親：

「媽媽，我已準備去轟炸敵人了，因爲我已經學會了這技術。」

幾天以前，母親一邊剪剪第二十二次的士兵的襪衣，一邊在聽着無線電。院子裏一個人也沒有，突然在播音器中傳出了他兒子的名字，母親出神地傾聽着播音機中的昨天的無線電情報局的報告。

……史杜加洛夫下士過到了德軍的坦克軍隊，並克那旋同志的第二槍就把領隊的坦克車的瞭望塔打倒了，而史杜加洛夫的動作更快，他帶了二輛坦克車離開了隊伍，他們一個緊跟着一個，而其餘的砲城都對準德國的飛機發射，法西斯軍損失了三輛坦克車和兩架轟炸機以後便停止攻擊而退却了，後來俄羅也夫砲兵隊的兵士重又打落了三架敵機……

「彼得！這是你——母親自言自語地」帶了兩輛坦克車開出了隊伍。」

克拉克琪亞不相信她母親所告訴她的情報局的報告。

「那會有突如其來的事，這不是彼得，」女兒懷疑地說：「在部隊裏叫史杜加洛夫的難道很少的嗎？」

但是這沒有使母親失去了她的自信心。

「也許不是彼得——她鎮靜地說：「反正他們都是我的兒子，都接近着母親的心靈！」

（譯自一九四一年八月三十日高加索真理報）

# 論 形 象

姚雪垠

生物學家以解剖為研究的基礎，經濟學家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本質是從商品著手，哲學家在認識論探討上從感覺開始，同樣的，我們在研究文學反映時必須把「形象」作為分析的基本對象。

形象是事物的具體反映，是現實狀態的動靜摹寫。一個任何細小的事物，輕微的動作，通過作家腦髓的選擇和組織，生動而具體的描繪出來，便是形象。一部作品，或一個寫得成功的人物，是形象的有機的組織或線和，或稱做大的形象。在反映現實的過程中，作家的頭腦並不是被動的，不是一個機械的反映工具，像鏡子一樣。它是按照着自己的尺度選擇着，組織着，工作得十分積極。所以我們認為形象是創造的，而創造形象是繁雜的精神勞動過程。現實反映到作家的頭腦里，並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成為形象。它是在作家的頭腦里逐漸的深刻，豐富和生動起來，變做了一個新的形象，然後再選擇和組織恰當的言詞把牠表現出來。腦筋中的形象的內容比寫出來的形象往往要豐富得多，但也有時候是在寫出的過程中才完成了它的豐富性，不過它們本質的差異不在此點；差異是在於前者還不够固定，沒有壓縮和淨化，而後者才是形象的完成形式。從原來的現實客體到描寫出來的藝術形象，是形象發展的完全過程，包含着對現實客體的感性認識——「認識的形象」——「寫定的形象」三個階段，兩次否定。第一階段可稱為客體的認識時期，第二個是形象孕育時期，第三個是形象的返回時期，每一個時期經過過去，形象的內容就愈深，愈豐富，因之而生動。但是表現這三個階段的現實，或者形象創造的過程非常迅速，「認識的形象」和「寫定的形象」也可能

把無色，無臭，沒有形體的感性活動，和各種各樣的抽象概念，用暗示的手法具體的表現出來，這是人類思維活動的進一步發展，形象創造的高級形式。人類感覺認識的進程，是由具體的事物進到抽象的概念；人類反映現實的能力，也同樣是循着這一條道路發展。用「楊柳依依」暗示春天，用「雨霖霖霖」暗示冬天，這種將抽象的概念改變成具體的形象，並不是容易的，必須到人類的高度能力和表現能力發展到相當程度以後，才能實現。而且這種能力的獲得並不是純粹思維活動的結果，主要是由於積累了無數次的生活體驗，才能够把握到春天和冬天的主要特徵，從任何民族的文藝的發展歷史來看，心理描寫總是遠遠的落後於實物描寫。「詩經」上有很好的敘事詩，很精細的人物描寫，每達到寫心時便非常簡單，非常幼稚。甚至我們追溯文字起源，也是先有代表實物的文字，而後有代表抽象概念的文字，正如小孩子的學語說話一樣。原始人或野蠻人要記下一件事情，報告一個消息，或轉送一封簡書，他們的工具是繪畫（也有用結繩的），這原因就是繪畫接近於實物的直接表現，我們現在教小孩子明瞭數目的概念，是利用我們的指頭叫他們看；在有的野蠻人，他們的數目字也就是畫的指頭。而且，據說我們數學上所用的一「洋碼字」，就是從指頭式的象形文字變化出來的，至於中國和埃及的古代象形文字，和繪畫更有着一個淵源，在甲骨文，中，一個「馬」字有許多種大同小異的寫法，其原因不過是由於下面兩點矛盾：第一是內容與形式的矛盾，那一方面想使線條簡單，一方面又欲表現出馬的真實形狀；第二是抽象概念與具體實在的矛盾，即一方面想表現出馬的真實形狀，一方面這概念又常被所接觸的實在的馬形所混雜。從這一點看來，我們可以想象到：人們能以用文字描寫

表現出來，悲哀，憂鬱，希望……等極複雜，極微妙的心理活動，是要經過多麼悠長的創造過程！幸而人類的歷史是逐步向上發展的，感覺和認識是有發展的，所以在現在我們要把極十件本質或特徵，並用形象化的手法表現出來，就變得相當的容易了。

表現實的方法和認識的發展是相適應的，備並不是絕對一致的。認識是直接跟隨着生活實踐，是主體和客體接觸後在腦髓中引起的運動過程；而如何表現則是另一個實踐過程，它不僅受認識的條件所規定，而且又表現的技術工具的條件所限制。所以，人類的表現能力，是或多或少地落在認識能力的後邊。從社會意識的發展的歷史來說，人類在生活實踐中過了不知若干萬年，後才創造了語言，有語言之後思維才能迅速發展，再後才創造了文字，最後才有文字的表现藝術。但個人都能夠感覺並認識客觀事物或現象，却不是個個人都能用文字表現，正因為表現現實是另一個實踐過程，它和感覺認識是密切關聯的，而不能絕對一致的。由於它是一個特殊的精神勞動過程，所以它的發展當然要落在認識之後，這也就是說明了爲什麼哲學上的「認識論」已經成了相當完備的科學，接近了絕對真理，而文藝上的一「方法論」還沒有得到這個階級，我們現在還必須跟着哲學的發展成果來從事新的（科學的）文藝理論的建設。

文藝創造的源泉是作家的生活經驗；體驗就是實踐過程；而實踐是一串無盡複雜的，豐富的感覺與思維的交織與累積，特別是以感覺爲其基礎。感覺，它本身就是實踐。感覺是創造形象的基本動力，也是形象產生的唯一源泉。所以，感覺單純的人，認識膚淺的人和生疏經驗貧乏的人，他們都不能成爲文藝作家。但感覺和認識的能力是可以變改與發展的，生疏的經驗是可以豐富的，而且他們的發展是互相關聯和互相影響的。所以，任何人現在文藝創作上獲得成功，他必須充實生活，努力學習，提高自己的感覺，認識與表現能力！

形象雖然是現實的具體反映，但形象與現實是統一的而非同一的。

因爲形式與內容是統一的，所以形象才具有真實性和感人的力量，才喚起讀者的經驗的復活（回憶，共鳴）。因爲不是同一的，所以在任何小說中的人物都不是真實的人物，甚至一朵花，一棵草，也都經過作家的改造過程，滲透着作家的個人精神。特別是一個內容較複雜的，具有典型意味的人物形象，會同真實離得更遠。它是關於許多真實人物的研究結果，是許多真實人物的概括和綜合，却不是某一個真實人物的機械照像。作家決不是一具死的照像機，而是有着感情和理智，和豐富的想像力的活人。正因爲文藝形象不是一定要反映某一個真實人物，所以它所反映的現實性比真實還要深刻和普遍。如今在認識論上人們還只把握到相對真理，沒有發現絕對真理，所以客觀存在和認識是統一而非同一。但既然到人們發現了絕對真理，客觀存在與認識變成了同一以後，形象和現實仍然是不會同一的，這就是因爲形象成立是從現實出發的藝術的創造過程，而不是從現實出發的哲學的思維運動。不過由於認識的進步，我們反映現實的能力將跟着進步，我們創造的形象的內容將比較更複雜，更深刻，更有着典型的意義了。

個別的形象只是文藝的細胞，而不是文藝。一篇文藝作品是形象的有機構成體。它必須是綜合了許多多的個別形象，才能够反映出文藝的主題和內容，也就是透過一系列有組織的個別形象反映出一件社會現象的本質，並暗示出它發展的必然前途。作家創造任何單純的形象都是主動的，積極的，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將他的思想，感情，個性，氣質，論述進所創造的形象裏邊。在組織形象時，作家也是同樣主動和積極。所以，作家的任務不僅是用形象反映現實，而是要改造現實和創造現實。所以，任何文藝作品的主題和內容都是同作家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不可割裂的，而任何文藝作品的內容都是同它的形式統一的。更深刻一點說：第一，作家是借他創造的形象去跟讀者在感情與理智上繫起來；第二，個別形象是在作品的寫作過程中創造出來的，而作品是在個別形象的創造中完成起來的。在這裏，就意味着個別與全體間的統一關係。



# 我們怎樣打破目前文藝界的苦悶

葉鼎洛

現在我們可以從抗戰以來這幾年的觀感上，知道許多文藝者都爲抗戰而工作，從這工作裏就產生了一抗戰文藝。但同樣在這一完成抗戰文藝的目標之下，從各個文藝者工作的態度上，我們又可以歸納出三種趨向：第一種是認真地從技術上着手研究，用怎樣的形式來表現抗戰的內容。第二種是從抗戰的情緒出發而自由採用本來的技術。第三種是遵照目前流行的抗戰文藝的風尚，而以爲出發而從事模倣。這三種趨向的出發點不同，但在這一時代整個文藝形勢的趨向上是彼此相關，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種共同的形式，被許多鑑賞者歸與了一種批評的口實，這就是文藝上的公式主義，文藝上的抗戰八股。

我們又可以把許多鑑賞者歸納成三個部類，一種是政治當局各部門的領導者，都希望在這種形式裏更須強調宣傳國家，民族，黨義，和固有道德觀念的主題。一種是社會上的中心人物即一般知識分子，常常感到這種形式裏的內容不够深刻，不够複雜。一種是大多數的所謂買家，對於這種形式感到新奇，但事實上很少餘裕去追尋這種形式裏的內容。這三種鑑賞者也就是批評者，同樣感到所謂「抗戰文藝」就是「這麼一回事」，這就是所謂文藝上的抗戰八股。

文藝工作者對於自身的作品上的反省，也常常顯事例去陷在一種單調的內容和固定的形式裏面，和許多鑑賞者一樣對於文藝感到了例行故尋的尊重，因此在目前的文藝界已經墮入了苦悶之淵，這不及抗戰初期那麼活躍，那麼富於創造的精神了。

文藝者大多數因此感到苦悶，鑑賞者也因此感到了厭倦，但我們覺

得文藝者應該作更進一步的努力，目前的苦悶就是我們研究的題目，由研究而得新的方法，藉此跳過這苦悶之關，走入更新更美的路程。

我們當然已經承認——也應該承認，歷史上某一時期文藝上的形式，雖一半由於人的創造，但一半是由於客觀環境決定的。我們中國過去歷史上的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以及韻學上的南宗，北派，鈞勒，沒骨，音樂上的黃鐘，大呂，中呂，清商，他如西洋歷史上文藝上的各種作派，都不是從天而降，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大致都因爲歷史的推進，一度因一時期社會環境而使文藝上創出了一種格式，復因另一時期的督促，在已成格式中裝入新的內容，更因一時期的督促由原有格式化爲另一格式，更因一時期社會環境，復在這種格式中裝入更新的內容，如是循環前進，纔成一部文藝的歷史，文藝史原是整個歷史的支流，文藝史之推移，受着整個國，族，世界史的支配，也就因爲歷代文藝者受着整個國，族，世界史的支配的原故。

文化順着人力與自然力二者而推移，近代因科學的精神，推移得很快，我們中國近代因受外患的刺戟，推進得更快，從清末民初到現在，其中的變化，進步，實在抵得「一腳行千里」，文藝上的變遷和進步，其速度也抵得整個文藝史上的變遷和進步。七七事變對於我們是空前未有的慘劫，是外患的壓力到了極點，我們的苦悶也到了極點，決然是由苦悶之淵躍入光明之域，文藝自然也隨着革命的目的，政府的國策，由悲劇變爲的主題，產生了「新共同的形式」，所以離開文藝本身看起來，這刻期的八股形式正是文藝形式的統一。文藝形式的統一正表現出文藝



界思想之統一，文藝界思想之統一正表現出全國政治思想上之統一，也正是國內整個社會心理的反映。文化之一的文藝既是國家，社會的上層建築，形式的統一正表現出這一時期中國整個國家，民族，社會的統一和團結，對於國家，民族，社會的前途，實在是極好現象。文藝界和作家對於種種形式由倦怠而造成的文藝界的苦悶，其原因在鑑賞者那方面不過是因爲不能忘記過去由種種庸庸俗俗的形式黨乘而來的記憶；在文藝方面是未修更進一步，以這努力造成的形式，來表現更深刻更複雜的內容罷了。

所以我們文藝界應該有透這一點，作更進一步的努力，就可以打破繁雜的苦悶，而且也必須以更大的努力，打破這苦悶，纔獲得這個文藝上的新動向的真正的成功。

在和我我們又覺得必須將文藝上的所謂「形式」和「內容」加以一種較適當的解釋。普通討論到文藝，爲講解便利起見，大都將形式和內容分開，但其實，這形式和內容並不能截然分開，可以說形式是內容的外形，內容是形式的內涵，形式和內容原是渾然一物，不可割分，如果欲據「形式」和「內容」兩個觀念將文藝作品分割了看，就會引起「形式主義」和「內容主義」的爭執，歷來文藝上的爭執，大至就因爲拘於形式或拘於內容的原故。

所謂「抗戰文藝」和「國防文藝」等一類起先原是一口口號，以爲實就爲目標而努力。才造成了文藝上的新型，又經大眾的同意，名之曰「抗戰文藝」，這文藝上的新型乃佔了這時期文藝界的主流，但我們在編劇型業已指板等時感到苦悶，其原因並不是這新型刻板牙味，是大家業已停留在這新型上，未曾更進一步抉擇這新型，使他更健全，更龐大。我們應該認清這新型確是文藝上的新動向的雛形，不厭這雛形的狹窄，更進一步使之長成，健全，將來這種新型所收的效果是可以遠勝於歷來種種文藝作派的。假使我們認爲這苦悶的來源是因爲形式的固定，而

形式的固定是因爲主題的固定，就無異是以爲要打破這苦悶必須要打破這個形式和發生這種形式的土壤；這種土壤，確是一個自由思想者的想法，我們相信，歷來文藝界的人，較之一般人的思想是屬於自由思想的一方面的，因此也更好行動和思想上的自由。但是愈動又愈相信，對愛好自由思想的人，必定會陷於極端主義，虛無主義，將政府思想裏面，他的生活和思想，也必多如不羈之馬，縱橫所歸，而落到生命空虛之苦惱，復設法以文藝來充實其生命，也就終於以文藝麻醉其生命之便之暫時悅樂，從這種出發點產生的文藝，縱使是興盡淪都，意味深長，但對於國，族，社會和人類，實少貢獻，只是破壞的而不是建設的，只是摧殘的，而不是指示的。我們既已覺悟，在內憂外患如今日之中國，自由思想是不足以破壞統一和團結的，即以世界而論，自由思想的之時代也已過去，所謂自由思想的時代，是宗教思想破壞以後的時代之時代了。我們中國的自由思想時代是春秋戰國時代。自由思想之流弊，乃至人心惶惑，中原逐鹿；後來秦漢以儒家的思想被視爲正宗，就已到了以政治爲主以科學爲用的時代。雖然政治上的作法和今日不同，科學也並不是屬於實驗的（所謂致知格物），但終於形成東方一大強國。文化以此爲根據，中華民族乃得綿延至今，歷經異族侵略而仍顯然存

在，現在能以積弱之國，抗戰幾年而使倭寇待降降，這是這種永運運用於國，族，社會，世界，的傳統思想的力量。滿清未末，中國捲入世界激流，歐風東漸，思想澈底解放，只是對滿清專制革命的一種反動，也可以說是國人務得強國的表现。但自由思想，沿襲歐風，文藝界也步式歐風，錯綜的現象，表面上五花八門，稱一時之盛，但對於國家民族很少幫助，對社會也缺少功能。一部分人雖有一國防文藝「一民族文藝」的呼籲，也僅見照理論，作品很少。換觀以來，文藝具淺薄底和放流配合，造成了一時的齷齪，縱使弄幾出文藝對國家民族的力量也文

雖然感覺到不能離開革命，但也不能不把這在這種新型的  
 新動向，向前邁進。……  
 再從中國歷史上看來，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以及其他各種  
 體式，都是以這型式為主，變化它的內容，產生了無數的作品。在各  
 時代發揮了它應有的功能。現在我們既然希望我們的國家日益強盛，  
 開發近代列強之林，而再推行我們的三民主義於世界，文藝者也應該加  
 倍的努力，以這新型為基礎，再活用這新型的形式，表現更豐富更複雜  
 的內容，內容愈豐富愈複雜，就可以掩蓋住形式的痕跡，現在使我們感  
 到形式之類似的原故，實在是因為內容太單純，小說都成了直線的，戲

劇都成了平面的，詩歌都成了口號的，繪畫都成了帖式的，在作者觀  
 者兩者方面，自然都相互地感到倦怠而陷入停滯的苦悶狀態了。  
 過去的時代不會再回來了。色情的，幽默的，反革命的作品，不會  
 得到這一時期人的同情了。文藝者要想復以名士的作風，絕對違背自  
 由之天地，度其無所為而為的文藝生活，也不可能也不合理了。一求  
 如逝水行舟，不進則退，文藝上的創造也是如此，停留就是後退，苦  
 悶却是前進的先聲，我們文藝者應該以這新型式當做文藝上新動向的初  
 步成績，以這型式為規範，把握住這正確的動向，向前邁進，就可以產  
 生精純燦爛的作品了。

### 孫陽光

### 我願做一顆炸彈

我本是塊純真的鐵礦，  
 山的深處，  
 天的遠方，  
 那便是我生長的地方。  
 誰人就該告訴我  
 我的理想與希望，  
 誰人就該告訴我  
 我該有了什麼，  
 去和那該什麼家當的家當。

從前  
 雖然我沒有見過天和太陽，  
 但小小的心靈裏，  
 却燃燒過熾烈的希望。  
 希望的火爐，  
 吐出燦爛的光芒！  
 我說不出那時的快樂，  
 只記得像有個美麗的黑甲虫，  
 從心底輕輕爬過，  
 啊！  
 我心底深處飄着微笑！

我一直期待到如今，  
 到如今，我才見到天光；  
 我感觸，  
 真個時代沒有辜負我的期望。  
 周遭儘是炎風雨，  
 暴風雨要跑來了吃人的豺狼！

我不猶豫，  
 也不悲傷，  
 只微笑地  
 把歷史交給我，  
 從容地担在肩上！

啊！不錯，  
 剛才的興奮  
 差點把我委說的話遺忘：  
 不是告訴你嗎？  
 我真是塊純真的鐵礦，  
 誰就在這裏了，  
 雖然我的理想高貴，  
 但本身脆弱，  
 又怎能過過  
 那暴風雨的瘋狂！

啊！問題解決了  
 從此我將堅強：  
 慶幸大時代的洪流，  
 把我帶到這個地方——  
 這座現代化的兵工廠！  
 鑄！鑄！  
 鑄石變成鑄鐵，  
 碎鐵鑄成鋼。  
 主義，領袖——  
 火藥製造心扉！  
 我願做顆性的炸彈，  
 去為偉大的勝利歡唱！

# 寫給青年作家的信

## 論描寫

想起來，也實在太晚了。這幾天我好像是國文老師，出了許多題目限定自己在一定的時間內交卷。即使是一個富有文學天才的人，在這種場合裏也不會寫出好文章來的，何況我是個這要畫家的人。

手已經寫痛了，眼睛也花了，胃痛又開始發作起來，但我還在繼續地寫，因為沒有達到一天寫八千字的目的，我是不肯休息的。

朋友，你總想不到山上是這麼可憐的，連那很好的小動物，都則則以舉出幾個描寫人物

描寫風範的例子說。

我若不信這水滸，三誌志，紅樓夢的人一定不少，那麼用不著我多說，他們一定知道那幾部書的作者，是怎樣地處理書中的題材，描寫每個人物的個性。水滸傳裏的武松打虎，潘金蓮殺弟，這些活形活現，使你驚訝，使你憤怒，使你痛快。你的整個的心完全被作者的筆吸引住了，有時你陪林黛玉流淚，你對鳳姐的尖刻，也嫉妬寶玉的強過。你疑難走進了大觀園，她自己倒並不覺得什麼，而你已替她運腸子都哭痛了。讀了三國志，雖不痛恨曹操，佩服孔明，稱贊關公，一個作家的偉大，就是在他寫出來的文章能

黃河月刊 列

二卷十期

够使人看了拍案叫絕，如醉如癡，時而大笑，時而痛哭，時而摩拳擦掌，時而搖頭細想；時而蓋答答地合上書來低頭細想。（後者是少女們看戀愛小說時的常態）無論是革命小說也好，偵探小說也好，愛情小說也好，總之要描寫得有聲有色，惟妙惟肖，才能感動讀者，撥動讀者的心絃，使他和書中的人物起着共鳴作用。朋友，請你盡量地運用你最高的智慧，純熟的技巧，把讀者們的喜怒哀樂都掌握在你的筆尖底下，你可以有力量使他們哭，使他們笑，使他們叫，使他們跳，你該是多麼高興呵，當你的作品達到成功的時候。

描寫，有直接描寫和間接描寫兩種，寫一個少女的面孔如何生得美麗，身段如何窈窕，這是直接描寫。寫一個男子如何鍾落於那個少女像詩經上說的一顧轉盼，傾城來之，只要有了這八個個單的字就可知道那位是怎樣漂亮溫柔，這是間接的描寫。

我彷彿記得，在一死靈現一上面，果戈里描寫一個頂着黃的地主非常刻薄，大體是說：一陣風從外面吹來，送來了幾片碎布，那地主連忙蹲下腰把牠拾起來。還有他地說地主的桌子上是照例不擦的，因為伊起那些灰塵來還可做肥料。在一個靜靜的頓河一變，有一段是描寫戰爭的也非常有趣。

葛利高里害怕戰爭，害怕殺人，他的朋友格

巴到是一個很勇敢而且很會使用刀槍的人物，他

一殺人是更有勇氣的……你不要這樣想，那樣的。你是哥薩克，你的事業，就是不要開槍。在戰爭中殺人，是神聖的事業，你每殺死一個人，上帝就會減輕你一件罪過，也就像殺死一條毒蛇一樣。沒有必要的時候，不要殺死一條牲口——牛啦，或者別於什麼。但這是應當消滅的，因為他比……人……無恥，遺毒於世界，像毒菌一樣活著。

在我們的抗戰小說裏面所描寫的人物，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很少有人能夠將一個初次上火綫的新兵心理描寫出來，無疑義的，一定也有不少像葛利高里一樣害怕殺人的人，也有不少像格巴爾斯基一樣抗戰的意氣，而把日本兵或做毒蛇，每一種種地放殺的，的確，我們需要告訴那些迷信菩薩，不敢殺人的壯丁，告訴他們日本兵是無情無義，是人類中的渣滓，我們應該殺滅他的。在描寫人物的時候，最主要的就是描寫他的心理，他的思想和性格，我記得在初中的時候，讀過奧爾森一部長篇小說——人心，描寫一個生得異常美麗的貴族女人，她生來有一種顯赫的性格，和使人一見傾心的媚態，所有冷巴黎的文學家，詩人，畫家，雕刻家，教授，工程師，以及那些達官貴人，都愛慕她，不愛她的姿色迷戀她的

九三七八

# 寫給青年作家的信

## 論描寫

想起來，也實在沒有辦法了。這幾天我好像是國文老師，出了許多題目，假定自己在一一定的時間內交卷。即便是一個富有文學天才的人，在這種場合裏也不會寫出好文章來的，何況我是個這麼普通的人。

手已經寫痛了，眼睛也花了，胃痛又開始發作起來，但我還在繼續地寫，因為沒有達到一天寫八千字的目的，我是不肯休息的。

朋友，你一定想不到山上海是這麼可憐的，連那末或者水滸都借不到，我後悔沒有帶幾本好的小說來，否則可以舉出幾個描寫人物

描寫風吹的例子說一說。我杜撰着這水滸，三聯志，紅樓夢的人一定不少，那麼用不着我多說，他們一定知道那幾部書的作者，怎麼樣地處理書中的題材，描寫每個人物的個性。水滸傳裏的武松打虎，潘金蓮說弟

描寫物活現，使你驚訝，使你憤怒，使你痛快。你的整個的心完全被你的筆吸引住了，有時你陪陪林黛玉流淚，你對歐風姐的尖刻，也嫉妬賈玉的詭遇。你走進走了大觀園，她自己倒並不覺得什麼，而你已替他運腸子都笑痛了。讀了三國志，雖不痛恨曹操，佩服孔明，稱贊關公，一個作家的偉大，就是在他寫出來的文章能

够使人看了拍案叫絕，如醉如癡，時而大笑，時而痛哭，時而磨拳擦掌，時而揮淚，時而落淚，時而合上書來低頭細想。（後者是少女們看戀愛小說時的常態）無論是革命小說也好，偵探小說也好，愛情小說也好，總之要描寫得有聲有色，惟妙惟肖，才能感動讀者，撥動讀者的心弦，使他和書中的人物起着共鳴作用。朋友，請你盡量地運用你最高的智慧，純熟的技巧，把讀者們的喜怒哀樂都掌握在你的筆尖底下，你可以有力量使他們笑，使他們哭，使他們叫，使他們跳，你該是多麼高興呵，當你的作品達到成功的時候。

描寫，有直接描寫和間接描寫兩種。寫一個少女的面孔如何生得美麗，身段如何窈窕，這是直接描寫。寫一個男子如何鍾情於那個少女像詩經上說的一個轉反轉，廣寒來之一，只要有這這八個簡單的字就可知道那位是怎樣漂亮溫柔，這是間接的描寫。

我彷彿記得，在一死靈魂一上面。果戈里描寫一個頂着黃的地中非常刻薄，大意是說：一陣陣風從外面吹來，送來了幾片碎布，那地主連忙低下腰把牠拾起來。還有他地守的桌子上是那例不捺的，因為穆穆那些灰塵來還可做肥料。在一靜靜的頓河一裏，有一段是描寫戰爭的也非常有趣。

萬利高里害怕戰爭，害怕殺人，他的朋友格

巴頓是一個很勇敢而且很會使用刀槍的人物，他教導萬利高里道：

「殺人是要有勇氣的……你不要還這樣想，那樣想的。你是哥薩克，你的事業，就是不要開就砍。在戰爭中殺人，是神聖的事業，你每殺死一個人，上帝就會減輕你一件罪過，也就備殺一條毒蛇一樣。沒有必要的時候，不要殺死一條牲口——牛啦，或者別的什麼。但這是應當消滅的，因為他……人……無恥，遺毒於世界的，像毒菌一樣活活着。」

在我們抗戰小說裏面所描寫的人物，幾乎是千篇一律的，很少有人能夠將一個初次上火線的新兵心理描寫出來，無疑義的，一定也有不少像萬利高里一樣害怕殺人的人，也有不少像格巴爾一樣痛快殺敵的，的確，我們需要告訴那些迷信菩薩，不敢殺人的壯丁，告訴他們日本軍閥是那麼的兇手，我們應該消滅他的。

在描寫人物的時候，最主要的是描寫他的心理，他的思想和性格，我記得在初中的時候，讀過莫泊桑一部長篇小說——人心，描寫一個生得非常美麗的貴族女人，她生來有一種嚴肅的性格，和使人一見傾心的形態，所有全巴黎的文學家，詩人，畫家，彫刻家，教授，工程師，以及那些達官貴人，欣賞本家後有不被她的姿色迷惑。

神魂顛倒的，於是誰都把她當做夢中仙子那麼麼多愛慕她，無論是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人買那最上等最貴的東西贈送她，以博她的歡心。但當他們向這位愛神求婚的時候，却意外地遭受到拒絕了。有一位敢對面而說實話於愛情的青年，也是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一個，他寫信給她，告訴她別人是愛她的美貌，愛她的肉體，他卻只深深愛著她的靈魂，這位小姐對於這樣熱烈的愛情，她是那倒不看的，她把這顆青年獻給她的赤心踐踏在塵埃與泥濘下，但是後來她的年齡一天一天老了，色也衰了，於是往日追求她的那一羣人，又去追求別的美麗的年輕少女去了，一門前冷落車馬稀，怎不使她感到悲傷。

她病得極厲害，也沒有人去理她，這時她竟於烈烈那報過去會熱愛過她的青年來，於是她怕的了一個雷聲，希望他趕快來看她的病，並告訴她青年她是如何迫切地期待着他的安慰。後來到這青年早已對她絕望了，自然沒有聽從她的話去看她，最後，她是這樣孤獨地躺在病榻上就了結了一生，一直到臨死時才知道。

一人難敵醫藥愛情，不應被羨慕虛榮。一莫泊桑的小說實在寫得太好了，細膩，深刻，諷刺，是他的特點，他把那些愛虛榮的女人和玩弄男人的男人寫得一針見血，痛快淋漓！他把那些書中人物的心整個地解剖在讀者之前，我想如果那部書能譯成一個女人看到，世界上不知要減少多少貪官污吏，他的最有名的短篇小說一項

線，一也是針對着女人為虛榮所誤，丈夫負妻子所累而寫的，當他初學寫小說的時候，他的老師佛羅貝爾曾懇求他修改七次，他很感謝老師這種嚴格的教育，他雖然有卓越的才力，仍然努力苦學，終於成了一位名世聞名的作家。

幸克賽的一石炭王和一屋場，也是以描寫深刻著稱的，小仲馬的一茶花女，托馬斯泰的一復仇，高爾基的一母親，那一本不是因為描寫的技巧高明，所以才獲得這許多讚賞，各有各的性情，你讀了總應把他們寫的多麼真實，多麼淋漓。西遊記裏的齊天大聖——孫悟空，會驅逐感過我幼稚的心曠，我也很佩服成孫悟空，拔下一根毫毛來，就可變成七十二種不同的樣子，一個個斗可以走十萬八千里。其實世界上那裏真有個什麼梁山泊孫悟空呢？不過是小說家描寫得活形活現，使讀者了解某種社會的生活和故事而已。

描寫風貌和社會環境，人物的外表性格比較容易，描寫人物心理的變化就難了，初學寫作的人，最好先從描寫自己的心理下手，其次再以家裏的人或最親近的親友做對象去多練習。

有些人老是喜歡把天寫成霹靂的或者橫海水一般的句子，這是因為他自己不肯觀察天的變化，而只把別人寫過的重抄一遍。有些小說裏人物

的個性太一般化了，隨便放在張三李四的身上都行，這就是描寫失敗的地方。又有些人在每一句

對話的下面接上一大堆的形容詞——描寫他體態的姿態——使讀者看了不勝其煩，在我最近出版的梅子姑娘裏面，我覺得描寫毛知事的性格是比較使我滿意的，但我的三哥還嫌我後一段寫的稍為有點過火，他說全書中要算一雙子一寫的

最好最成功，老實說，這是我有天晚上隨便寫的。一個東西，自己並不知道你的好處在那裏，可是一個作者若是時時刻刻需要讀者的批評與指教的。一篇小說的好壞，全看描寫的技巧是否高明。寫得太多了，越描越壞，寫得太少了，又描不夠。常常我們聽到人家批評一篇小說有什麼「過火」！「肉麻」一類的句子，可知小說應該描寫得入情入理，使讀者相信真有這回事，真有這個人才不算失敗。

在矛盾先生的子夜裏，描寫一個鄉下老頭兒初次來到上海，在馬路上聞到那些從摩登女郎身上發出來的各種香氣就當時暈倒了，我覺得這未免形容過甚，有點不近人情，如果寫老頭兒聞到香氣，刺鼻鼻孔，突然打起噴嚏來，倒倒是有可能的，而且讀者看到這裏一定會覺得非常有趣的。有人說矛盾的子夜寫得很好，但我覺得他的代表作還是戀愛三部曲——追求，動搖，虹。他描寫小資產階級的心理，是非常成功的。

因為裏面的人物，有許多是作者的朋友，（如胡萍若，胡蘭時，胡意之等）所以寫來特別親切。至於夜夜的材料，他間接得少於一位在上海金融界服務的親戚，自然免不了有些隱隱。巴金的小說寫

你這這般文青年的歡迎？因為他寫的多半是些  
國家庭崩潰，少年喪了頭，小姐交與一類的心  
愛故事，以及社會如何黑暗，如何使青年消極次  
心等等，這些正是一般意志不堅定的青年喜歡看  
的小說，巴金在寫作技巧上我是佩服他的，但  
他那種不抵抗的消極思想，（或者抵抗終於免不  
了「滅亡」的思想）我是始終不贊成的。蓋這地  
無青年在現社會裏所受到的刺激與苦痛，以引  
起青年的同情與激憤，這是很好的題材，但在思  
想上並沒有指出青年一條正確的路，他們正如  
書中的主人公一樣，在崎嶇的泥濘裏面走向滅亡，  
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有人說，巴金因為受了某  
種政治思想的影响，所以不容許他愛他的人生觀  
，但我希望這是不正確的觀察，也許在抗戰期間  
，巴金先生早已轉變成一副思想激憤的勇士了。

關於描寫的話，已經談了不少了，但我這談  
不修，時間快過十一點，有一條很大的蛇在我房  
子的欄杆上捉老鼠吃，牠的每一個動作，都會使  
我不知不覺地丟下筆來，滿屋亂跑，我的思潮被  
驚斷了好幾次，想我不能再繼續了，朋友，  
你們

「最高法院」

今天我想和你們談一談關於修改自己的文章  
和批評自己的文章：

會經有許多青年朋友給我寫信說：「我自己  
寫不出作品裏面究竟有什麼毛病，請你替我修改

吧。」我每每覺得這麼做，因為了太忙，實在抽  
不出功夫來一一修改，他們裏面有些會原諒我，  
但罵我的人，也絕不寬恕吧？

這是個普遍的現象，誰也愛惜他自己的作品  
，猶如母親愛她的兒女一般。一羣由心血結晶的  
作品，自然希望原諒發表，祇在許多讀者之前，  
最低限度也希望自己永遠保存和留一個紀念，但  
是，朋友，假如說你的作品寫了很多很多的時候  
，你一定不滿意牠們，不珍視牠們，有時你還覺  
得一些舊稿不好的作品還在抽屜裏，更你討厭，  
有如某些疾病與痛苦發在火爐裏，便和什成灰  
塵，我會常常說許多自己的作品，不但不能得可  
惜，而且覺得痛苦油快，因為下次走路時又可以  
少一件行李了。

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毛病究竟在那裏，有些自負的  
朋友，還以為他的作品根本沒有毛病，已經到了  
十全十美的地步，所以當編輯寄給某個編輯的時候  
就肯定他的說：「請你在最末處發表」，其實一當  
局者迷，旁觀者清，你認為最得意的作品，也  
許別人看了覺得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屠格涅夫  
在這一方面，他是主張自我批評的，他把自己當  
作作品的最高法院，他說：

「思想是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是你自己的最高  
法院，你比任何人要更加嚴格地批評你自己的  
作品，你喜歡這作品嗎？你，肯求到藝術家？你  
喜歡嗎？那末，就讓那一羣人責備你吧。」

年青的書友，你們如果我的找不出自己作  
裏面的缺點，那是因為你們太愛惜自己的思想  
和筆墨，如果我們用嚴格的眼光去批評，無論那  
部偉大的作品，都多少帶出一些毛病來，每個作家  
誰也不敢說：「我的作品是成功的！」甚至連「  
好」字都不敢說。

屠格涅夫主張自己要嚴格地批評自己的作品  
，果戈里比這更覺得徹底，當他讀一種新寫成的  
戲曲給他的小友蘇奧夫斯基聽的時候，恰恰是在  
午餐之後，這位朋友便照例在房間裏吃晚飯一會  
，可是他並沒有看蘇奧夫斯基這種情形，于是一面  
聽蘇奧夫斯基又唱，一面漸漸地聽他太吵，當他醒  
來的時候，果戈里對他說：「我實話告訴你，我底著  
作加以批評，你底夢就是給我的山好的批評了。」

立刻，果戈里就第一束稿子寫起正在寫戲  
的火爐裏，蘇奧夫斯基自然急於地聽過，覺得因  
為他的確確，而發覺一部作品，第一件很對不起  
朋友的事，而果戈里對不在乎，他以為一定是  
自己的作品很壞，所以聽的人才打聽，其實這  
是很寬恕了那稿稿子的。

在給蘇奧夫斯基的信中，果戈里也熱烈地要求  
給他以最嚴格的批評，他說：「對我，總該比  
對別的什麼人說得更多，當需要指出我的缺點。」

「請把你的意見告訴我，儘量把那些缺點都  
說出來。」

果戈里不但希望他的著作能反對他的人，連在  
許，而且也喜歡讀他的著作能反對他的人。這在  
普通一般作家都是辦不到的。在屠格涅夫為什

麼

麼

麼

麼

麼

麼

麼

「我要讀給伊萬西黎米奇讀的時候，他說：『我對他讀我底著作，也專是因為他不喜歡抽和扣着對他的偏見的原故，我讀給你或者另一個無論我寫出什麼稱讚的人，於我有什麼好處嗎？』」

果戈里是這樣虛心以接受朋友甚至敵人的批評，殘酷地毀滅自己的作品，在他的病中，花費五年心血產生的「死魂靈」的第二部，是在他死前兩個星期寫成的，他的朋友別傑傑在自傳裏寫道：「沒有什麼比那部力加抄進火爐去的手稿更貴的火爐照亮了。」

果戈里對於寫作的認真和細心修改，我相信沒有一個作家能及得他。現在且不談他抄抄下的一段關於他修改文字的話在這裏：

「過一個月，過兩個月，有時候也許還要久些，你再拿出你所寫的東西來讀一遍吧：你會發覺有很多不對的，很多多餘的，和很多沒有達到目的地方，你在空白上做一些訂正和註解，重新打開那個筆記簿吧，（註：這裏的筆記簿，即指文庫的草稿而言）當下次讀稿的時候，仍然要在空白上加上新的註解，到那裏沒有地方寫了，便修補遠一點的頁邊來，當全部都寫成這樣的情形時候，你便親手來把這些文字寫在另一個單張薄紙上，這單張紙給你看到新詞光輝。剪裁，補充，和潤色的洗練……」

據果戈里的意見，一部作品應該照這樣地改了以後又讀消，讀消以後又修改，一直到八次以後才可以拿去付印，他比托爾斯泰七次修改「戰爭與和平」的精神來，還要偉大得多。

朋友，你有這樣的耐心嗎？願意把自己的作品修改了八次之後才投稿嗎？

過去我也犯着一個重大的錯誤，常常寫完一篇文章之後，連看也不看，就那麼寄給雜誌的主編，後來文章發表了，我再仔細看一遍，覺得有許多不妥的地方，最可笑的，常常上一句的末了，一字是了，而下一句也是了，有時有些不必要的形容字也加上去了，「但是」「於是」「不過」所以「這些副詞，常常很容易重複地應用，後來當了編輯，知道很仔細地修改別人的文章，這才覺悟到，首先應該修改自己的文章。」

拜爾，誰也知道他是個有名的詩人，青年時代曾寫過不少充滿痛快的抒情詩，但當他年老時，就寫到「粗製濫造的東西」。

朋友，請你們不要太過分愛惜自己的作品，寫完之後應該自己先來一個嚴格的自我批判，經過幾次的修改，再給朋友批評或寄給某編輯先生去發表，我並不贊成你們像果戈里一樣，把幾許多年心血所寫成的作品投進火爐，也不贊成那種用紙包了又包心護極極畏生怕別人看到的辦法。

文章，儘可多多練習寫，但不一定寫了就不非發表，可，我佩服白薇女士有這麼大的忍耐力，寫了一篇箱子的稿件沒有機會發表，也從不灰心，仍然不斷地寫。從前有一位歐洲作家叫做惠爾柯克司的在他那部著作時，曾把一篇文章寄給十九位編輯，他那種堅忍不拔，再接再厲的精神，是多麼令人欽佩呵！

「這裏，我這奉一個日本女作家蘇美英子的例子，過去她曾和我有幾很好的友誼，但是自從抗戰開始之後，她成了我的敵人，成了我們中國民族共同的敵人，她因受日本軍閥的收買，寫些喪心病狂的謠言，非的報告日本軍閥在日本的各大雜誌上發表，他是第一個隨着日本軍閥侵入漢口的戰地記者，她藏在的人格和思想，我們儘可反對她，鄙視她，但她在沒有做軍閥爪牙以前，有一段苦奮鬥的生活，仍然可以為我們文學界的朋友們所欽佩的。」

她出身於最窮困的家庭，當過侍女，也賣過淫，在東京過着女流氓的生活，她經年累月，常常用軍票寫些東西，自己步行送到報館裏去，幾乎每次都是這樣，等她慢慢地回到家時，而那些被退回的稿件，已經擺在障子門外等候她，這事雖然使她傷心，但她一點也不灰心，更不懼怕那些編輯，只恨自己的文章寫不好，於是拆開稿件一篇又一篇地細細修改，從頭至尾地另抄一篇，結果又被退了回來，有一天，她忽然想起她的可憐的身世和經歷，寫成一部自傳式的「放浪記」抄到朝日新聞去，不料這篇文章，很快便登載出來，而且不久又出了書，後來又拍成電影，從此她成了日本有名的女作家，書店老闆供給她大量的稿費赴美英美等國遊歷，這是她苦鬥的成功。

寫的不多了，朋友，希望你們當一個自己作品的法官，在寫完以後毫不客氣地給以嚴格的批評，細心的修改，千萬記着，不要太愛惜自己的作品，也不要討厭自己的作品，應該像一個母親撫養孩子一樣，好好地使他生長，使他體壯，不要溺愛他，也不要虐待他。

「這裏，我這奉一個日本女作家蘇美英子的例子，過去她曾和我有幾很好的友誼，但是自從抗戰開始之後，她成了我的敵人，成了我們中國民族共同的敵人，她因受日本軍閥的收買，寫些喪心病狂的謠言，非的報告日本軍閥在日本的各大雜誌上發表，他是第一個隨着日本軍閥侵入漢口的戰地記者，她藏在的人格和思想，我們儘可反對她，鄙視她，但她在沒有做軍閥爪牙以前，有一段苦奮鬥的生活，仍然可以為我們文學界的朋友們所欽佩的。」



# 梅子姑娘

(續)

冷波

## 第二幕

相距第一幕約半個月的一個早晨，仍在沙市鬧安旅館的大廳裏。

幕時：綉枝子正由自己的房裏套崗本出來，她身上還在穿着睡衣，頭也沒梳，臉也沒洗，腳下穿了一雙拖鞋，似乎是剛起床的樣子。崗本在繫着自己的皮帶。

綉 (誘惑地) 這一回你該滿意了。

崗本 (得意的笑着) 可是委曲了你一夜。

這還說得上什麼委曲麼？誰叫我是一個日本女人呢！誰也可以說是我們女人對於你們高貴皇室所應盡的義務的義務吧！

崗本 (生氣地) 你對於我是絲毫也沒有感情啦！

不放那麼說，也許是有些感情罷！

崗本 (揮着鬍鬚的臉蛋兒) 你這小病，始終是在纏我。

綉 好了，好了，崗本先生假如我要纏索你，昨天夜裏無論如何我也不會留你在這兒住了。

崗本 那是因為你沒有辦法。

綉 得了便宜賣乖乖，還有你這麼狠心肝的！

崗本 (多情地) 好了好了，綉枝子，祇要你

能愛我，就是爲了你而死，我亦願意。

別那麼給我灌米湯吧，我的崗本先生，

省着點歇兒還是把腳運到沙場上去，好給

我們多估點盤，你說不對麼？

可是別忘了，我隨便到什麼地方，我

都是在愛你。

綉 謝謝，我接受你的感情。你快回房去睡

吧。

綉 那要麼……

我這洗臉，換衣服。

綉 那要麼，弄個鐘點以後我還要來。

爲什麼？

崗本 你這道，我是一分鐘也離不開你！

好，祇要你有功夫，那請你更。

綉 (氣憤地) 真是個混帳的混帳。(她一

氣坐在大沙發上)

綉 (氣憤地) 真是個混帳的混帳。(她一

氣坐在大沙發上)

中條 這裏是……

綉 這裏有一位梅子姑娘住在這兒麼？

不錯，可惜你來的太早了，她還沒起床

呢。

中條 (向週圍望了一下) 唔。

你貴姓是……

中條 (急從懷中取出一張名片) 這裏有張名

片，請你轉交給她。

中條 (一面揮着名片，一面端詳着人，對

方她露出價格，早已打動她的心坎了) 中

條先生，高那……

中條 空氣都震動了。

中條 (故意地放開自己的派派，

！我們的將軍，我們的空中英雄！你請坐

來，敬動地) 請喝茶。

中條 (穩重地) 謝謝。

中條 假如你在這裏覺得不舒服的話，你可以

請到我的屋子裏。

中條

中條

中條





梅子 很活潑，不是！

中條 他活潑的有點過份，所以我倒覺得有點討厭。

梅子 (無言地) 嘿。

中條 對不起，在姑娘的面前來批評你的朋友，實在太失禮。

梅子 我倒沒有介意，請你不要太客氣吧，你剛才說：「松平先生請幾天：怎麼樣？」

中條 讓我們在這兒看守的人告訴我：他找過我好幾次，可是因為我出公差卻沒見到他，等快回來的時候，我看見他給我留下的一封信，是約我到這兒來的。

梅子 那麼他為什麼沒有跟你一道來？

中條 所以呀，我也很奇怪：他信上還說昨天要來，今天一早一同來沙市見你。

梅子 他在荆州？

中條 是的，離這兒只有十三英里，坐上摩托車，十來分鐘就到了。

梅子 那麼他去了沒有？

中條 沒有。所以我頗奇怪，他向來是不肯失約的！(和聲) 他也沒到你那兒來！

梅子 沒有，差不多有兩三天沒來了，你也沒到他的家上去找他？

中條 找過了，可是他們乾脆地回答我說：他不來。

梅子 也許他一會兒會到這兒來的，要不然他就是到你那兒去了。

賈 河 月 刊

中條 但願是這樣。梅子 難道你是擔心，怕他遇到什麼意外的事嗎？

中條 也許。不過我祇是懷疑他為什麼不到我那兒來！

梅子 你放心吧，我想是不會有什麼事情的。怎麼樣？你們這裏的生活還好吧？

中條 (自暴自棄地) 沒有什麼，馬馬虎虎地過一天算一天罷！

梅子 (好似有點失望地用奇異的眼光看着她) 過一天算一天？

中條 有什麼辦法呢？祇好這樣地讓輪下去。(網枝子換好了衣服由自己的房裏走了出來)

梅子 (愕然地立在門口) 中條先生。

中條 (對梅子) 哦，我因為還有點事，咱們改一天再見面。

梅子 (兩隻眼睛好似有些戀戀不捨，可是又不便於勉強，用眼睛了一下網枝子) 好。(中條由外門下)

網 (吃味地) 梅子，恭喜你呀！找到了！

梅子 一位很漂亮的人，還是一個空軍駕駛員呢！一見傾心，哈哈！

網 網枝子，不要吃醋吧，明天他如果再來，我一定離開這個房間，把全部的時間讓給你和他談情話。

梅子 得了，我沒那麼好的運氣，還是我來成全。

二 卷 十 期

你們的好事蹟。

(橫瀨由外門上)

橫瀨 (一眼看到了梅子) 梅子，梅子，這一回可讓我碰上你了，這些天來你總像故意避我似的，祇要我一來，不是有客，就是生病，再不然就是不在家，怎麼樣？現在你屋裏有客嗎？

梅子 沒有。可惜我唱起來，房子裏還沒收拾得，實在不敢招待。

橫瀨 你看，你看，又是敷衍。

梅子 那兒的話，你想一個妓女敢反對於我們為國運爭的可敬的軍數相麼？

橫瀨 狗屁，狗屁，軍軍又算得什麼呢！祇有狗，狗，狗，是我們軍軍的靈魂哪！

梅子 有了這隻靈魂而高的頭銜了！網枝子，你以為怎樣？

橫瀨 我麼？祇是覺得我們軍軍的偉大，無論那一方面都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就連說話的嘴都比普通的人高幾的多哪！哈哈！

梅子 小嘴兒，難受你來挖苦人！

橫瀨 他這話，她這話，終於被他抓住了！

梅子 (一聲) 見了梅子！梅子呢？梅子呢？

橫瀨 早回到自己房裏去了，我看你還是留

九 三 三

趕你的靈魂去罷。

橫瀾 (走上樓梯喊) 梅子姑娘，梅子姑娘。

(上面沒有回應，轉身氣憤地) 他媽的，不用神氣，恐怕馬上就會給你蒜頭色看看。

(走過去把橫瀾拉了回來) 好了，好了，別生氣了！幹麼來一團苦惱不痛快，來一回弄個不痛快呢！到這兒來都是尋开心的，你又何必自找苦吃呢？

橫瀾 她以為跟松本打得一片火熱，別人就可以一擰不管啦！哼！告訴你！松本讓我們把他關起來了！

橫瀾 你說什麼？

橫瀾 我說松本讓我們把他關起來啦！

橫瀾 爲什麼？

橫瀾 簡單得很，反戰！

橫瀾 反戰！松本反戰！

橫瀾 你還不知道他當個好東西麼？他破壞我們帝國的大陸政策。

橫瀾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橫瀾 事情發現的倒是很早，可是昨天才把他關起來。

橫瀾 前天對我說的，是不是就是這回事？

橫瀾 也許你是忘了罷？

橫瀾 哼！我信查他好久了。

橫瀾 那麼關起來又怎麼辦呢？

橫瀾 怎麼辦？轉則這就回國定策，重開……

橫瀾 喂，你別說啦。

橫瀾 難道你對於這種壞蛋還留情麼，告訴你；最近這種事情多得很，所以大家都要注意，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國民，我們就應該爲大日本帝國而生，爲大日本帝國而死！

橫瀾 橫瀾先生，你真是個標準的舉軍。

橫瀾 別恭維，別恭維，你這種灌米湯的方法我受不了。

橫瀾 難道我說的不對麼？

橫瀾 小油嘴兒！(稍停) 喂，我說是不是可以給我想想辦法？

橫瀾 什麼事啊？

橫瀾 (雅爲情地笑着) 梅子。

橫瀾 哎喲！梅子會把你迷成這個樣子！你剛才的威風又上哪兒去了。

橫瀾 我還是跟你說老實話。

橫瀾 誰也沒跟你尋開心哪！

橫瀾 假如你真不幫我的忙，你以爲我就沒有辦法對她麼？

橫瀾 跟對付松本一樣，是不景！

橫瀾 你以爲我對付松本是爲了吃播麼？

橫瀾 喂，也許。

橫瀾 隨你怎麼想罷，可是我問良心是爲了我們帝國也是爲了我們皇軍除了一害。

橫瀾 (端本與松井由外門入)

松井 (對端本) 假如我今天再找不到一個對象來睡一夜，我就自殺。

橫瀾 喂，端本。

橫瀾 (招呼着) 橫瀾。

橫瀾 (對端本) 話講在前面，我跟梅子是

在閑談，可沒敢吊你的姑娘的膀子。

橫瀾 哈哈！笑話，笑話，大家一塊兒睡睡沒關係，哈哈！

橫瀾 (對端本) 你倒是大方得很哪！

橫瀾 別生氣，梅子，你還是先給松井想想辦法罷，不然，他說要自殺啦。

橫瀾 與我有什麼關係！我不管。

橫瀾 不管也得管，誰叫我們是老朋友呢！

橫瀾 話雖然不錯，可是我封嘴不管，你總把我怎麼樣？

橫瀾 (抓住她的雙手相強地) 你管不管，你管不管！

橫瀾 (痛叫) 嗚嗚嗚嗚，你放開。你放開。

橫瀾 那你要答應我？

橫瀾 我憑什麼答應你，你說實話，難道不怕

橫瀾 怕本吃播麼？

橫瀾 你別支吾，現在我祇問你管不管。

橫瀾 好好，讓我給你指點一條去路。

橫瀾 誰！

橫瀾 祇看你是不是有這種勇氣！

橫瀾 你說是梅子？

橫瀾 我可不敢那麼說，(用眼溜了一下橫瀾) 你要知道，這裏還有一個候補的人哪。

橫瀾 (對橫瀾與松井) 哈哈，那你們不是要

成情敵了麼？

梅井 不敢，不敢。喂，橫瀨，你放心，我絕對不奪你的所愛。

橫瀨 哪裏的話，可惜遇我這部派愛到手。

梅井 (對橫瀨) 那部派不是還有別的辦法？

橫瀨 辦法倒是有，可是看你是不是有這個胆量？

梅井 就要你說出來，我想也沒有什麼大不得了的。

橫瀨 那麼你就去逼逼你們川島支隊長的相知。

梅井 這倒沒有什麼，支隊長又怎樣，他還不是一樣嬉皮玩皮麼，(對梅井) 走走走。

梅井 (過去拉梅井)

梅井 到那兒去？

梅井 我就是笑田子？

梅井 就是她，走走走。

梅井 (對梅井) 你們先等一等，我要給你們看點玩意兒。

梅井 看什麼？

梅井 (拍胸脯) 看看橫瀨的風風。(他氣忿地走向前道)

梅井 (隨手上去) 橫瀨先生，你要做什麼？

梅井 (推她) 你別管。(他跑上樓梯，猛力地敲門) 梅子，梅子！

梅井 (裏面不應)

橫瀨 讀讀先生，你別慌了，她有病。

梅井 有病？她死了我也要把她拖出來陪陪我有病！

梅井 (裏面不應) 梅子，梅子！

梅井 (跑過去敲門) 喂，何必鬧氣呢！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梅井 (拍胸脯) 老爺花錢，他敢不侍候麼！

橫瀨 (拿起個茶杯來丟去) 你竟敢當面來侮辱我！

梅井 (川島由外門上)

梅井 (不自然地) 喂，你們都在這兒。

梅井 (喊口令) 敬禮！

梅井 (大家敬禮)

梅井 崗本，你昨晚有沒有睡好？

梅井 是呀，我昨晚睡得可好了。

梅井 松井呢？

梅井 今天剛回來。

梅井 橫瀨，你怎麼了？

梅井 沒事。

梅井 喂，都回房裏睡吧。

梅井 (橫瀨) 是。

梅井 (他們三人恭敬地行了個禮)

梅井 (鬆散了一下身子走向梅子) 梅子姑娘

梅子 你好！

梅子 謝謝。

梅子 怎麼？好像是有點不高興？

梅子 到門了，川島先生，剛才梅子受了

梅子 了。

梅子 哦？真的麼？那麼讓我來安慰安慰

梅子 是的，你應該安慰安慰她。

梅子 (說着笑走回自己的屋裏去)

梅子

梅子

梅子

梅子

梅子

梅子

梅子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對梅子)是士兵們在這兒胡鬧麼?

沒有。

那我相信我的部下是不敢在外面放膽

的。

是的，那是川島先生管理有方。

(拉起梅子的手，把她拉近自己的坐邊

梅子，你為什麼要長的這樣可愛!

還是川島先生故弄玄虛的恭維。

(吻!她一下手背)你和我不是很愛你麼?

多謝，恐怕我沒有那麼變的資格罷。

那麼我今天晚上就住在你這兒。

不好，因為我不能管你。

你還是什麼意思!

(掀開自己的衣領，裏面露出一點點紅

燙水塗的紅班)你看，假如我留你在這兒住

的話，我不是明明在害你麼?

胡說，我看你那是假的，你明明是不願

意留我在這兒住。

絕對不是，我可以給你醫生發下來的

檢驗證。

去驗證?那也可以弄辦的。

假如你不信，那我也就沒辦法。

(一把將她樓了過來)那麼先讓我來親

親你的小嘴兒。

(正欲吻，梅子躲避，美田子由自己

屋門上)

(嫉妬地)甜得很啊。

美田子，  
是的，為什麼來了不到我的屋裏?  
不知道這哪兒不是方便。  
不要到我的屋裏來。  
(她轉回自己屋裏去了)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梅子

川島

(聳了聳肩表示沒辦法，坐回沙發上)

別在這兒呆着啦!自己躲出來的事情，

還不去安慰人家?

(不動).....

這個人太難爲情了，好像我在勾引你似

的.....

那有什麼關係，就算是我愛上了你，誰

也管不着。

可是這種誤會在我們之間是沒法解釋的

。

那麼就讓她去好了!

別那麼太狠心罷，川島先生，你知道美

田子是最愛你的。

可是我有的時候却嫌她太麻煩。

那麼你不覺得她太傷心麼?

(有點被感化了).....

柔媚地)去，去，快去罷。

(川島默默地走進美田子的屋裏)

(梅子正要上樓，中條由外門上)

梅子姑娘。

(退了回來)中條先生。

(急促地)你知不知道松本——?

怎麼樣?

(悲傷地)他——自殺了!

(警惕地)啊!?

真走出乎人意料以外的事實!

你聽誰說的?  
他親眼看到的?  
是的。  
(哭泣)哦!  
梅子，梅子!

梅子

中條

梅子

中條

梅子

中條

梅子

中條

梅子

中條

梅子

中條

梅子

中條

梅子

中條

梅子

中條

梅子

中條

梅子

中條

梅子

中條

梅子

中條

梅子

他爲什麼?

聽說他死了反復。(痛苦地)他不是該

我相信他昨天要到我那裏去麼?可是在前天

晚上，他被捕了，據說上面得到他

多證據，而且對他的事情調查的也相當久了

，被捕以後，一夜的工夫就一傳東一傳西，

幾次的死去活來，他總也沒有招認一個字。

後來，也許是他受不了那監獄的痛苦，所以

他用褲子將自己吊在牢裏的窗棧上，自縊

死了!

(忍住了哭泣)這消息是怎麼傳出來的

?

中條

人將他懸掛在刑場的尸首從牢裏拖了出來，血

淋淋地灑在集合的隊伍前面，拿他做標本

的教訓大家，他說：一般如有人要學松本

這種壞的行動，便應該得到和松本一樣的結

果!

梅子

(她沒有哭了，因為她的悲哀已超過

了哭泣的限度，她眼裏滿含着淚水，苦笑着

叫着自已的名字)梅子!梅子!還有像你這

樣命苦的人麼!

中條

(他眼裏也湧滿了眼淚，哽咽地)梅子

梅子

日本的社会制度，從我肚子裏奪去了我

的孩子!日本的軍閥，不但奪去了我的父親

奪去了我的母親，奪去了我的祖傳，奪去

了我的懷抱裏奪去了我的愛人!好不容易

到了今天!遇到了你!——哭吧!他又

難道我永遠是孤獨的麼!哦!(她伏在中條

的身上大哭)

梅子!梅子!

# 迎接新的歲月

一九四二年呵！

你是：

東亞侵略的歲月，

歐洲的歲月，

非洲的歲月！

新的歲月！

一九四二年呵！

你呵！

你呵！

在東方，

是大中華民國底三十一年，

是對摧殘人類文明的願言，

日本帝國主義者，

戰爭的第五年！

你呵！

你呵！

你呵！

你呵！

侵略的東方使冠注地毀滅人！

多麼瘋狂！

多麼瘋狂！

我們不以此幾國的情緒，

野獸般的踐踏壓迫的

來迎接你。

我們是以戰鬥的寶鏡，

來擁抱你啊！

太平洋上，

ABC D，

這些民主國家，

把野獸，

緊緊地緊壓地

包圍住吧。

真的！

你呵！

從遙遠遙遠的倫敦，

邱吉爾首相，

打來了贊同的電訊。

一國在同對一敵，

共同奮鬥！(一)

又從海之一角的華盛頓

羅斯福總統也說：

「羣起參加

中國對侵略之抵抗！」(二)

還有：

在西方遭受

野獸般的踐踏壓迫的

荷蘭流亡政府，

也對東方的強盜

宣戰了！

還有：

加那大，

哥斯達黎加，

澳大利亞，

荷印政府……

就是：

尼加拉

古巴

多美尼加

危地馬拉

……

都對侵略集團，

權我之後宣戰了！

軸心國底魔鬼們！

驚慌一團！

在柏林召開罪魁的會議，

妄想把天堂也弄成地獄，

從此劃開了

兩個顯明的營壘：

一個恐懼，

一個威脅！

誰能誰贏，

早已成了定理。

這都是我們抗戰四年來來的鐵錘山

中華民族更偉大了！

放萬了萬丈光輝！

新的歲月呵！

你是：

幽深的歲月，

崇高的歲月，

中國的歲月，

愛好和平民族底人羣的歲月！

我們如何不熱烈地

來歡迎你

這一九四二年呀！

附註(一)節錄三十年十二月九日

自英駐華大使李頓爵士

呈邱吉爾首相電文

委員長書。

(二)節錄三十年十二月九日

日羅斯福總統致

委員長書。

# 賣菜李

(通俗韻文)

# 者 向

房山等戊辰  
賊天排扣取書來

北平寄居西直門  
家道雖貧志不

現面來人到近前  
先說你老到何處

此牙痒笑巧扳臉  
又問北平在那邊

老李倭奴只顧走  
無分賞錢個中

戊辰對寇細細尋  
後難討得有

戊辰堂前看親母  
待老親子不辭

週歲小兒名大庚  
老李進門先叫媽

說話口音不入耳  
那新猛然露牙爪

對面這厮像兇鬼  
怒吼一聲不准跑

二人坐在巨石旁  
灰塵滿面皮鞋壞

原來他是一賊奴  
想返南苑騎大隊

賊天排扣取書來  
賊天排扣取書來

祖孫四口笑哈哈  
青菜田禾變化泥

老李暗中想未了  
拘也一桿小手槍

果然他是一倭賊  
好漢不吃眼前虧

倭寇急個趨路程  
午時走到甘西下

見一莊村隱樹中  
村街景况太淒涼

賊天排扣取書來  
賊天排扣取書來

西直門外鎗聲急  
青菜田禾變化泥

老李低聲叫倒鑿  
盡直兩手無言立

領君領我到南苑  
引到再酬三百元

高樓大廈皆燒燬  
降瓦殘磚地斷裂

路旁死屍橫橫臥  
無數蒼蠅飛又落

賊天排扣取書來  
賊天排扣取書來

失業貧人空自嘆  
斃天以後如何論

老李見錢即自付  
一回領路六百元

誰說倭賊心毒狠  
這樣生意不虧本

可嘆兒童刀下亡  
無情地獄何人造

許多婦女全身光  
日本獸兵猶如

賊天排扣取書來  
賊天排扣取書來

忽然想到計一端  
惟恐高堂受苦楚

領他就可把錢掙  
想到家中太苦楚

不領一槍便喪命  
戊辰不禁食心動

戊辰見狀大傷心  
惟上民族有老少

那有如此野蠻人  
獸獸無言各啼哭

賊天排扣取書來  
賊天排扣取書來

海陔莊莊和商賈  
並重告誡賊匪

一人迎面踉蹌到  
無可奈何引路過

二人走得滿頭汗  
空山鳥語日當空

陣陣花香送微風

賊天排扣取書來  
賊天排扣取書來

口說正賊實水漿  
係怕賊深想亂叫

空山鳥語日當空

陣陣花香送微風

陣陣花香送微風

陣陣花香送微風

賊天排扣取書來  
賊天排扣取書來

戊辰走上西山道  
口說正賊實水漿

空山鳥語日當空

陣陣花香送微風

陣陣花香送微風

陣陣花香送微風

賊天排扣取書來  
賊天排扣取書來

口說正賊實水漿  
係怕賊深想亂叫

空山鳥語日當空

陣陣花香送微風

陣陣花香送微風

陣陣花香送微風

賊天排扣取書來  
賊天排扣取書來

口說正賊實水漿  
係怕賊深想亂叫

空山鳥語日當空

陣陣花香送微風

陣陣花香送微風

陣陣花香送微風

賊天排扣取書來  
賊天排扣取書來

口說正賊實水漿  
係怕賊深想亂叫

空山鳥語日當空

陣陣花香送微風

陣陣花香送微風

陣陣花香送微風

又走一程日落山

盡賊四起如狂馬

暮色沉沉行路遲

戊辰想把荆刺砍

露旁有個西瓜園

地主回家無看守

僕奴賊性又狂發

不管生熟齊擲下

老李一旁暗氣生

吃個西瓜也罷了

抽瓜被累眼皮眼

老李扭心伴虎眠

戊辰不住望青天

血債一箇我親見

我家也有小嬌娃

若被敵人鋼刀割

我家老母六十七

黃發蒼來行強盜

老李忽然大覺悟

本人原是好男兒

雖強甘心種下流

鳥獸齊家咬破天

狂馬倭奴與流計

荆刺萬地盡征衣

沒有鋼刀空齋念

窩舖高搭井台邊

二人在此押身安

跑到園中去栽瓜

不吃只願用足踏

狼心賊子太無情

不該糟塌好收成

僕寇睡眠窩舖上

井台獨坐大愁悵

僕寇賊殘誰世間

從今不信敵宣傳

學步臨臨誦呀呀

我從旁觀不救他

裴家正當年小時

我能袖手不着急

漢奸才領敵人路

引導後節實錯誤

既知做錯應回頭

人人都道打日本

滿天星斗照山坡

想奪寇槍殺倭寇

暗中心手摸磚頭

倭寇忽然連聲噉

有三百元在袋中

南苑一到敵翻臉

左思右想無良計

急盼我軍快到來

一夜未眠天又明

應該往左却往右

不經大道往南苑

一到房山我軍守

不久二人到石橋

海軍總部設林內

老李笑容對寇言

倭奴一見心歡樂

二人走到石橋近

老李急忙道根由

一見情形大不好

戊辰猛然拍前腰

原來日本是國仇

老李心中細掛牽

又怕奇巧反成機

想用磚頭擊寇頭

急忙拋磚擊寇頭

不由老李戒心生

不但財空命也傾

四面鎗聲復震

快來助他一臂力

戊辰引寇再登程

捉寇計謀已在胸

走向房山小路穿

不怕賊騎飛上天

居吳稠密火煙高

無數便衣隱四郊

火煙高處是南苑

得著洋洋走向前

幾個便衣來攔阻

他是倭奴莫認錯

修敵轉向想逃跑

叫聲賊子跑不了

先去搶來敵手鎗

匣內搜出珠寶袋

擒獲倭寇回村莊

我待降敵真義氣

司令長官誇戊辰

中國人應愛中國

老李一旁發恨聲

不讓倭奴家不保

司令則言喜欲狂

留他受訓學偵探

戊辰領命到軍營

兩月滿期成就好

回到北平走到家

賢妻問起借錢事

依然賣茶探敵情

日本兵房火彈庫

游擊隊部在西山

子彈運輸通消息

有天倭寇開出城

老李如飛去報告

抗戰必須抗到底

英雄隨地報國家

無非強是劫行營

村內存囚一大幫

大風風使不懸堂

你真不愧中國人

警務倭奴都被擒

倭奴罪過真無窮

我今立誓要當轟

連稱老李不平常

技術學精赴敵營

學術兩科下苦功

化裝菜販轉回軍

上房間再拘賊徒

花言巧語迷賊心

老李大天繞九城

留神一一記心虛

餘寇都從北平擄

戊辰敵獲極自傷

敵到西山將軍入

敵擊我軍不見疑

何謂受把者賊

請看北平白雲



# 保俶塔

——杭州百憶之六

李朴園

杭州西湖上的兩個塔，現在只有一個了。

在南屏山下的雷峯塔，在我民國十六年到杭州的時候已經倒了。我只在照片上看到雷峯塔倒塌的時候，據說是宋初的建築，一兩千年下來，自然相當的彫敝，而彫敝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因爲大火，所以，塔的周身有些發紅，加上寄生植物的斑斑駁駁，又是短而粗的，說它是西湖一老翁，的確，的確有些相像。

塔的崩頹，據說是這樣的：浙江光復之前，孫傳芳統率江浙的軍艦兩政，他的部隊都是直魯一帶的，杭州人所謂「北佬兒」，這些「北佬兒」，因爲風習不同，教育有限，不免大爲江南人士所不喜，再加革命軍革命黨的一宣傳組織，浙江人心早已欲得之而甘心；孫傳芳說不了封疆軍閥的策頭腦，却很是迷信。

聰明的浙江人，抓住了這一點，就在同中國國民黨的黨軍聯絡好以後，秘密在雷峯塔裏藏了許多火藥，插了藥線；一面放出謠言，說，雷峯塔是西湖的風水所在，當年的白娘姐，就是給法海師傅用這塔給鎖住的，幾時這塔一倒，就像水潑上洪太師放走地獄天崗一樣，一定要出大亂子。這話，給現代的騙人聽到，除付之一笑以外，一定被付來反響；當時給孫傳芳這老粗兒聽到的，

，少不了要大起恐慌。等現在的何都長到了杭州附近，杭州人就如法泡製，塔外的藥線一燃，只聽得轟隆一聲，雷峯塔倒了！孫傳芳聽到了這個消息，加上革命軍已經到了城外，少不得魂飛天外，溜之大吉，於是，杭州光復了！

我聽到這個傳說，姑妄言之。

保俶塔，在葛嶺同石塔兒頭之間的寶石山上；同雷峯塔相反，是一個細長的塔身。身外也有一層淡紅的釉色，頂上的法輪還在，却在法輪旁邊生着一株小樹；就身材說，同雷峯塔對照，真像一個美人，一個很俊杭州女子的美女，而那頂上的法輪同小樹，又很像是一個愛俏的舊式鬪秀，在髮髻所插的髮飾。

這塔，比雷峯的歷史還久，是宋初吳越王錢俶的夫人的功德，有說不是錢夫人，竟是當地的老百姓燒築的。原來，當黃巢作亂的時候，杭州也受到過叛賊荼毒，是唐僖宗時代當地鹽商的錢良美，率領當地的鄉兵平定了黃亂，此後，劉漢安的作亂，黃巢的叛變都由錢公平復，被封爲吳越王，是有功應得的。

唐朝亡了，胡進思廢了朝印王位的，錢俶的哥哥錢弘，錢俶才由晉朝同合州刺史授了吳越王的王位。這位錢吳越王，不但性情寬和，讀書能

詩，而且對於江浙兩省的同胞很有好處。宋太祖的時候，曾經親以所轄的十三州，貢獻給宋太祖，受了宋朝很好的待遇，當過多少宋朝的太師會令中書令。

當錢忠懿公入朝宋開的時候，待了幾年渡國來，老百姓着了慌，以爲宋朝或許要不利於他們的吳越王，因此，自動地建築了錢未一座塔，算是獻給我佛的功德，目的呢？却在要佛保佑還在宋朝的錢公，使他不至于有意外，所以，這個塔的名字叫保俶。這保俶兩個字，杭州人讀起來同寶石差不多，所以也叫寶石塔。

保俶塔因爲山勢的關係，看起來有點向東傾的樣子，再加以西湖上原來需要直立的錢，雷峯塔倒後，有心人那很就心這塔亭亭玉立的美人也希罕她千秋萬世。不要步老翁的後塵——尤其是聽專務務長的林文輝，神經過敏，以爲保俶塔風有傾影之勢，所以在聽專的樓歌裏，有一「寶峯顛倒，保俶傾影」的句子。

恰巧，那時主杭州市政的是法國留學的趙君游，主杭州市政府工程的是法國留學的楊君，聽了聽專的樓歌，看了保俶的形勢，覺得有趕快修理的必要；於是，動工半年之久，先把塔身外層的破磚一塊一塊拆掉，再在塔心外加上一層水牆

「照舊原有的樣子修起來。初時，新裝的美人頗不顧眼，如今時間一久，居然也很好看了。」

不料，西湖唯「美人」的趣，剛顧眼，却給說奴去欣賞了。

民國十九年我曾在保俶塔下住過一年以上，我的住處，經過長西湖島路邊的孫傳芳牌樓——寶石山上，保俶塔下，有一個編帝廟，孫傳芳爲這個廟，建了那個青紅兩色木泥的牌樓，杭州人便用孫的名字叫它了——廟上三百多級的石階，到美人身邊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對她真太熱習了。

在她身邊的，就是寶石山出的山頂；山頂上有一塊很大的石頭平放着，支不過二三寸大，却從來沒有移動過，因此，靈驗成，靈神話傳說的杭州人，又給這石頭製造許多天外飛來的故事，不知什麼時候，有一個畫家，最熱想在這大石頭上畫一張很大的油畫，沒成功，現在還有許多油畫顏料塗在上面。

有一次，陳大悲領着七名到院前學生到杭州去演戲，因爲手續困難度的關係，惹惱了杭州的戲劇界，由當時的教育廳許道楨發起，召集了全市的劇人。陳大悲從寶山山內，在保俶塔下開了一個會，我以擔任一名的文字開始，在東南日報的沙發上，連批評了六天，把陳大悲罵得掩路息成而去！

現在想起來，我做給的影牙，還算對他在我眼裏。

我願加倍佑杭州的人民，不受醜以的欺侮！

## 畫展以後

路丁

得上走延然間的，到處擁擠着人羣，紅的對聯，新的彩門，這氣氛在告訴我們新年已迫近了。

丁隨與慶雨兩先生的仇國畫展，也正在這個時候晃到人們的眼前，沉悶已久的西安，似乎被點綴得活躍了起來。

作爲臨時會場的青年會，三間展覽室佈置得非常整齊，從喧嘩的街市忽然走進這幽靜的天地，身心感到輕鬆多了。

這位剛從黃池災區歸來的丁隨先生，由謝先生的介紹，我第一次認識他，從他態度上透露出來的真摯，我很爲感動，對於災區難民的慘痛生活，他似乎深深地在記憶中留着創痕。

這副長約十五丈的黃池戰地寫生圖，簡直構成了一個偉大而悲慘的生動場面，雖然這雖是災區中的一點片斷的描寫，但這已够令人傷懷的了。千萬在飢寒交迫中掙扎着的同胞，他們長年來是在過着怎樣的生活啊？他們不都是爲着祖國的生存而犧牲了嗎？然而，這巨幅中的苦難人羣好像在國人們的腦海裏已漸漸淡了。今天，這幅代表千萬難民呼籲的寫生圖，將成是一顆普魯的炸彈在後方女閱的人們的心上爆炸了。「救濟黃池災區難民」應該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也是每一個同胞所不應該推諉的責任。畫家用了他的筆和使命在無形中指示給我們了。

我像一顆沉重的石，步出展覽會，好像我自己曾經目睹了一個個棲居在屋頂上極以水草爲生活的人們的飢餓的臉，也好像隱隱地聽見了他們求救的呼聲。

熱烈的街市，耀映的玻璃窗，從來館裏放出來的油膩氣味，這些都把我的頭腦弄得發昏；剛才刺射着心的針現在更刺痛得利害了。

等待救濟的人們，還正在需要溫暖！同胞們，快些伸出援助的手吧，爲了他們，也是爲了我們的祖國！

畫展歸來，被感動的心，迫我寫出這簡單的要求。



# 編後

編者

這一期終於在讀者的盼望中出版了，爲了買不到紙又誤了期，真叫編者又生氣又抱歉，只好又來一個請大家原諒吧。

這一期不但在量的方面增加了兩版，（原來想增加到十版的，因爲經濟困難，只好作罷，）就是在質的方面，我們也覺得非常滿意，這裏首先要感謝二十幾位作家給了我們許多寶貴的希望，只可惜還有十幾位的大作，他們是有到報紙後才寄來的，因爲收到太遲，已經來不及編進去了，實在萬分抱歉。

爲了要檢討過去一年間的各地文藝工作，所以本刊特約了好幾位朋友專寫這方面的文字，可惜因爲交通遲緩的關係，昆明，貴陽，桂林，長沙，江西等地的文藝通訊都不能按期寄到，這是美中不足的地方。還有上期預告過的「一年來的詩歌運動」，也因王亞平先生赴重慶還沒有回來，他的夫人將徵稿信轉去時，已經是十二月底了，將來這篇文章如果寄到時，當於下期發表。

論文方面，本期登了三篇，姚雪垠先生的論形象，是與在本刊九期發表的「怎樣描寫人物個性」爲姊妹篇，文字雖然深奧一點，但你讀起來是非常耐人尋味的。葉先生的論文，指出了文藝界苦悶的原因，以及解決苦悶的方法，也是耐不可多得的佳作。

三篇小說，想我不介紹了，讓讀者諸君自己去欣賞吧。

很感到遺憾的是謝國駿丁喬兩位先生合作的勝利年歌，因爲印刷所缺乏材料不能刊登，特在此向作者深深地道歉。

田中照子在不刊二卷四期上會登過她的文章，她是一位敵國的反戰友人，讀了她的自傳引起了我們她發生無限的同情，爲了篇幅所限，只得將編好了的一個女兵的自傳，風沙裏的五原，辱罵的勝利，一個小學教師的回憶，迭斯寫給孩子們的信等篇臨時抽出，改至下期發表。

末了謹祝讀者諸君健康，爲發揚勝利年的抗戰文藝而努力。

中日戰事發動以後，我就以慰問「蕪軍」的名義來到前線，與第一線的弟兄共同行動，在幸與不幸中，被中國軍隊所俘虜，在被俘以後，對於這次戰爭的認識漸漸明白，知道戰爭是人類的大罪惡，對於戰爭的殘酷性，也有新的認識，現在我每天只想着用什麼方法能使殘酷的戰爭爲愛好和平的人類所討厭的戰爭，早一點結束，我是一個弱女子，時常一個人靜靜地想着幾個問題，就是我應該想誰才對？這個戰爭到底是誰所引起的？結果，我通通明白了！引起戰爭的是日本軍閥，他的確是中國，是全世界愛好和平國家的敵人！我應該痛恨他，打倒他！

唉！我的不幸的生活，難道永遠沒有解放的希望嗎？我可悲的人生！

大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十五日夜

田中照子於解放齋

## 本社業務部啓事

近以紙張及印刷材料飛漲，成本加高，不得已自本期起，黃河零售每冊改定一元，預定半年五元六角，全年十一元，請查挹注，諸希亮察！

業務部啓

